

三俠劍



三俠劍 (卷十五)

第十五回 夜探潮州勝子川大施神威 一醜三美金頭虎大鬧甘蔗地

話說上集蔣五爺擬將莫守智結果性命，忽聽勝三爺喚道不可，隨將莫守智用繩索一捆，向肩上一抗，回營而去。浪風鬼、拍浪鬼、討厭鬼全都擦拳磨掌，要過去給自己大胞兄報仇。

到如今一看，二兒長也被獲遭擒，弟兄五人死了一個，又被人最捉一個，其餘的三鬼個個都吓得

怔住了，並無一人過來解救。大家出神之際，從中怒惱了惠州的三怪辛林，隨着叫了一聲大哥。

你看捉拿我姪兒的這個小子，他够多麼狂，既然賣弄他的力量，在倒要跟他比試試，看看誰

行誰不行。辛林所說的並非是大話，在惠州五怪之中，他就算是一條猛漢，力大無窮，生性好鬥。

他把話說到這裏，懷抱一對四征鑽鐵冲，奔當場，一邊走着，一邊喊：蔣伯芳別走，三將軍要跟

你比個高低上下，我就怕你禁不住我三冲。此時蔣五爺已然來到了隊內，到了三爺面前，將莫守

智往地上一扔，叫了一聲三哥，你不教小弟結果他的性命，這不是活的嗎？任憑你老鷹治吧，把

話說完，一回頭那個心思是要二次奔當場，跟來人動手，留神一看，已然去了一位年邁蒼蒼的老

英雄，正是白頭太歲石俊山，老頭子生不好惱火，他一聽辛林說要比力量，心說小子你提別的

不成，比力量我賣賣老，也可以撞撞你，老頭子想到這裏，並不商量，手擎金頂湖，奔當場，辛

林正然還叫蔣伯芳，一看由打對面來了一個和尚，兩鬚斑白，年紀可不小了，身穿僧衣，青護領

，腳底下開口僧鞋，白襪子，腰裏繫着一條絲繩，有核桃粗細，往臉上觀看，皺紋堆疊，年紀高邁

，兩道白眉如霜似雪，二目如燈光華灼灼，獅鼻闊口，領下一部銀髯，手中擎着一條龍頭拐棍。

補年紀大，倒是精神百倍。辛林有能，哈哈大笑。遂問道：「老和尚你不在廟裏看守山門，跑到這裏來有什麼事？你趕快躲開。這時兩國交兵的戰場，揮着你就小輕。石俊山一聽，說好小子，你這分明是用言語奚落於吾，但不知你有多大能為，竟敢如此狂傲。留神一看辛林，身馬足有七尺，虎背熊腰，懷中抱着一對四怔子的軍刃。石爺想了想，知道他的軍刃是冲，凡是使這個兵器的，沒有一個沒有力氣的。石爺看罷，這才問的：「小子叫什麼名字？回頭老僧好拿拐棍打你。」辛林聞聽一陣冷笑，我是看你這麼大年紀，你要是不樂意要命，非要動手不可。我姓辛名林，字晚霞，人稱顯道神，和尙你叫什麼名字？」石爺說道：「小子你要問我，我叫白頭太歲石俊山。今天你遇上我，你顯道神，可就要變成鬼。說着話，雙手一攔龍頭，奔辛林蓋頂便打。辛林也知道這個和尙年紀大，還是真有力氣，看看梨離頭頂切近，雙冲搭成十字，向上一接，當的一聲，就憑石俊山當年三槍撞斷毒龍棍的力氣，今天被他這一接，竟會把龍頭棍震起來有半尺多高。老頭子傲然的就攪着虎口發麻，心說好小子，勁是真不含乎。隨着把軍刃往回一撤，人隨轉够奔辛林腰間打來。小子跨馬推山式，用雙冲向外一磕，又是當的一聲，火星兒冒起多高來。老頭子再要往回撤，人家雙冲够奔雙肩砸來。老頭子一輩子就是好僵火，偏偏要接他這一看，隨着蹲當騎馬式一站，雙手托天定南針架式，用金頂龍頭槩一架辛林的雙冲。兩只軍刃一撞，噠的一聲響，把老頭子打的往後倒退了半步，就攪着兩膀發麻。辛林一看，和尙把自己的雙冲接住了，不由得暗自點了點頭。心說這個和尙當年也是一條英雄，一面想着，雙冲撤回來，鐵伸攔腰够奔石爺便打。老頭子此時已然明白人家的力氣，實在比自己大，這才不敢以軍刃相撞，撤步抽身躲開了雙冲。再擺龍頭槩往裏進招。辛林憑手中雙冲接架相還，兩個人打在一處。老頭子石俊山還以為辛林身

高似芥 體笨如牛 雖然有些力氣 講究到差招換式 未必有多高的武術 故此自己記掌中龍頭
梁舞動如飛 真不亞如出水的蛟龍相仿 老頭了這個意思是打算以招數贏他 焉想到辛林手中一
對鎖鐵冲上下翻飛 不但是招數巧妙 並且還是精奇無比 雙冲使開了帶定風聲震耳 石爺一看
心說可了不的了 今天我跟辛林動手 難以取勝 你說真要是收回了本隊 豈不把我一世的英
名付於流水 真要打的工夫延長 是非輸不可 皆因人家力氣是力氣 武術是武術 那樣也比我
石俊山不弱 難道說我還能贏的了嗎 又一想別看他那麼高 我還有一法能够戰勝他 我何不用
以逸待勞之法 此時我把手中龍頭架 看關定勢封閉躲閃 看好了門戶 不過是跟你招招架架
單等勉力盡筋乏招慢之時 我再把招數一緊 打算贏他豈不是易如反掌 老頭子把主意拿妥 這
才把手中軍刃 擋前護後封左閉右 閃展騰挪并不往裏進招 辛林動着手一看 早已明白石爺的
心思 這分明是要用游關之法 以逸待勞 想到這裏 不由得心中暗笑 心說你這個主意倒不錯
可就是對於我辛林不行 還慢說老邁蒼蒼這大年紀 就是當時的英雄 我也能跟他戰上二三百
回合 辛林連罷 隨着把手中招數加緊 雙冲如飛 招行似電 動手的光景 已然是五十多個照
面 石爺不是打算要以逸待勞嗎 勞的精神沒減反到增加 逸的主兒已然是步法散亂 招數漸漸
就慢下來了 清營這邊勝三爺看得明白 在先是老頭子不肯進招 到如今已然是無力進招 工夫
要是一大 石賢弟非輸不可 這句話將然說完 就聽有人說道 不錯 小弟我早看明白了 正然
要跟三哥你說 我要前去換下石老英雄 三爺一看說話的是六弟弟承龍 三爺聞聽喜悅 遂說道
好 既然如此 事不宜遲 六弟你就快去一步 可有一樣 賊人這個大個兒兇猛盡常 賢弟要多
多留神才好 葉六爺點頭會意 這才身形一矮够奔當場 來到切近 高聲喊喝 石大哥請且退回

小弟我要領教領教這位姓辛的英雄。說着話一回手，咕唧唧寶劍離匣，石爺跟辛林動手，已然。是力不能支，堪堪就要落敗，猛然間聽見有人前來替換，老頭子一聽，心說來得正巧，要不然立刻就要跌筋斗。隨着盧擺金頂龍頭槩，將身往外一縱，葉六爺早已擺寶劍迎上前去，老頭子石俊山噓噓帶喘說了一聲，葉寶弟你多辛苦了。說完話回歸本隊下表，再說當場這兩個，辛林用手。中一對雙沖，將和尚石俊山裹在了當中，堪堪就要取勝之際，猛然和尚虛幌軍刀縱出了圈外，將。然要追，迎面有人擋住去路，身高五尺有餘，穿藍掛翠，英雄帶紫腰，絨繩勒成十字扣，脚底下。奇絳薄底快靴，手中擎着口寶劍，光華灼灼，往雲上觀看，頭戴八棱抽口壯士巾，密排一藍絲。珠，頂門高挑茨菇葦，白淨臉皮，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肩，生就得堂堂儀表，英雄氣概。辛林看罷，高聲問道：你何人？葉六爺報通了姓名，辛林早知有此人，但不知六爺藝業如何。今天一怪一聽怎麼，海底撈月，葉承龍，他那能把他放在心上，遂說道：無名小輩，依我說你就。多以來，適方才那個和尚白頭太歲石俊山，那般勇猛，尚且不是三太爺的敵手，何況是你，六爺。聞聽，準知道這個人狂傲無知，不由得一陣冷笑，叫了一聲辛林，勝敗乃兵家常事，輸贏雖都難。保，有能耐咱你動上手看，何必這樣開口呢？辛林一聽，遂說道：好，來來來我看你有多大能為。說着話雙沖一分，趕奔六爺太陽穴便打，六爺一聽軍刀帶風，准知的這小子力大過人，看着辛林。相近，縮頭藏頭身形一矮，上面雙沖走空了，軍刀與軍刀相觸，噹的一聲，六爺上面躲開了雙沖。跟着雙手寶劍够奔的辛林胸前便刺，小子一看刺到，雙劍撒回來身形向後一退，「定寶劍便。碾，葉六爺的寶劍可是斬金斷玉的寶刀，為什麼辛林這小子就憑一對鐵沖就敢往上打呢？難道說。他就不怕給他割斷了嗎？這就應了那兩句俗語了，猛勇的憑着一力降十會，靈敏憑的是以巧破千。

鈞 葉承龍的寶劍到是能削鋼斷鐵 怎奈辛林的軍刃形質紆重 真要是碰在寶劍上 無論劍的能
 力這麼樣 使劍的這個人手力不敵 勢必打落埃塵 這就是以力欺敵 辛林他既然看見六爺的寶
 劍是光華灼灼 准知道是一口寶刀 故此用這麼大力量硬打 那知葉六爺也明白 並不敢怠慢
 趕緊往後一撒 辛林雙冲二龍吐鬚的架式够奔六爺華蓋穴上便點 六爺身形往後一撒 躲開了雙
 冲 用手中寶劍接架相還 兩個人一剛一柔戰在了一處 葉六爺未曾出來之先 已然打好了主意
 施展我的劍招把小子困住 頭一樣他的軍刃分量重 再說他又戰了一個石俊山 當然筋力不如
 我足 工夫要是一延長 再等小子力盡 然後我在往上進招不退 這是六爺的心意 故此動手並
 不慌忙 只是一招一招的分開自己的八仙劍的門路 竄崩跳躍 閃展騰挪 寶劍雖然舞得上下翻
 飛可是輕易不能往裡進招 別看辛林棍沉力笨 談到武術以及的動上手的閱歷 那真正是一點也
 不外行 在先請他一看六爺過來 心裡頭好大看不起 後來動上手一看 才知道自己所見不對
 掌中這口劍招精奇 工夫純熟 倒把辛林給吓了一跳 莫怪聽人傳說俠義營的人位位都高 今
 天一看 真正名不虛傳 我還別看不起他 這一口劍較比石俊山武術高的多 想到這裏 把雙冲
 的招數看得風雨不透 動手也就二十多個照面 辛林一看不對 就憑這個人的劍法 絕不能遞不
 進招來 爲什麼他封閉線閃 不往裡進招呢 不但本往裡遞招 並且還帶着 種勢若不敵的准像
 你說他這個意思 真正叫人納悶 動着不搖度 莫非他用的陰強陽弱的法子 故意的引我的極
 力往裏進招 等了力盡時 然後他連用他的絕招贏我 豈不易如反掌 想到這裏 不由得暗笑
 倒不是笑別的 他笑葉六爺不知道他的出身來歷 這小子生平好氣 乃是力中一怪 一輩子沒有
 累過 那才稱得起這四怪字 吾作力大無窮 心說你跟我使這個法子 你就算虧了 我倒祇不丁

恐怕你作法自斃 早晚有個力量不支時 這叫搬磚打脚面 我看你怨誰 你不是叫我上你的當嗎 我就上你的當 想到這裏 雙劍招數加緊 舞動如飛 葉六爺一看 小子果然上了自己的圈套 不由得心中歡喜 這是說動手的工夫可不小了 總有七八十個回合 雖然葉六爺用的是封閉躲閃 看守門戶不往裏進招 那知幸林這個人力大遠人 武術高強 你就是不往裏進招 這一陣寬崩跳躍也很費力 倘要是慢了點兒 不是受傷就許亡命 故此葉六爺原打算用誘敵之法 然後施絕招贏他 怎奈八九十個回合之後 已然力不能支 再打算施展絕招 已然是有心無力了 六爺一想不由暗自後悔 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 葉承龍啊葉承龍 你這才叫自取其敗 要不然還手中八仙神劍 跟他一死相拚 還不定誰輸誰贏呢 先在前你不往退招 打算等人家精力勞乏 又誰知他的力大無窮 越殺越勇 戰了八九十個回合 反倒精神百倍 我自己倒累得招法遲慢 這要看起來 今天我葉承龍要輸 想到這裏 也要像白頭太歲石俊山一樣 有意想見逃回去 未免不好看 你說不走 與要誰輸誰贏 這工夫已然就是一百個回合有零 六爺的劍招實在可透出慢來了 在兵隊內主帥莫離 他一看幸林動手占了上風 心中非常喜悅 暗想道 人說我三弟力大無窮 不滅當年霸王之勇 人人都這麼說 我可未能親眼目觀 今天看他賭鬪了這兩陣方知大家 傳言不虛 頭一個年老的和尚 不但武術高 並且還是一條猛漢 六七十個照面 已然被我三弟戰敗 大清營恐怕和尚有失 這才來了這隻一個葉承龍 年青看着不合理會 又誰知道掌中這口寶劍 比那個和尚還高 一百合有零 又是堪堪要敗 我單看大清隊內還有人替換沒有 莫離將然想到這裏 就見打大清營出來一位老者 鬚髮斑白 年邁蒼蒼 身上穿着古銅色大緞子英雄靠袂 兜檔棍褲 脚下褲底青緞快靴 腰繫英雄帶 絨繩勒成十字絆 身背後插着一口刀

燈籠籠飄擺在右肩頭，往臉上看，嫩絨堆疊，兩道殘眉，一雙朗日，鼻直口闊，大耳朝懷，領下一部銀髯，漂洒在胸前，別看年歲大，精神百倍，來在切近，高聲說道：六弟閃過一旁，愚兄來也。老英雄在旁邊觀看，一看葉六弟起首不肯進招，到後來再許打算進招，己然是力不能支。可是人家辛林還是勇氣勃勃，比一動手之時，反倒增加了力氣。三爺乃是江湖綠林的老英雄，那得說是眼明心亮，一昏不好，再要延遲一刻，六弟非輸不可。我們學藝，一共是兄弟六個人，雖然在外面闖蕩江湖，年已不少，可是沒跌過筋斗。今天在兩軍陣前，我師弟要輸了，我們哥兒六個臉，上全都不好，老人家想到這裏，一句話也沒說，身形一矮，一直够奔當場，打算替換六弟下來。來至在切近，報通名姓，叫六弟閃過一旁，六爺這下明白，原來是我三哥前來換我，不由得暗含着點頭，看起來交朋友非到這個勁頭上，看不出誰真誰假來。想罷，這才寶劍虛幌，身形往回一撤，勝三爺跟着往前一進，正在這個工夫，就聽對面賊隊裏面，有人高聲喊喝，晚霞六弟速速退同陣來。愚兄莫雁行要事與你相商，這個辛林在五怪之中，就聽他大哥莫雁的言語，除了他一個人之外，誰的話他也不聽。今天一聽莫雁叫他，不知有什麼事，並未顯得跟三爺答話，背雙冲急急忙忙退回了本陣。三爺一看這般光景，莫明其妙，因為什麼我將然一出來，他們把辛林叫回去呢？這就是莫雁謹慎留神之處。他一看頭一陣辛林和和尚，堪堪就要贏了，來了這麼一個葉承龍，現在葉承龍又堪堪發輸，勝英又出來了，你們還別用這個法子，我明白這叫欺騙不欺騙車輪戰法。這一個不行那一個，全都行不是還有個累等看了嗎？你要這樣戰法，我們這裏有的是人。我先喚三弟回來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莫雁這才高聲叫辛林，正怪之中有一個智怪，就如同梁泊智多屋一般，凡人一舉一動，他全能够參吾的來拿。今天一看往回叫辛林，他就知道莫雁心思了。

走上前來叫了一聲大哥 你看他們大清兵輪流決戰 恐怕我三哥有失 故此將他喚回 是與不是 莫雁看看說話的 正是自己五弟 外號皮缸大肚兒勒彌佛何清何大元 莫雁一聽 手理花白鬚 哈哈大笑 五弟真乃是未卜先時 這是哥哥我心裏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了呢 何清聞聽微翻二目 叫了一聲大哥 此乃明事不足為奇 既然大哥將我三哥喚回 小弟我打算前去 會會這個老英雄 莫雁一聽遂說道 勝英乃成了名俠客 他在南七北六馳名十三省 藝業超羣 賢弟此去 要多多留神 何清點頭出離了本陣够奔當場 三爺一看 大家把辛林叫回 本有心要問問 因何不跟勝某交戰 這句話還沒說出來 就見由打 隊內 走出一個人來 這個人長的正好人賈明拜把兄弟 和草包肚子真不亞中皮缸相仿 身體也就是五尺多高 皆因太瘦顯的 倒像不見四尺的一般 身上藍綢子夾褲夾袄 脚底下穿酒鞋 大棚腿 絨繩勒肩 背後插着 一對雙股寶劍 大絹帕罩頭 墜子臉細眉朗目 鼻師闊口 頰下無鬚 大耳朝懷 別看這麼笨 脚程可不慢 三兩從已然來到當場 未曾說話先一陣冷笑 用手點指說道 原來你就是老勝英 我聽人傳言說 你三隻金鏢壓綠林 甩頭一子震乾坤 掌中鮮鱗紫金刀 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 我還以為必定是站起頂破天 坐下壓吓了地 怎樣出色的英雄 今天一見也不過如此 這句話我也不是小看你 別看你任你們內地 名頭高大 皆因是內地缺少英雄 你要見我們 且怪兄弟恐怕你難以逞強 三爺一聽 心說這是有 意怒於我 要不然決不這麼狂的人 老英雄不由得暗自好笑 心說你要用這套 怒別人還倒可許 你要鏢我勝英使這個 那就叫白搭 老頭子長但不生氣 反倒滿面春風 叫了一聲這位英雄 既然前來跟勝某動手 先領教領教你尊姓大名 何清這才把眼一張道 老勝英我念你老邁年高 預先告訴你個話兒 若問我的名姓 你把兩腳站住 小心別吓

你一溜筋斗 我乃惠州五怪排行行末 姓何名清字太元 外號頭號度缸大肚彌勒佛何五大爺便三爺一聲 這才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何清 我打量你是何人 原來就是五怪之人 今天我要是 不把話跟你說明 若大年歲我我就算是算欺於你 依我說你到不如趁此回去 叫你們五怪爲首之人前來 勝英一輩子不願意跟無名之輩動手 類乎何清你這樣的英雄 要是到了我十三省總鏢局 也就是够充當一個墜子手的資格 你我身分相差太多 我要跟你動手 我是准輸無疑 何清一聽心說 我本要用言語氣他 沒想到他並不着急 反倒似言說相知 就衝老頭子這點子涵養 就知看他的能耐錯不了 看起來還是老地辣 我還是別跟他多費話 他的度量比我大的多 想罷這才說道 勝英只憑口說大話 那當不了什麼 亮軍刃有能耐當場比試 三爺聞聽抖擻大笑 叫了一聲何清 這句話我倒愛聽 說着話抬背膀亮魚鱗紫金刀 櫛刀觀看 就見何清已然亮出來雙股的寶劍 雙劍左右一分 趕步向前 够奔三爺兩頭便擊 三爺撒身躲過了雙劍 小子一挺腰 雙劍用了個仙人指路 左手劍 够奔咽喉刺來 三爺看他的劍到 不過身形略爲的一偏 已然將寶劍躲過 何清左手劍往回一撒右手劍奔頂梁便擊 三爺向左一上步寶劍走空 何清一看就是一怔 遂把雙劍一擊 叫了一聲老英雄 我跟你賭鬪爲何擊軍刃不進招呢 難道你怕我不成 三爺聞聽微然一笑 叫了一聲何清 我說這句話你可別過意 類乎你這樣武術 勝某不用軍刃你也贏不了 何清聞言 把大肚子氣的往外直鼓 氣狠狠的說道 老勝英你真乃欺我太甚 我倒看看你這個不動軍刃的 有多大能爲 說着話擺雙劍快奔三爺動手 老頭子仍然是閃展騰挪不往裏進招 這一來不要緊 兩旁邊觀看的 沒有一個不納悶的 並不知道老頭子因爲甚麼不往裏迎招 別人納悶還都小可 惟獨五怪首領莫雕 他看着尤爲奇異 想那麼大名譽的老勝英 難道說他不知

道這是戰場嗎 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 莫雁他那裏知道 老人家另有作用 此時動手也就是二十來個照面 何清着覺着非常敵拗 雙劍的招數緊了也不是 慢了也不是 太緊了有個招數漏空 倘若人家冷不防把刀遞進去 到那時就算難以抵敵 慢了又怕人家留了機會 拿他當有軍刃如他 不往往裏進招拿他當沒有軍刃 眼睜睜手中抱着一口刀 誰知道他不往裏喊嗎 就這麼一來 把個何清給弄的 前進不是後退不得 自己暗中着急 可惜我何清 這智中一怪 怎麼你今天 遇上這麼個老勝英我就無法擺佈於他呢 這個我也有主意 你不是這樣辦嗎 我給您來個迅雷不及掩耳 我把雙劍的招數加緊 叫你顧上顧不了下 顧前顧不了後 我看你到底往裏進招不進 何清想到這裏 這才把雙劍舞動如飛 借着日光一照 不亞如兩道銀蛇相仿 來回亂串 三爺看着點了點頭 心說這小子這雙劍還是真不含糊 差不多的還真不是他的敵手 老人家一面想着 可也就把身形加快 竄崩亞似猿猴 就圍着何清滴溜溜來回亂轉 說話的光景 動手已然三四十個照面 何清一看 勝三爺那大年歲 身形靈敏 真就不用軍刃跟我打了幾十個照面 這麼看起來 他的武術比我高的多 如果我要是沒有絕招 打算贏他不易 我何不用敗中取勝的招數贏他 也省得叫他這樣猖狂 何清把主意拿定 猛然間雙劍够奔三爺肚腹一刺 老人家將然後一撒身 就見何清扭轉身形 拖剎就走 老頭子一看就明白了 不問可知 其中必定有詐 他這是打算引我往前追趕 老人家想到這裏 隨着雙手一合 刀交左手 就勢由打腰間登出一隻鏢來 這才高聲喝道 何清我看你往那裏逃走 何清就有一手能耐 就是撒手的擊劍法 只要他拖劍一走 你在後面一追 追到首尾相差不多 他一翻身 拿寶劍當作暗器 頭一隻左手的打出來 就讓你是通天本領 可以躲的開頭一隻 第二隻任憑何人也躲不了 那真得說是百發百中 今天他

打算用此絕招贏三爺，沒想到老頭子乃是江湖的老手，那真是多經多見，多學多練，一看就知道其中有招，未曾追趕先取出一隻鏢來，何清驥見投擲一喊，回頭觀看，就聽三爺說了一聲打，小子想躲已然不及，就見一遭寒光直奔脊背打來，趕緊把身形一偏，這隻鏢就在他左肩下吧的一聲打中，小子一幌左臂，嗤嗤人聲鏢落塵埃，何清驥一句也沒敢說，一直跑回了本隊，三爺一看小子逃走，下腰把鏢拾起，擦了擦血跡帶好，然後背刀理髯哈哈一陣大笑道：「我打量五怪弟兄有多大能為，却原來不過如此，還有人敢跟勝英賭鬥沒有？」在隊內的主帥莫雁看得明白，自己的五弟跟人家動手，老勝英擎刀不用，幾個個照面，一鏢打中了何清的肩頭，聽人傳說老勝英武術高強，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我身為元帥若不出去跟他相會，豈不叫他小看我莫子超？想到這裡，莫雁這才叫了一聲衆位兄弟，你們大家給我看點兒，待愚兄我出去會會這個老勝英，大家一聽，遂說道：「勝英非平常之輩，大哥務必留神。」莫雁說道：「不勞諸位賢弟囑咐，惟有此物要好好看着，說着話由肋下摘下了一口寶劍來，然後叫了一聲三弟，你替爲兄好好看守此物。」大家一看，原來是上方寶劍，書中暗表，南海地理仙醉夜叉孟鐘孟化蘭，自從由打大清河盜去了上方寶劍，回到營內，見了王子張其善，二千歲施琅，就急行刺未成，鏢打肅王肩的話一說，直說到盜得元帥寶劍一口，論說我應當將此物獻於王駕，怎奈我回到惠州，無以爲憑，我的意思要把上方寶劍帶回，交給我大哥莫元帥，以爲這次前來的憑據，不知王駕意下如何，張其善一聽，孟鐘不願意送劍於自己，這個東靖本來是人家得的，也不好相強，只得說道：「二將軍所說甚爲有理，就請將劍帶回惠州，知會莫元帥出兵，與孤取聯絡之勢，這是孟鐘盜劍當天晚間的事，一夜無書，次日跟張其善告辭，回歸惠州，到了惠州府一問，才知這大哥已然進攻潮州。」

孟鐘一路追趕 來到潮州府 正趕上莫雁攻打城池 潮州攻下來 孟鐘獻劍 莫雁大喜 隨就着跨在自已的身邊 今天要出陣跟三爺動手恐怕萬一丢失 故此摘下來交給三弟辛林看守 辛林把劍接過去 莫雁這才懷抱定國烏金鞭 一直够奔當場 勝三爺看得明白 用手點指道 莫非你就是那莫元帥嗎 莫雁聞聽遂說道 不錯 本帥正是莫雁莫子超 外號人稱白馬金鞭武財神便是 你就是那聖手崑崙金鏢老勝英嗎 三爺聞聽滿面帶笑 說道不錯 正是老朽 莫雁接着說道 勝老英雄在中原名震南七北六十三省 江湖綠林道人稱爲俠客 所作所爲 不問可知當然是聽奸誅佞 除惡安良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到處濟困扶危 故此才得俠客的美稱 就是本軍執掌鏢局 那也爲的是裕國 便民 對於老英雄的一切作爲 莫雁全都佩服 惟獨有一樣讓我不明白 爲什麼老英雄不在你的鏢局 來至在大清軍營之中 輔佐達摩肅王跟我們作戰 還是大清營用金銀珠寶把老英雄買出來的 還是老英雄有意改行 打算趁此游行 以圖居官爲宦呢 三爺一聽 暗看着譜美 心說我以爲像您們烏合之衆 就是會兩手武術 也不過是 勇之夫 沒想到他還真說的出這片語 這麼看起來 還真不枉作外防大元帥 可有一節 他對於我勝英的來歷 他是一點也不知道 要不然他也不能說這片言語 這才叫了一聲莫元帥 你但知其一 不知其二 你只知道我輔助大清營 跟你們對壘交兵 你知道我是因爲什麼來 莫雁聞聽 連連擺手 這個本帥倒不知 勝三爺未曾明言 先噓了一口氣 遂說道 想勝英自從跟幼年闖蕩江湖 略有虛名 到如今年近八旬躲事都躲不及 還有搶贏鬥勝之心嗎 實話跟你實說吧 這就是閉門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 也可以說是你們王將把我請了來的 勝三爺說到這裏 遂就把二整盜寶 皇宮內院留下字柬 說是我勝英主使前來 朝廷的王法你也知道 無事尚且怕貪嫌疑何況字柬上面直書是勝

英主使 康熙主大怒 遣派綿衣衛士 來到了江寧府 將勝英以乃知府都鎖拿到京 辛虧證明了九魚二蟹 准有其人 要不知勝英早已雲陽市口餐了一刀之苦 這才叫我帶罪拿賊 人賊俱獲就 算功罪相抵 我要不爲此事還別說不到出 就是鏢局子我也早就不幹了 請想這們要大打發二蟹 盜去國寶 我勝英能到這裏來嗎 據你所說 不干己事莫勞心 你看看可是我願意來的 還是你們請我來的 莫雁但知道大清打有俠義營 俠義裏面的人全都是保鏢的 他還是真不知道這羣保鏢的 因爲什麼來輔助大清營 今天聽三爺這一說 他這才明白原來等勝英在內地遭了官司 帶罪拿賊 不錯軍師奇甲蟹山打北京帶寶而回 會開了一次慶寶大會 今聽勝英所說 原來就是這回事 心中暗想 千里走走 要是拿前人讚好 要拿二蟹 除非是 一敗塗地 或者能够人賊並獲 如果沒有這龐大力量 前說拿人請寶 叫我看連人都不涼回去 你可別着莫雁他主師 對於天良尚且未能泯沒 故此他才有這寶一片的思想 於是笑道 勝老英雄 據你所說 倒是很有情理 可有一節 勝老英雄 你乃江湖俠義之士 做事總明大禮 不比在本國裡應命辦差 受命拿賊不能一破案永無已時 這雖是盜寶 關乎兩國之事 你一個御馬快 又何必死至 白咧這份老命呢 神力王尚不能如願以償 老英雄何日得回二蟹 再把這話又說回來啦 老英雄拿相的二蟹本帥這裏的惠州 總算是另一部份 現在你們跟大清兵兩國交兵 老俠客更不該管 皆的我這裏既沒有二蟹又沒有國寶 我們這是兩國交兵 從中並沒有別人一點事兒 老英雄你爲什麼還幫助前營呢 三爺聞聽 把銀髯一抖抖了一聲莫元帥 我看你年過半百 爲何說此兒童之話麼 方才 已然把話跟休遂得明白 我現在奉旨拿賊 康熙皇帝親賜御馬快之職 惠州五怪之中 有一個姓孟名鐘 前去清營行刺未成 盜去老元帥的上方寶劍 適方才莫元帥出陣之時 老朽

看得明白 由助下摘去的正是上方寶劍 你等既然盜去老王爺的物件 難道說不與國家御馬快我干麼 莫元帥你要打算不叫我勝英管你們兩國交兵之事 也行 除非將上方寶劍與盜劍之人 一並交與我 前去打官司 勝某馬上就走 如若不然 叫我不管焉得能够 莫雁一聽三爺說出上方寶劍之事 這就是人心愧不得 當時臉上就是重紅 莫子超用手一理連鬚絡腮的鬚鬚 冷笑了一聲道 勝老英雄我知道你已然受大清營主帥的託 三言兩語焉能勸的了 這個話說出來 老英雄你可別過意 您要打算要上方寶劍也行 你看見了沒有 說着話把手中定國烏金鞭一擊 能贏的了 我掌中的軍刃 還慢說是要上方寶劍 就是要莫雁項上的人頭 就說你拿去 爺臨聽哈哈大笑 你說的好 既然莫元帥肯賞臉 不才勝英情願奉陪 把話說完 撥魚鱗紫金刀飄領下銀髯 趕步向前 那個意思就要動手 這個時候堪堪就是日落西山 莫雁一擺手說道 勝老英雄且慢 你看天的時候已然不早 大概你我動手三合兩左也分不出輸贏勝負 倒不如咱們今天各自罷戰 明日卯正 你我當場比較如何 三爺一聽無法 只得說道 莫元帥隨便 勝英無可無不可 莫雁又叫了一聲勝老英雄 我還有一件事 當面要求 不知道老英雄可願聞否 三爺一聽接着說道 莫元帥有話 請講當面 老朽願聞 莫雁這才說道 適方才我四弟蔡亮在兩軍陣前 活擒了一個白義 大清營也活抵了我們那邊一個劈山鬼莫守智 實不相瞞 那乃是我的第三犬子 我有心跟俠客兩下裏相約 明日兩邊各擺陣式暫免交鋒 先行走響換將 不知道老俠打意下如何 三爺聽罷 遂說道 這事勝英全聽元帥的吩咐 如果說兩方面各自將所擒之人 斬首號令 勝英也只可聽命 如果元帥要走馬換將 咱你就走馬換將 那也無防 老個子一聽被換之人乃是他的三子 准知道他捨不得叫殺 故此偏說如此輕談 其實老頭子正願意如此呢 把話說完 莫雁明知是

他老頭子說的便宜話 可也不趕跟他鬪險 只得說道 既然如此 我與老英雄就算是一言爲定 並且還託付你一句話 兩方面皆不可難爲被獲之人 三爺聞聽大笑 這個話莫元帥你是多言 兩軍陣前被獲之將 自古以來 死罪無活罪一定之理 豈有難爲的道理 莫雁聞聽他是哈哈大笑 三爺遂說 英雄話已說完 咱們各自收兵 明早晨見吧 三爺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莫元帥 就不這樣收兵 那可不當 莫雁聞聽 不由得一怔 趕緊問道 老英雄這句話 我有些個不明白 這是已然把話說文 天晚各收兵 怎麼又成了呢 三爺 傲然一笑 莫元帥你有所不知 你我二人的身分不同 倒不是別的 你身爲元帥 乃是三軍司令 說收就收 說戰就戰 當然沒有可說了 勝某可不成 我乃是補助於人 你所說之話 得容我去商量 問問王元帥肯收不肯收 如果肯收 我軍陣內鳴金爲號 莫元帥 各自回陣 如果我們元帥 不肯收兵 那可說不上不算 只有挑燈夜戰 莫雁聞聽 哈哈大笑 遂說這 勝老英雄你就先請一步 三爺這才說了一聲 有勞元帥 勝英告辭了 老頭子把話說完 背刀走向了本陣 見着王元帥 就把方才跟莫雁所說的話 言語 學說了一遍 最後請問元帥收兵不收 王元帥一聽 遂說道 嗣後說老英雄不必客氣 把話說完吩咐一聲鳴金收兵 跟着响限之中金古齊鳴 莫雁站在當場 看着勝三爺走後 淨聽對面的消息 工夫不大 一聽金古齊鳴 這才知道清營收兵 懷抱着定國鞭走向了本陣 也雁吩咐鳴金收兵 莫子超恐怕清兵見疑 先令三軍够奔潮州城退去 親自斷後 這邊王副帥看見 敵軍果然退下去 這方把全部隊伍向水師營撤退 來到紮營地點 各回汛地 照樣安排探兵步哨 以防敵兵來襲 此時已然到了掌燈時候 上一齊用過了夜飯 派人好好看守劈山鬼莫守智 並不斷他的飲食 這夜晚景無書 到了次日天何 衆人全都起來 收拾已畢 副元帥齊集三軍 仍然

奔潮州而來 將然到了昨天打仗的地點 一看對面的兵 也是蓋地而來 兩下裏各自佈成了陣勢 勝三爺早已派人把劈山鬼莫守智倒剪二臂 開山斧放在他的胸間 單等對面營中將白義網出來 兩下裏各自走馬換將 又誰知等了約有一個時辰之久 不見對面營中的動靜 勝三爺還是個急脾氣 一看半天沒有動靜 就是够奔當場質問因何如遲怠 還是王副元帥用言語相攔 老英雄不必着急 再等他一刻的再說 三爺無法 只得又等了半天 怎奈還是沒有動靜 三爺可是急壞了 跟在副帥把經說明 一直够奔當場 看了着莫元帥今天是騎馬來的 坐下一匹大白龍駒 懷抱烏金定國鞭 大釘絹帕罩頭 倒是威威武武 勝三爺看罷 用手一指 高聲說道 對面的莫元帥請了 昨天你所忍之你 度誰是兩軍陣前走馬換將 勝英不敢違約 已然將令公子帶在陣前 爲什麼莫元帥道不將我軍之白義綁出 以便兩下裡對換 莫雁聞聽 當時臉上帶著一分愧色 叫了一聲勝老俠客 再等一時白義便到 我已然打發三起人前去 大概是途迷逍遙 尙未來到 望求老俠客多多的原諒 勝三爺這個人說話 向歷不客氣 說着把面目往下一沉 叫了一聲莫元帥 你這就不對了 既然是約定了兩下兩走馬換將 你就應當在出兵時 一同帶在陣前才對 爲什麼來到這裡 現打發人去呢 莫雁即聽此語 半天沒說出話來 沉了一會兒 這才說道 老俠客不必着急 我再打發人前去就是了 說着話回頭叫衆生番軍 趕緊前去將白義押來陣前 把話說完 又附耳低耳說了幾句 生番軍這才够奔潮州城而去 又過了也大半天 生番軍回來在莫雁耳邊伴言悄悄說了幾句 莫雁雙眉緊皺 長嘆了一口氣 三爺一看 白義仍然正能帶到 未免心中生氣 將然要問 就聽莫雁高聲說道 老俠客今天實在的對不起 適方才生番軍回報 昨天看守白義的兵了 他把白義押在一所空屋裏面 從中拘的人很多 今天他們至那裏偏找不見 不知道

亂在那裡 這要辦吧 咱們把換將的成約 改爲明日施行 諒老俠客寬宏大度 不能相駁吧 三爺一聽這個話很含糊 遂說請莫元帥 這話是這摩說 今日明日倒是沒有多大關係 如果元帥要是反悔 不願意換的話 老朽手起刀落 先把令郎莫守智結果性命 任憑你將白義如何處死 這要一來可就有事了 還未等老人來把話說完 英雁趕緊接着說道 老俠客千萬不可多疑 明日一定換將 望求老英雄寬限一天 今天暫且免戰 待我回到城中細細查找 把話說完 向着三爺連連的拱手 勝三爺一看這般光景 也是無法 只得退回了本陣 這時隊內 已然鳴金收兵 就有人說趁勢就追趕 打進了潮州的城 豈不將白義救出 還是副元帥作事真叫前思後慮 遂說道不可 你們要趁他退兵之際 隨後掩殺 他回頭抵敵勝敗還在兩可之間 就是我們戰勝了他 退回城中 潮洲城雖然不是鐵筒一般 一時之間也難攻破 或者把城攻破 他一看大勢已去 白義被擒向在他的掌握之中 焉能得其活命 原打算救白義 救不成反倒把白義害了 諸位請想這個話對不對 老少英雄全都點頭稱是 惟獨英人家白玉祥他雖然知道元帥所說之話 乃是一片之真理 皆因是他老人家兒子 不得不答言 遂叫了一聲元帥 如果我你大軍隨後掩殺能取勝 這可是個機會 就是死一個白義那也不算什麼 千萬別因爲他就誤了軍機 副元帥一聽帶笑說道 白老英雄請勿多說 如果救的了 白義潮州城不打都使得 白玉祥一聽吧了 莫怪人家身爲副元帥 王大人把話說完 吩咐一聲鳴金收兵 大軍這才仍回駐紮地點 到了晚間羣雄用飯 午酒席之間 三爺留神一看 老人家雙頭太歲白玉祥面帶愁容 三爺這個人對於人情上 那是最近遠無比 准知道他因爲今日步馬換將 未曾換回白義 故此放心不下 又一想不對 老哥哥人稱帥才 心地最寬無比 決不能因爲他的兒子 沒有在眼前 如此憂悶 老人家既然如此表示

其中一定存事 這個事我還不能不問 想到這裡 這才叫了一聲老哥哥 你有什麼愁腸 不妨
說出來 小弟願聞 白玉祥一見 遂叫了一聲勝三弟 你以為我思念你的侄子 恐怕他在城中
遇險吧 你要這麼想 可就全錯了 三爺一聽 趕緊陪笑說道 老哥哥別人都罷那麼想 小弟我
可不能 皆因我素常知道老哥哥俠心義胆 所以我一聽你老人家嘆氣 准知道有事 故此才當面
請教 白玉祥聞聽 理領下銀髻 點了點頭遂說道 勝三弟果然不愧英雄二字 我實對你說 我
所憂慮的 雖然不是白義 可也是由白義身上起的 我看今天走馬喚將之時 莫雁末能將白義押
到陣前 看那個情形 好像鬼鬼祟祟 白義生死那到是小事 請想明天要是換不回來 我等老
少羣雄能够跟莫雁善吧甘休嗎 就打看衆人全都善吧甘休 三弟你能够完了嗎 白晝之間兩下
裡交鋒對壘 一時之間 也未准能够分了輸贏勝負 到了夜晚不用說就有個夜探潮州城 常
言說的好 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那一探能平平安安的來去嗎 當然是有一場凶殺惡戰 要提打
仗咱們就打了一輩子 那倒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所憂慮的就是在城內 倘若 不利 那就算身
陷賊穴到那時你說如何是好 三爺聞聽 把領下銀髻一抖 遂說道 吧了 你不枉是我的老哥哥你
說的是明天換將換不回來 必然就要有夜探潮州 那話還是說遠了 我今天在陣前 看看莫
雁那般光景 我就有些莫明其妙 早已把主意拿定 今夜晚我要單人獨自進潮州 倒看看裏面是
如何的動作 這個話我要跟老哥哥你說 這沒容我發言 你老先咳嗽嘆氣 我一問才知 原來也
是爲此 三爺說這道裏 白玉祥還沒及答言 在旁邊孟二俠 蕭三俠齊說道 三哥你說到這裏
我們哥兒兩個早就要跟您把話說明 今天是晚間 咱們一同前去窺探潮州城 這個話還沒說 你
們二位就談上了 三爺一聽遂說道好 既然二位賢弟肯其助我一膀之力 事不宜遲 你我馬上起

身够奔潮州城 三爺把話說完 各自收拾軍刃暗器 白玉祥學知道攔不住 也不道這些客氣話 只叫了一聲賢弟 既然你們幾位要去 我也不攔 可有一節 咱們得有個時間 什麼時候不回來 我們大家前去接應 三爺一聽說道 此時倒不用老哥哥分神 我們去的法子是暗去暗來 我那侄兒白義 如果沒有危險 我們也犯不着多事 把他暗中教回 皆因是明天已然定好 兩下裏走馬換將 就這一夜還等不了 再說幾句喪氣話 倘若白義有個三長一短 可是我們三個人 也不能立時非報仇不可 當言說的好 好虎咬不過狼多 何況潮州古怪 那位都是武術高強 難道說就憑我們兄弟三人 還能平的了潮州府嗎 當然也得回來 你要什麼話回頭再商議 白玉祥聞聽心中喜悅 遂說道好兄弟 這一次前去就作得密探 既然如此 我把這番通人位分派分派 叫韓秀羅文作陸營的總巡查 水寨就叫葉六兒蔣五弟 他我二人照被其餘的人位分班上夜 大概也就沒有什麼舛錯了 衆人聽罷點了點頭 正在這個時候 金瓶虎賈明向着楊香五說道 瘦小子你聽見了沒有 我的三位大爺打算夜探潮州 小子你怎麼不說 香五一聽一山爲一氣 遂說道賈明你少說這種便宜話 賈明翻着母狗眼說道 瘦小子我娶妻你取去嗎 楊香五微笑 叫了一聲賈明 只原你放去 我就放去 賈明縮了點頭 這才走過水寨了一聲二大爺 我跟香五二人也願一同前去 依着三爺本不願帶他兩人去 幸於孟二俠說了一聲 叫他帶着前去閱歷閱歷也好 三爺才這點頭 叫他們二人趕快收拾 香五賈明各自收拾軍刃 大家都齊集 三爺說了一聲衆位多辛苦 我們要走了 說着話老少爺兒五個 一直出離了俠義營 順着道路一直够奔潮州城而來 所幸的一帶路途之上 並沒有卡子 這老爺兒五個各自矮下身形施展陸地飛行術 眨眼之間 已然來到潮州城切近 三爺頭前走 蕭杰在後面叫聲三哥 但不知咱你怎樣過城 勝

三爺聞聽，怔了一聲，三弟你這是怎麼啦？越老到越沒有能耐。上城的法子還能有多少嗎？當然是爬城而過。蕭三俠自己也樂了。遂說三哥，我不是說過城的法子，我恐怕城上有賊兵把守。倘若咱們往上爬，到了城上豈不要受他人的暗算？三爺一聽，這個話有理。遂說道：要錯非兄弟你提起，我還真忘了。那麼依着兄弟你應該怎麼辦呢？蕭杰接着說道：最好打發人前去打聽打聽。我們有一個准備，勝三爺者即向奇賈明香五兩個人問不。你們二人誰敢暗中探聽探聽，城上有沒有賊兵把守。一句話未曾說完，賈明香緊答道：三大爺我去。把話說完，轉身就走。一直奔城根。三爺一看不住的讚美。心說金頭虎真真勇氣。三俠根香五就在護城河邊等候不表。單說金頭虎賈明，答應一聲，轉身就走。工夫不大，已然來到城根下。隨着把身形一轉，臉朝外脚後根登牆磚。上面用手掌扶赤赤的真快。眨眼之間已然爬到了城牆半腰。猛然間賈明將身站住不動。心裏頭一想，我別這麼上去。倘若城上官兵把守，我到上頭，露頭，人家要給我一刀。那可就要了我金頭虎的命了。想到這裏，心要下來。又一想不成。我要是走到這裏就下去，他們准知道我没上去。叫他們大家說個一言兩句，那够多麼不得勁兒。想了半天，自己笑了笑，暗道：這可別怨我没良心。我實在是沒有那麼大膽子。倒不如我就站在這裏待會兒，然後再下去。見了我三大爺一提及到城上看了。一無人聲。二無犬吠，清素靜落落。連半個人影都沒有。這麼一說，不就得了嗎？回頭有什麼樓子，叫他們自己闖去。賈明把主意拿定。這才在城牆半腰站了有三盞熱茶的工夫。然後他才慢慢走來。跑到了三爺的面前。即照着自已那套話一說。三俠聞聽喜悅。這才奔城根下。來至住切進三爺要首先登城。楊香五走過來相攔，叫了一聲老師。你老先登城。倘若上面有賊兵垂伏，那便如何是好？勝三爺遂說道：你這個孩子怎麼糊塗了。不是賈明已然

探過了 說這面並無人跡 香正聞聽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老師 我並不是看不起賈明 據我想他準沒到城上去 皆因他平常並沒有這麼大膽子 三爺一聲 手理銀髯 傲然一怔 看了看賈明他是一語不發 這個時候三爺他也有點信不及了 遂向香五問道依你怎麼辦呢 難道說你去不成嗎 香五叫道老師 弟子我打算先去看看 真若沒事的話 我向城下打手勢 老人家豈再問他們幾位上城 無論我在上面呆的工夫大了 甚至於被獲遭擒 只看我不打手勢 老師你們千萬別上城 三爺一聽吧了 楊香五把話說明 跟賈明一樣的法子上城 三俠看下面淨等楊香五的手勢 一等也不見動靜 兩等也不見動靜 三俠在下面着急 他那個知道 原來楊香五到在城兒牆下 慢慢的面上探出頭 不看則可 這一看把香五看了個目瞪口呆 就見在城牆下 面大約也在相隔二三十丈遠 有一架 牛皮帳棚這個帳棚前 設擺兵刃架子 刀槍劍戟斧月鈎叉 在兵刃架前戳着 氣死風燈 上面都寧着官街的紅字 楊香五心說賈明這小子 你說他就誤事不就誤事 分明他是沒來 他任說裡面沒有人這要是我老師往上仵闖 豈不是被獲遭擒 想到這裡留神觀看 你說也真巧 自己找着的這個地方正是兩座帳棚的正當中 燈光也非常暗黑 裏邊並無一些聲 香五這才一片腿 騎到這城牆的馬道 後脊背倚着城牆 往四外觀看並無動作 這才竄足潛踪够奔下 垂首這個帳棚而來 看了看這道帳棚的門口 並沒有守門之人 香五一想 難道說這個帳棚是虛設的疑兵計不成嗎 想到這裏一面的亮刀 就在牛皮帳棚外面 輕輕的割了一個小口 用目往裏觀看 原來裏面羣衆到圍一處 也不知在裏面作什麼 旁面站着兩個人看着 另外有一個在旁邊坐着 向衆人說道 咱們可是一處賭現打頭兒什別回來賭完了連一個頭兒也沒打 從中有人答言道 頭兒你就放心吧 決不能把抽頭忘了 就見站着的那兩個人說道 我們將然曉了一個灣兒

回來 什麼事都沒有 香五這才明白 原來帳棚門前看守之人 皆因他們瞧着裏錢都進去了 這可真是一個好機會 我何不如此如此 香五把主意拿定 回手把刀插在背後 這才用腰間取出金鷄鳴五鼓返魂香藥盒 找了個邁風處 打着火種 將薰香點着 放在藥盒裏面 復又取了一個小瓶 自己開了點解藥 薰香的烟 將然由盒裏冒出來 香五 直够奔方才窺倒的那個地方 把薰香的烟對准了刀割的小縫 也不過一會的工夫 就聽裏面一連打了幾個嚏噴 然後靜悄悄一點聲音皆無 香五知過薰香已然有了效力 這才把盒蓋 開 香拿出來 白唾沫息滅了 向腰裏間帶好 自己還不敢心 又隔着刀縫看了看裏面的人 一個個都是口流涎沫 東倒西歪 香五不敢怠慢 急急忙忙 到上城的那個地方 用手邊摸兒幾幌 借着星月之光 三俠在下面看的甚真 勝了三爺頭一個 蕭三俠第二 孟二俠跟賈明一塊兒 大家施展壁虎離牆之法 工夫不大 忽然來到裏面 見着香五 三爺問香五許多帳棚裏有人沒有 香五就把方才所辦之事 跟着大家一說 三爺點頭說道 即然如此 咱們趕緊下城吧 說話之間 三俠各自取出百練套鎖 三根接連在 處 一面抓好了城磚 老少五位順繩而下 然後把抓繩一抖 飛抓抖！來各自帶好 三爺說道 二位賢弟 這個莫雁我想他准在城中的府衙 但不知府衙在那裏 還未等孟蕭兩位答言 金頭虎賈明接着說道 三大爺你若提別的我可不成 要提找衙門 我可稱得起是一絕 就皆因我在杭州府打了一次官司 我一見着衙門即該怕 咱們就這麼往前走 到了衙門我准知到 三爺點頭說道 既然如此 你即頭裏走吧 金頭虎這時精神也來了 他在頭前帶路 賈明爲什麼這裏來氣神呢 他是丈背後面的三俠 所以才吐了十二成胆子 工夫不大 賈明就把三俠帶到知府衙門前 若是別位還得分個前後左右往裏進 怕的是人多招風 三俠的行動可不在乎那個 別說沒有什麼風吹

草動 就是有三俠也不懼 老少五位這才轉到府衙的面前 四外觀看 並無行人 略打熟步擰腰 縱上了牆頭 單胳膊不跨探頭往裏觀看 並無動作 又取前問路石子擲到下面 聽一聽却是實地 老少五位這才各自飄身跳到了裏面 將問路石子拾起來 帶在兜裏 三俠跟賈明香五穿房越脊 各處一聽 看來看夫可就看到了後面花廳 但見正房裏燈光輝煌 老爺兒五個隱藏在南到座 房脊的後面 看的非常明白 抑門正當中放着一張桌子 當中坐的是白馬金鞭武財神莫雁莫子超 上下首各坐兩個人 正是那三怪幸林 四怪蔡亮 五怪何清 其中還有一個不認得的 可就是 二怪南海地理仙醉夜叉孟中孟化蘭 兩旁邊站着幾個年青的 正是莫氏五鬼弟兄三俠 還有幾名 手下從人 全都站在廊簷下 就聽二怪孟化蘭說道 大哥今天這回事 我不些個不明白 不是你 老人家跟勝英相約 今天早晨用兵 兩方面先行走馬換將嗎 爲何我那三侄兒未曾換回來呢 難道說老勝英反悔了不成嗎 當中座的莫雁一聽 先長嘆一聽 遂說道 二弟是你非知 並不是勝英 反悔 這個錯實在出於咱們這裏 皆因咱們生番軍也不守着 故爾未能換成 我已答應勝英明日再換 你說到明天應當怎麼辦 故此我這才請二位賢弟大家計議計議 二怪聞聽雙手理鬚 叫了一聲大哥 你已然跟了勝英有成約在先 當然是走馬換將 不就得了嗎 怎麼還用計議什麼 莫雁一聽着急道 兄弟你是聰明一世 糊塗一時 換將固然是容易 爲什麼我今天不把白義綱出去呢 今天換不出去 不是明天還換不出去呢 細道句話將盡說完 在座的五怪全都是一怔 齊聲說道 大哥那變白老在那裏呢 難道說丟了不成嗎 莫雁把雙睛一瞪 叫了一聲諸位賢弟 你們幾位都不是外人 眞要是跟外人說 豈不被人笑話 我的六女兒莫金綻 諸位兄弟都知到吧 羣怪聽着言語離奇 大家都一楞柯柯的點頭說道這那變我們的大姪女 因何不知到呢 這工夫對面

房脊的三俠和二位小英雄 就個個全都側耳細聽 到底聽他說出甚麼 就聽莫雁又說道 愚兄我生平不能管理家庭之事 又加着這兩個小兒 自幼好武 所何對於家中的規矩稍差 在兩軍陣前白義用月牙鏢 將我的長子莫守剛打死軍陣這消息也不知怎麼就傳到小女命綻的耳內 今天早晨我帶大隊頭前走生番軍搭着白義 沒想把莫綻金隨後追趕 追到了搭白義的番軍非叫他們放下不可 繙軍也會把話對他說明 白義到兩軍陣前還要換回三多 有元帥的命令 我們可不敢放下 綻金一時火起 手起棍落叫他我將白義驚棍打死 這句話說完 房上的三俠全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賈爺可沉不住氣了 一聽莫雁說將白義打死 他可所忘了他極暗處了 高聲說道 我的祖宗 五怪 聽外面屋上有人說話 大家一驚非同小可 接着問道 外面何人大胆 賈明身背後只要有丈腰的 那個橫就別提了 一聽輩問 接着說道我 隨着 翻身跳到了下面 此時五怪三鬼全都來到了院中 頭一個就是孟化村三他擺手中的丈叉 嘩啦啦的直響 執步擰腰 繼到了院子的當中 用手點指說道 那裏來得小子 竟敢夜探潮洲府 難道說你吃了熊心豹胆 即不怕死嗎 賈爺看了看 眼見這個小子 大身量面貌凶惡 不由得心裏暗笑 人却都說我賈明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 一個小子他跟我這也差不多 拉拉手拜老子 好像親兄弟 想到這裏高聲說道 小子 依我說你就不用問 我眞要把鏢名說出來 吓得小子吓得就一筋斗 站隱了 告訴你 姓賈單字名明 外號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金頭老虎 孟鐘一聽 哈哈大笑 莫怪你長得這樣難看 常聽人說 俠義營裏面有一七分不像人八分倒像鬼的小子時作賈明 今天一見果然長的不成個樣 賈明叫了一聲小子 你是叫老烏鴉落強猪身上了 淨着人家黑 瞧不見自己黑 小子撒泡尿 照照你這個小模樣 就打着比我強也強了到不了多少 孟中說了一聲 沒差跟你鬥口既然

大膽來到此處 難道說你還跑的了嗎 還不把軍刃擲下 束手被擒 等待何時 賈明玩笑笑笑 並不着急 遂說道小子你先別忙 我先問你叫人什麼玩藝 孟鐘無法 只得通報自己的姓名 然後擺文够奔賈明便打 使又的規矩 都是藏又軍現又柄 舉起够奔賈明蓋頂便打 看着人 家來勢凶猛 不敢用杵往外撞 只得把身形一閃 躲過了又 然後擺一字鑽鐵杵 接架相還 兩個人打在一處 賈明無論跟誰動手 也得一閃家吓一跳 孟鐘一看他的杵法太高了 動着手暗自該怕 心說我沒把他看到眼 誰知真有這把高的武學 這個我要是不留神 還是許輸給他 想到這裏 將然要把大叉換 要跟賈明動手 猛然看見賈明把軍刃一擲 站住小子 孟鐘一想 俗語有句話 當場不讓步 舉手不留情 他叫我站住 我要站住 他要冷不防給我一暗器 怎麼辦 呢 到不如給他一個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想到這裏並不答言 掄叉柄够奔賈明斜肩帶背便打 賈明一看人家不站住 這就叫急了 身形並不躲閃 單臂用方 用杵往上一接 沒想利人家孟鐘把叉往回一撤 一抬左腿 碎的一聲正踢在賈明的右跨 瞪瞪瞪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站立不穩 撒手扔兵刃翻身跌倒 孟鐘手擊五股烈焰托天叉趕上前去 打算手起叉落 結果賈明的性命 就在這般光景 赤的一聲由打房上跳下一個人來 銀髻飄飄 白髮蒼蒼 手中攏看一口刀 擺刀向前攔阻 來者正是勝三爺 自從賈明在房上一喊 三爺知道今夜必有一場兇殺惡戰 可是事到如今 也說不上不算來 只得看着吧 賈明跳下去 賊人全都出來 及至賈明跟人家動手說姓名 三爺在房上聽得明白 原來這小子就是孟鐘 勝三爺知道賈明不是人家的敵手 你說要是不等落敗就下來 未免顯着像羣獸的一般 故此穩在房上就沒動 後來一被賈明看人家一脚踹倒 勝三爺這才不敢怠慢 縱身跳到了院中 探臂將刀趕步向前 攔住了孟鐘 孟鐘看了看才認

得 遂問道你是何人 竟敢阻二太爺的隊逐 三爺把領下跟髻一抖 向着他一陣冷笑 遂說道孟鍾你不認得老朽 老朽可認得你 大清營帥帳盜去了上方寶劍 臨去行凶鏢行肅王肩 難道說就算完了不成嗎 我姓勝名英字子川別號人稱聖手崑崙 待此前來捉拿盜寶劍的賊人 依我良言相勸 趕緊把上方寶劍拿出來 拋下軍刃叫我網帶你一走 免得叫老朽費事 孟化蘭聽罷這片言語 用手點指道 原來你就是老勝英 你的胆量不小竟敢夜入潮州城 要上方寶劍也不難 只要能贏的了我手中軍刃 不但上方寶劍給你連潮州城婦你都使得 如果不由我的話 還別說是寶劍連你插翅也難逃 三爺一聽 遂說道 你既敢拒捕吾就要伸手捉拿了 說着話一握刀 夜戰八方的架式往當中一站 叫了一聲孟鍾 既然那麼大能爲 你就進招來 孟化蘭並不客氣 一抖大叉够奔三爺胸前便刺 勝三爺看叉到了 身形向右一閃開叉頭 雙手捧刀够奔孟化蘭左肋便刺 小子的大叉往回一撒 左手朝下 右手往上 用叉柄往外一磕三爺的刀 勝三爺撒軍刃 刀隨人轉 够奔小子左肋砍來 孟鍾趕緊用懷中抱月的招式 向外一推 三爺撒刀 孟鍾大叉裏腦纏頭便打 三爺將身一矮 縮頸藏頭 上面躲叉 下面刀可是沒閒着 簾割殺的招數 够奔小子兩腿砍來 孟鍾看得明白 隨着丹田提氣 腰裏用勁脚尤點地 旱地拔葱往起一縱 你說這兩個人也真巧 換着三爺鴨尾巾的絨上過去 三爺的刀也探着孟鍾的鞭底砍過去 倘若又是矮點 三爺的腦袋早碎了 魚鱗紫金刀要是高着點兒 孟鍾的兩腿也斷了 這才叫間不容髮 二人堪堪全都躲過 再往裏進招 遂殺在了一處 這個工夫房上有人喝好 跟着叫三大爺 剛才你委是再使一個答粒的個勁兒 早就把小子的腿砍斷了 說話的人正是金頭虎賈明方才被人家孟化蘭一脚把他踢倒地心 有裏根 准知道三爺不能翻看着白看着不管 果然三爺跳下來攔住孟化蘭 才翻身爬起來起

下腰先拾起他的字鎖鐵杵，一聲也沒言語，墊步擰腰縱上房，看着三爺跟孟化蘭動手。一看人家二位是打得巧妙異常，他這才高聲喊好，這一喊不要緊，在大廳的廊簷下對過有四怪蔡亮，雖向房上樓一點指，叫了一聲鼠輩，爾等統計來了多少人，市胆子只管下來，你家四太爺在此，如果不敢下來，淨在房上喊好，算不得英雄好漢。孟二答蕭三俠老哥兒兩個一聽，不由得心中有氣，不約而同各自飄身跳到了院中，老哥兒兩個每人一口刀，够奔蔡亮而來，何清在旁邊一看不好，四哥一人焉能敵的了他們兩個呢？自己雖然身帶鏢，好得傷痕不甚重，又敷上藥用布纏好，當時一看恐怕四哥不敵，回手以雙股寶劍趕向前來，攔住了孟二俠。這工夫蔡亮已然跟蕭三俠刀對刀打在一處，這邊何清跟孟二俠刀劍齊舉，一殺成了兩團，六個人整整的打了三對，大家戰得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猛然間聽見三爺那邊說了聲打，再看孟化蘭已然額角帶傷，鮮血直流，原來孟鐘他也沒跟三爺動過手，也不知道人家有多大能為，起初將一動手，他本打算憑手中五股烈焰托叉戰敗了三爺，趕到戰了十幾個才敢一看老頭子手中這把刀，招數的精奇變化無窮，令人難測，小子睜着眼用十二成的精神，老跟三言打了個平手，再留神看人家三爺，手中刀使的是不慌不忙，並不着急，那才叫逍遙自在，孟中一想不好，勝英這個老頭子，老大年歲精神百倍，要憑我手中的軍刃，戰長了准贏不了他，我要容着他得了空，把暗器施展出來，他豈不是更難以抵擋，常言說得好，打人先下手，罵人布張口，不論腕麼說也有幾分便宜，我何不施展我的暗器贏他，孟中這小子會使三種暗器，一共是二十四只，在胸前十字雙披兩條九龍帶，每一條裏有六只飛叉，九龍帶是個圓圈，一分兩面，胸前三只背後三只，他要是胸前的打完了，用手一拉背後的那三只，轉到前面來，就按着再打，左右袖箭每一邊有二只袖箭，腰間還有六只鏢，小子把主

意拿定，留神觀看。正趕上勝三爺雙手捧着魚鱗紫金刀，够奔自己胸前扎來。小子身形往後一撒，雙手橫叉往下壓。三爺一撒刀，孟中把身形一轉，花怔一聲，大叉背在了左手，墊步擰腰，往外一縱。伸手抓住了飛叉的綢子條兒，扭項回頭。他本打算看看三爺追沒追，他那裏知道勝三爺就看見撒軍刃，一定准知道他要發暗器，原地沒動刀，交左手，伸手套皮套，解絨繩拿出甩頭來，容着孟化蘭一回頭。老人家一抖手，甩頭打出去，喊了一聲打。孟化蘭就見一道寒光，直奔面門而來。躲已然是來不及了，把腦袋往右一偏，可就在左額角上赤的一聲，穿皮而過。等時鮮血淋淋，懷抱大叉退歸廊下。三爺把甩頭帶回來，絨繩往身上一搭，抬頭觀看。一見走過一個人來，手擎一對四楞鐵錘，正是三怪辛林。這小子正跟他的大哥莫雁在廊簷下觀敵料陣，猛然間一看他的二哥縱出去，哥兒兩個心中全真喜悅，准知道孟中的暗器不但多，還是百發百中。這一次縱出去，當然着用暗器贏勝英，正然思想之際，就聽喊了一聲打。二哥頭上已然帶了傷，莫雁不由得的吓了一跳。人言老勝英刀鏢甩頭武術絕倫，今天一見東然名下不虛傳，戰我的四弟何清。此時二弟又中了他的甩頭，這麼看起，這個勝英，可算是我們的一個勁敵。莫雁正然思索，一聽三弟辛林說道：大哥你給我看着點，待我會會這個老勝英。莫雁吩咐勝英的暗器太厲害，三弟前去多多留神。辛林答應一聲，知道，遂手擎軍刃，够奔當場。三爺正然觀看，一聽高聲說道：老勝英，你還別逞強。我二哥他是一時的大意，被你用暗器打傷。三太爺跟你大戰三百合，勝三爺聽罷辛林的言語，帶笑說道：動手憑的是能耐，這大話當不了輪招。昨天兩軍陣前，我也曾看着你那兩手武術，也不是老朽我自誇海口，要跟別人或者能占上風。看跟我走到一處，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了十個照面，我就不叫聖手崑崙。辛林聞言大怒道：老勝英休要口出狂言，別走我的軍刃。話到人到。

軍刃到 雙冲泰山壓頂够奔三爺頂樑便砸 別看勝三爺這麼說 不過爲的是激怒了辛林 究竟老人家知到辛林武術高強 膂力過人 並不敢粗心大意 留神觀看 一看冲離切近 把身形向右一閃 雙手棒刀够奔小子左肋便刺 辛林往回救冲 趁勢照走三爺刀背往下一砸 三爺那裏肯讓他砸上趕緊往回一寶撤了 雙頭裏腦够奔辛林的脖項硬砍 小子一低頭 雙冲往起一抬 三爺撒刀換勢 兩個人殺在一處 這六個人打了三對 都是難解難分 莫雁留神一看 心說可了不的啦 來的這三個人那也不軟 工夫戰長了 說不定誰輸誰贏 我的三個兄弟要是能够贏的了他們 那固然是很好 倘若當場落敗 那可怎麼好 莫子超眼珠一轉 計上心來 我何不如此如此 莫雁把主意拿定 叫過兩名手下人來 附耳低言說了幾句 手下人轉身去了 工夫不大 狂聽得支嘍 聲嘯兒響 三俠可不知道這是什麼號令 人家五怪弟兄全都知道 當時一聽嘯響 一個個全都虛幌軍刃 縱出圍外 三俠一怔神之際 復又聽見一見綁子的聲音 跟着來了無數生嘍兵 把三俠一圍 各個手執強弓硬弩 圍住了三俠亂箭齊發 都不亞如急風驟雨一般 要說莫雁這個法子出的也不算不絕 他就知道三俠能爲出衆 恐怕力敵不過 這才用亂箭攢射三位老人家 三俠一看可了不的了 只得用掌中刀撥打雕翎 蕭孟二位也是這個法子 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 稍有一線之空 也可以竄房而逃 皆因來得太快 趕到看見了 箭也到了 後來三俠湊至在一處 脊背對着脊背 成一個三角形 就憑那三口刀上下撥箭 可有一節 地勢太窄 工夫要是一大 三俠准得被亂箭射死 正在萬分危急之時 猛然就見西南面的生番軍紛紛倒退 再一看 亂軍之中 闖進一個人來 手擎雁翅雙黨 都不亞如虎入羊羣一般 殺得衆兵丁四散奔逃 三俠留神 一看來者非是別人 正是白大少爺銀解多白義 三俠一瞧又驚又喜 本打算趁着衆生番軍一忙

之時 各擺軍刃殺上前去 就在這邊光景 就聽西跨院人聲吵雜 一陣大亂 蕭三俠叫了 聲勝三哥孟二哥聽見沒有 這大概是番兵全都到了 三爺聞聽不由得就是一怔 書中代言 西跨院這一亂 其中有一段隱情 可就是因爲白義而起 那日白義被擒 莫雁上兩軍陣前與勝三爺說明 次日日早晨兩下裏走馬換將 全都說好了 這才各自收兵 回到了潮州城 莫雁的次子四子五子三個人 非得把白義心首給我哥哥凌鞘鬼祭靈不可 莫雁以言語解勸道 你們幾人不可心急 只要有能耐跟清營打仗 給你哥哥祭靈的人是有的 俗語說的好 向活的不向死的 你但知道你的哥哥已然死了 難道說你們就不知道莫守智被人活擒了呢 在兩軍陣前我已跟老勝英把話說明 以白義換回老三來 倘若我們殺死白義 給莫守智剛祭靈 人家不會殺莫守智 死的活不了 人就可說活不成了 勝是走馬換將 你們五個人之中就是傷去一個 要是殺白義祭靈 你們五個人可就餘了三個人了 你們說是怎麼合算 這弟兄三人一聽 當然是不殺白義上算 這才一個個退了帥帳 這功夫後面元帥的夫人趙氏 已然得着信了 聽了長子已死 三子被獲 自己心中一難過 放聲慟哭 一面打發人請元帥到後兩家說話 莫雁知道裡裏面不作火兒子死了一個 帶能够不知道嗎 這後患想站起身 够奔後面 到了臥室裡面 見着趙氏因着三子安慰 又勸了半天 人的生死是一定的 要是該着命短 不打仗也活不了 五個兒子何了一個 還有四個呢 趙氏一見這問道 三子已竟被獲 難道說還能活的了嗎 元帥又把白義 已然跟大清營說明 明天早晨走馬換將 三子的性命准保無慮 趙氏聞聽心中這才稍覺安慰 莫雁一看妻子很甚悲傷 自己遂來到前面 坐四位盟兄弟全都請來 先說了幾句慰勞的話 對着大眾一說 衆人都說這個辦法最好 不道 莫雁這才派人傳話 告訴生番軍不可斷白義的飲食好好看守千萬不可叫他逃走 他倒不要

緊 皆因關係三先鋒的性命 手下人答應前去傳話 莫元帥一看全都辦理完畢 這才回到後面安歇睡覺 次日天明起來 仍然營二弟孟中守城 自己跟三個兄弟帶領大隊仍然扎駐昨天打仗的地點 吩咐生嚙軍捆綁着白義隨在大隊的後面 出離潮州府 工夫不大 已然來到打仗的地點 陣勢列擺停妥 且找白義一及看守的生番過 全都未來 莫雁就是一怔 趕緊打發人回到城中探望 去了工夫很大 也不見回來 這又派了兩三撥前去 後來有人回來報告 如此如彼一說 莫雁聞聽直氣得滿面通紅 你這來人報的什麼事 原來莫雁的長女莫綻金 性極淫亂 其中也有好人 怎奈懼怕莫綻金的勢力又怕他的武力不從其所欲 今天大營兩交兵 池就要上之敵 跟他爹爹一同上 去打仗 莫元帥沒叫他跟着 他心中有些不願意 趕到頭一天打了仗 跟那些嚙卒一打聽 才知道大哥戰亡 三弟被獲 急切還拿 大清營一個人 打死莫守剛就是他 莫綻金一聽 不由的氣往上撞 遂說道 既然把先鋒打死 子什麼劍不把他傷了 給我的哥哥報仇 生番兵遂說道那自有元帥命令 別人誰敢多說 大姑娘把眼一瞪 罵了一聲無用東西 這人在那裏 你趕快帶我前往 說着話伸手由門後拿起一條大鐵棍 生番一看害怕 有心不帶他去 又怕怒惱憫了一棍將自己打死你說帶他去吧 回頭老元帥知道了 這個罪 不好受 小子一着急想起一個主意來 遂說道 大小姐我和不用帶你去 我告於你就知道了 就在東面小院裏鎖着呢 莫綻金聽罷 並無答言 手提鐵棍奔東小院去了 生番一看他走了 後彷彿得了活命一般 一招烟就跑走了 單說莫綻金來到小東院門首一看 站着許多生番 一個認識的也沒有 只得走上前去先道字號 向生番說道 你們認得我是誰嗎 衆生番一聽連連擺手說不認得 丫頭這才說道 我乃是莫元帥的大女兒 我叫莫綻金 聽說這裏活

擒了大清營一個人。這小子他把我哥哥莫守剛打死。我要前來把他結果性命。給我哥哥報仇。生
繙一聽。大家全都擺手說道：「那可不成。」元帥派我等在此看守。無論是誰也不能動。你要把他
打死。我們可担不起。你既然是元帥的女兒。何不去見元帥把話說明。然後再結果他的性命。莫
綻金一聽。把兩道尖眉一立。遂說道：「你們別裝混蛋。如果非要攔我。馬上用棍把你們全都打
死。這幾名生番本來就不學的莫綻金。他是什麼脾氣。這幾個人一點也不知道。你推我我推你
大家打算不管理他。如果要往裡闖的時候。一個女子可有多大能為。咱們大家再攔阻他也不遲。
大家各自點頭會意。並不答言。莫綻金一看。不由得無名火起。隨着把手中鐵棍一橫說道：「小子
們趕快閃閃。慢走一步。我把你打為肉泥。」衆生繙一看。你要往裏闖。這可不能不攔。隨着名自
亮軍刀。趕上前來。要攔莫綻金。生繙究竟是缺少見識。你們也不看看他手中的鐵棍有多粗
多細。你們是他的對手不是。只知擺刀注上一迎。莫綻金把鐵棍一擺打去。就聽噹啷啷的聲音。三
四口刀全都打落塵埃。生番一看不好。那裏還敢多說。一個個全都抱頭逃走。莫綻金手擎鐵棍
往裏走。將然到了院中。早已看見屋北那一個廚簷下有一個木籠。旁邊掛着一個摺字燈。借着燈光
觀看。本籠裏面裝着一個人。准知道這就。兩軍陣前活擒之人。遂氣很很雙手拿棍往前緊走。打算
來到近前。手起棍落。連人帶籠。完全打碎。是來到切近。雙手將然把棍舉起。借着燈光往木籠裏面
觀看。他不看則可。他這一看。把個莫綻金如同用定神法定住。站在那裏。不亞如木雕泥塗一般。
木籠裏正是白義。白義自從在兩軍陣前被獲。聽衆兵丁談論。說是明天兩下裏走馬
換將。白義聞聽。準知道了自己沒有性命之憂。到在潮州城內。一句話他沒說。就把自己裝這本籠裏
面。脚下的綁繩解開。只倒剪着二臂。有七八名生繙看守。自己在木籠裏面倒也覺不出來怎樣的。

痛苦 掌燈以後有生審軍送吃送喝 服侍周到 生番軍也不守着白義 大家來到院們前邊在一處 說說笑笑 那個工夫莫綻金就來了 把衆番兵打散 够奔裏面而來 白義將然看着衆番兵出去 又見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 手擎鐵棍 好像似女子一般 白義一看心中納悶 這工夫 已然來到切近 細一看不但是個女子 並且還是個姑娘 穿着葱心綠窄袖小袄 玫瑰紫的中衣 腰裏頭紫着一條藕荷色腰巾子 下邊金蓮約量三寸 豎着有一尺多 偏偏還是穿兩隻大紅鞋綉着花 鞋尖上還釘着一個絨球 往臉上觀看 妙眉扣樓眼 蒜頭鼻子 翻鼻孔 火盆咀籬咀唇 一咀黃牙 兩隻薄片牙耳朵金鬚髮梳着一個孤髻 耳墜排環叮嚙亂響 擦着一臉的粉 白中逐青 大概是一張鐵黑臉 雙手擎棍趕奔前來 那個意思奔木龍便道 白義一看 候得閉目等死 那並不見動靜 白義心中納悶 睜眼一看 方才那個女子份然雙手擎棍 站在面前紋絲不動 白義不由得就是一怔 這是因何舉棍不打 白義在那裏知道綻金的心事 來的時候是要給大哥報仇 來到切近借着燈光往裏一看 不知不覺由心裡一哆嗦 再想 挪一步也挪不了 究竟 是爲什麼呢 他一看 木籠裏面這個人 二十多歲三十上下的年紀渾身上下一身素緞單體 雪白臉蛋 裏面透着紅潤 真如雨後桃花 兩道眼眉插入鬢 一雙虎目精光灼灼 通闊鼻子 四字口 通紅的咀唇 大耳朝懷 再觀上那一頂八怔抽口壯士巾 周周圍圍都是素絨球 在頂門高挑一朵茨菇葉 顛顛巍巍爭光耀亮 更顯得英俊異常 莫綻金自從生以來 並沒看見過這樣俊品人物兒兵 這個丫頭益然心思邪 不能動轉 還是白義他在這班光景有些納悶 遂問道 這位姑娘手擎軍前來 莫非有意結果我的性命 露來給我送個快當 爲什麼舉棍站立那裏不動 莫綻金一聽 心中這才是明白過來了 雙手 把棍一撤 走上前去 嘿咻笑了

遂向白義說道：你別害怕，我有心終身，大事真托於你，你若願意，我就手起棍落，連人帶籠，硬

我把你救出去，回頭咱們兩個就拜天地，果然你不願意的話，我就手起棍落，連人帶籠，硬

送你一頓，願意，快說，你可別看白義是個男子漢，聽吧，這片話，臊的滿面通紅，心說：世上誰說

女，他着山，語激怒於他，莫定金手起棍落，一棍將我打死，豈不太冤，倒不如找戲耍於他，

想罷，這才說道：姑娘我先問問你姓字名誰，因何來到此處，丫頭一聽，用手指着自已的鼻子道：我

姓莫，雙名綻金，莫元帥是我爸爸，你要跟我成親，頭一樣人品相配，再說也不辱沒你，白義聞聽

暗笑，心說：還以為自己有多麼俊呢，這才說道：原來是莫小姐，失敬失敬，莫綻金着急你笑什

麼，失敬不失敬的，我問你跟我成親，願意不願意，決點說，白義一聽，這還是急事，隨着帶笑，言

道：咱們兩個人成親，我求之不得，你重得應我兩件事，我才能夠點頭答應，要不你就是把我打死

我也不應，綻金聞聽，趕緊說道：只要你答應，咱們二人成親，別說兩件事，二百件事我也能應

什麼，兩件事你說吧，白義一笑，說道：頭一件事，你就算跟我成親，咱們兩個人得私自逃走，第二件

事，降大官營，這三件事，你辦的得了嗎？莫綻金一聽，並不思索，遂說道：二件事我全辦的了，不但投

得清營，我還能給大清國出力，打這惠州的五怪，白義一聽，心說：這才是好了頭呢，尋了好女

婿，連他爸爸一齊打，你說這可怎麼辦，倒不如我先叫他把我放開，有什麼話回頭再說，遂叫了一

聲莫小姐，我的兩件事，你既然應允，這個親事我也算答應了，你想法子把我救出去吧，莫定金一

想，看還是沒有鑰匙，這時真沒有法子開，有心用鐵棍把木籠打開，又怕把白義打死，猛然間想

起看守的生軍，他們准有鑰匙，我何不將他等捉住，木籠豈不就開了嗎？想到這裏，告訴白義

起看守的生軍，他們准有鑰匙，我何不將他等捉住，木籠豈不就開了嗎？想到這裏，告訴白義

道：你且等一會，我取鑰匙。回頭給你開木籠。白義點頭。莫定金轉身出去。各處尋找方才看守白義的生番。這個時候又是黑夜裏。上那裏找去。在府衙裏繞了幾圈灣兒。也沒找着生番。心裏非常着急。慢又想出一個法子來。何不找一塊大石頭去打呢。裏面的人也受不了傷。豈不是妙法嗎。想到這裏遂找了一塊大石頭。仍然回歸小東院。到了門口一看。雙門緊閉。莫錠金心中納悶。這是什麼人把門關上了呢。許是看守的生番。看着我來。他們又來了。這可算是真巧。我將他們拿住。回頭好叫他們開木籠。莫錠金想到這裏。抱着一塊大石頭。手中還拿一條鐵棍。推開了門邁步往裏走。看了看並無人聲。連燈光也沒有了。這丫頭一看着急。趕緊奔廊簷下一看。再找木籠以及白義。一點踪跡皆無。莫錠金一看。只急得頓足長嘆了一聲。撒手把石頭扔在地下。眼看着廊簷下站在那裏發怔。怔够了多時也想不到這個木籠跟白義被何人盜去。莫錠金掉號又名傻子頭。這個地方這才都不愧傻子頭之名。這乃是明明白白的一段事。他就會不知道。自從他把衆生番打散之後。他自己進到院中。許人不識是隱搖在旁邊。從中有個頭兒向着衆人說道：這個丫頭我沒見過他。我略聽人說過。元帥倒是行這麼一個姑娘。咱們此時還不能去報告。皆因沒有用所以然來。單等他到這裏面一棍把白義打死。他決不能在這裏去報告。衆人一聽齊聲說道：頭兒所說甚是有理。我們就在這裏看看去。說着話等了好半天才見大小姐出來。東張西望。就彷彿找什麼似的。看了半天才够奔前面走去。生番頭目派了一個精明強幹的兵士往後面尾隨。看齊他走遠了。頭目這才帶着弟兄們。在東小院門前這般把軍刃拾起。然後到裏面觀看。衆人一看白義也沒死。木籠也沒打壞。大弟納悶。白義一看這個光景。早就知道是他們納悶自己。沒叫那個丫頭打死。遂向衆人說道：衆位頭兒我問你們一句話。方才那個拿棍的姑娘

來到這裏作什麼你們只管實話實說 我還有要緊的事告訴你們呢 那傾日一聽 這才並不相瞞 就把莫錠金要報仇 我們習也不住口話一說 白義聞聽點點頭 謔說道 你們不是把實話跟我說了嗎 我也別瞞你們 遂就把莫錠金當面說親的話一發 直說他出去找看守人要鑰匙 回頭好救我回去 衆人一聽遂說道 這可怎麼好 要下然我們把你放了 跟大小姐成親吧 俗語說的好 寧折十座廟 不破一段婚 你要有意跟他成親 大概吾們要是把條放了 也落不了多大不是 白義一聽遂說道 得了得了 別往下說了 我告訴你們一個主意 趕快連籠帶我 你們幾個人設法抬到別處 也自來找尋吾 也說完了也省得給你們看見幾個添麻煩 頭兒一耳遂說道 這個主意太好了 李呀夥計們 請吾我把木籠抬到受院花磚架底下 黑夜之間他決找不到大家 這才七手八脚 推白義挪到後院葡萄架底下 衆人左右邊看 打發一個到前面看去 靜着那莫錠金那夥計回來 好叫他一回到這裏來 攪了頭二次來到小東院 一看白義丟失 當時無計可想 猛然間自言自說說道 我有法子了 反正明天走馬換將 我到中途路上一等 只要在我面前一過 無論是誰押吾 我也把他劫下 到那時我們二人可成親不遲 攪了頭把主意拿妥 並不再找 手提大鐵桿 一直回歸自己的臥室 衆生番聽到二更後 不見動靜 這才慢慢 把白義抬進了小東院 頭一名頭目可就此事報告他的官長 官長一聽 事官重大 稟元帥也不好看不稟也不好 倒之如巖巖看守 等到天明搭着往陣前一走 可就完了 衆生番 一聽有理 大家連覺也不睡 就這麼瞪眼看白義一夜 還真好這一夜的工夫 攪了頭都沒來 到了第二天天亮 莫元帥點兵頭前走 傳下令來叫生番 搭着白義在後面走 將然出離湖州城 走了不到三里地 生番 搭着白義正然往前走 來在一帶小樹林 走在樹林切近 嚇的一聲由裡面竄出一個人

來 手拿鐵棍 攔住道路 生番軍一看 正是傻丫頭莫統金 准知道他是前來劫白義 隨着有人
喊叫 可了不得了 來了劫差事的入 莫統金一聽 他高聲喊嚷 不由得心怒 趕上前來手起棍
落 打死了一個 其餘的一看 這個丫頭好厲害 扔下了白義撒腿就跑 莫統金並過不生番 遂
伸手把白義扶起來就走 生番 當時慌不擇路 全都落荒而逃 容着莫統金走遠 他們這才順路
追趕元帥大隊 前去報信不表 單說傻丫頭一口氣就把白義挾進了潮州城 來到府衙他也知道走
前門 叫大衆看着不好看 再說這怕有人給他洩露 故此他繞走後門 進府衙到了西跨院自己的
臥室 把白義放在床上 先把他身上的軍刃暗器 全都摘下來 鎖在一個大櫃裡 然後又把腳上
的綁繩鬆開單單留下剪臂的繩兒不解 莫統金向白義問道 你既是真心有意跟我成親 你真是真
心 趁早說實話 昨夜晚間你爲什麼藏起 白義聞聽不但不生氣 反側暗笑 天地間真有這種混
人 我被困在木籠裡 他說我自己藏起來的 想罷叫了一聲莫統金 你要問昨天晚間 是這麼
回事 皆因你走了他們把我藏起來了 你既然打算跟你成親 爲什麼還不把綁繩給我解開呢 白
義有白義心 由天明生番 把自己的軍刃暗器 全解給自己帶在身上 四馬攢蹄細好 搭着就走
白義知道到了陣前 帶下裏一換自己這命算是活了 及走至在中途遇劫 白義並不着急 心
說你這次要是把表劫回城中 可是我白義的一個機會 頭一樣也不在木籠裏裝着了 只要叫丫頭
一解綁繩就得了 再者說自己的軍刃暗器全都在身上 你不敢放我全則罷了 只要放我憑我手中雙
黨 腰間十二頭月牙鏢 我還要在潮州城內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心裏想着 莫統金隨着自己
進城 到了城中 莫統金隨着自己軍刃全都鎖在櫃裏 心說這叫哄小孩 那個櫃如何能擋的
住我 後來又給自己解綁繩 白義才叫他親自自己剪臂的繩子解開 莫統金看着白義一笑道 我解

開倒不難 你可別跑哇 白義帶笑說道 就憑你 要跟我成親 我還能够跑嗎 莫綻金聞聽 只是傻笑 可不給他解綁繩 白義這才向他說 你要不給我鬆開 你就算是沒有真心 莫綻金走過來 臉挨臉跟白義說道 你別生氣 我是真心 就是怕你跑了 反正咱們在這裏也不能拜天地 我到外面讓人把房收拾好了 回頭再把你叫了去我暫要若把你綁繩一鬆 咱們二人立刻就拜天地 要不然找心裏總不放心 我暫時先把你藏在櫃裏面 等着把房收拾好了 我再來叫你 說着話把靠山牆大櫃打開 叫白義到裏面躲藏 白義一看 叫了一聲莫綻金 你要把我裝在櫃內 一蓋櫃蓋可就把我悶死了 傻丫頭一聽 翻了翻白眼 聽白義所說之話 似乎有理 遂說道不要緊 回手抄起大鐵棍 來到櫃的切近 用力往下一戮 吧的一聲 把櫃底戮了一個大窟窿 遂說道 你進去吧 這就悶不死了 這麼大的少年英雄 解了白義 皆因倒剪二臂 萬般無奈 只得邁腿跳入進了櫃中 傻丫頭把櫃蓋蓋好 回手取了一把大鎖 咯吧一聲 將鎖鎖好 才轉身到外面 找人跟隨出府衙尋找民房 暫且不表 單說莫子超在兩軍陣前 左等也不見將白義搭來 右等也不見搭來 後來得着信 才知道白義被他的大女兒莫綻金劫去 他一聽不由得臉上冒火 遂說了一個假話 要求勝三爺明天再換 這才收兵回城 莫雁頭了城內府衙 先到後面就把莫綻金劫去白聲的話 向着趙氏夫人一說 叫趙氏去拿他的姑娘去 趙氏一聽說好女兒 兄弟被擒全都不顧 你竟敢把被擒人劫去 老太太氣忿忿的 叫丫環去請二姑娘莫綻玉 工夫不大 二小姐來到 叫了一聲娘 你叫女兒有什麼事 趙氏一見二姑娘 未曾開言 先嘆了一口氣 遂就把莫綻金如何如何搶走差事的話一說 綻玉一聽 遂說道 這個事沒有多大難處 打了發人前去看看 究竟他把那匪人代那裏去 然後再把話跟他說明 叫他將白義細出就是了

趙氏一聽說道：「此事非孩子你辦不成。」絳玉聞聽又可氣又可笑，遂先打發丫環到大小姐那裏看看他作什麼。回頭報我知道。丫頭答應一聲，出離了上房屋，一直奔西跨院，到了大小姐屋內一看，連個人影都沒有。丫頭回先跟二小姐實話實說，絳玉聞聽就是一皺眉，一連派了好幾次前去窺探。姑終沒有人。二小姐知道其中准有事，遂到趙氏屋裏道：「你別着急，待孩子我親自看去。」趙氏點頭，絳玉跟隨丫頭直奔西跨院，要說這個西跨院裏面主人，可就是絳金一個人，其餘的都是丫頭女僕。二姑娘絳玉跟邱氏三娘，還有何清的兩個女兒，何彩霞、何月霞，這娘兒幾位都全住在東跨院，中院上房裏就是趙氏太太在居住，皆因絳金混濁、狂悖，由歷沒有人跟他在一處同居。絳玉心中暗想：「也許是這個傻丫頭，怕西跨院人多不方便，將被擒之人藏到別處去。」又想他沒有地方去，這可都是叫人納悶。一面想着，來到了西跨院，先到絳金的屋內。

看了看，倒是沒有什麼破綻，就是自己的姐兒跟他的軍刃全都不見，再看床上放着兩條繩子，絳玉他乃是肅明女，他一見這個繩子，准知道是在這屋裏的綁，想罷，叫丫頭把本院的僕婦等全都叫來。二小姐連問帶吓嚇一問，其中有一個人把實話說出來。大小姐出去找房，劫回來那個人放在這個屋內，我不知道在那裏，這就是真情實話。二小姐回頭可千萬別說是我們說的，要是叫大小姐知道了，連咱全都不活了。絳玉聞聽向衆僕婦說道：「沒有你們的事，他要來了，全有我呢。」遂叫衆丫頭搜查，倒着看這個人藏在那裏。絳玉住的這個屋子是兩明一暗，丫頭等就在門後床底下，各塊一找，全都沒有。二小姐正納悶，一眼看見地下這個大的櫃子，叫丫頭找來鐵條，把櫃上的鼻子起下來，掀開櫃蓋一看，果然裏面躺着一個人，倒剪着二臂。二小姐說了一聲：「看擒之人快出來，我有話問你。」白義自從進入櫃內，下面有個窟窿，雖然說悶不死，可是裏面也不好。

受 綻玉等到了屋中 他以為是傻了頭回來了呢 後來聽了聽人聲吵雜 知道這個事犯了 可心中然駭怕 就聽屋中有人說搜查 搜來搜去 可就搜到大櫃這裏 外面有人啓櫃鼻的時候 白義在裏面不知不覺外心裏只是嘖嘖嘖嘖的跳 等着人家把櫃打開 叫他出來 白義只得一挺身就跳到了外面 莫綻玉用眼睛看了看白義 這才恍然大悟 怨不得我那位姐姐拚着命去搶他 原來他有如此的美貌 綻玉微然一怔 遂說道 你姓字名誰 因何來到這裏 趕緊實話實說 若情有所願 或者能饒你性命 如果無情無理 稟知我的天倫 定然將你結果性命 白義一聽微微的用眼一看 但見一個諍話的女子 柳眉杏眼 桃腮芙蓉面 長得如花似玉 俊美之中帶着一番正氣 所說的話又是光明正大 自己由心裏起了一份敬愛之心 不覺意動 就把自己所遇 一句話不瞞 對着二姑娘細說了一遍 二姑娘聽完 點了點頭 吩咐一聲叫衆丫頭把白義帶到我的東跨院 我另有分派 二小姐也是怕綻玉一時回來 不跟他打第份竊塗架 這才把白義帶到東跨院 來到自己房中 就叫白義坐 白義也不客氣 倒剪被二書 將身坐在椅子上 二小姐也在對面落坐 遂叫了一聲白義 我今天跟你有句話 打算各憑良心辦事 但不知你願與不願 白義聞聽他還是想那啦 他以為二姑娘也不意跟他當面求親 暗想道 真要趁人生在世 娶這般一個妻室 人品是人品 聰明是聰明 言談是言談 不真不枉作一世男子 想到這裏 遂叫了一聲小姐 但不知你是莫元帥的什麼人 有話只管吩咐 白義願聞 二小姐聞聽臉上一紅 你要問我 方才却你的那位傻姑娘 那是我的親胞姐 白義聞聽 就是一楞 請想到 俗語說一 娘生九子 九子各別 這才是一點也不假 他們親姐妹兩個 竟相差有天淵之別 白義正然思想 就聽二小姐說道 在兩軍陣前雙方各自被擒一將 本來打算今天早晨 兩下裏走馬換將 沒想到被我的白義

在中途路上將你接回來 故此我那三哥守智也未會換回來 事已至此 我有句話要跟你說 我打算把你私自放走 如果你出離了潮州城 回到大清營 你能將我二哥放回不能 白義一聽 不出得納悶 遂說道二小姐 按說被獲之人 只有一死而已 就沒打算生還 既然兩下裡相約 要走馬換將 這個事願意不願意 可就全不在被獲之人了 雖然今天被大小姐搶回 我請問一句不會再明天還按着換嗎 二小姐此時你要把我放走 叫我自己回大清營 然後又叫我於放令兄 這個事到是容易 但不知爲什麼放着光明正大不辦 偏偏然這變私放呢 二小姐綻玉一聽白義所說之話 當爲有理 這才接着說道 白義你但知其一 不知其二 頭一樣你在這裡持長了 恐怕還出別的事 再說我的家門不幸 出了這那無恥的姐姐 不用說我爹爹業已在大衆面前 用言語遮蓋 倘若明天再接着走馬換將 豈不叫衆人疑向 故此我想出這個法子來 說打算把你放開 我問你一句話 你回去能不能將我三哥放回 咱們說話可要口與心合 萬不可口事心非 白義在中途被劫回城 本就有心在城中作一番驚人的事業 今聽二姑娘如此說道 我何不趁着這個機會 叫他把我放開 再者說要回到俠義營把話說明 勝三爺也未必不允許釋放守智 想道這裏遂說道 原來從中有這些麻煩 既然如此 就請將綁繩解開 我准能將令兄放回 二小姐一聽說道 上有皇天 下有后土 咱們可是君子一言 白義說道 決不失信 將話說至此處 二小姐走上前來 那個意思要給白義伸手解綁繩 又一想不對 男女接受不親 這還別說 一個屋裏雖然有了頭等人 那總算是你自己的人 俗語說兩個人爲私 三個人爲官 我何不再找兩位來 把此事換大家說明 叫他們從中作個見証 豈不免去了閒言閒語 想到這裏 這才二次將身坐下 吩咐一聲到東廂房 請何家的姐妹 就提我請他有要緊的事 立時就來千萬別耽誤 丫頭答應一聲轉身出去

工夫不大 由打外面進來了兩位嬌艷的大姑娘 花容月貌 不亞如莫二小姐 來到裏面一看 下垂首椅子上坐一位青年男子 何氏姐妹止住了脚步 那個意思要出去 二小姐趕緊說道 二位姐姐請坐 我有言相求 那兩個女子 只得挨着莫綻玉肩下落坐 雖問道 但不知二姐姐有何事呼喊我們兩個人 莫綻玉遂就把爺軍陣前各拿一人 約定走馬換將 莫綻玉如是在中路將白義搶回 我聽我母親對我說知 我在綻金房內收出自義 現在我打算將還白義放回大清營 叫他回去 釋放我的哥哥莫守智 皆因屋中並沒有旁人鑑証 恐怕事後身負嫌疑 特約二位姐姐來作鑑証 白義在旁一聽 二小姐作事這才叫光明正大 不由得暗含佩服 何氏姐妹可就不然了 把前後言語聽明 心中一想 是了 大姑娘彩霞推了二姑娘月霞一把 然後姐妹二人相對一笑 你猜這二位小姐想到那裏去了 他二人一看白義品分貌相 真是粉粧玉琢 並且是年年青青 跟莫二小姐恰似天生一對什藕 不用說他二人業已相約停妥 恐的是日後有人問他們二人是對面說的親 故此將我們姐妹找了來 不過叫我們作個來人 想到這裏 大姑娘彩霞向莫綻玉一努咀 然後站起身形往外就走 二小姐不知什麼事 你得在後面跟隨 不表這兩個人 單說月霞二姑娘 看看二人走後 這才向白義說道 你們兩個人說妥了沒有 白義一聽摸不着頭腦 還當他是問放他回營的那段事 遂答應一聲不錯 倒是雖然把話說明 然後才請你們二位來的 何二小姐一聽 不由得點了頭 心說怎麼樣 果然不出我們所居料 這才接着問道 既然把話說明 你倒願意不願意呢 依我說 趁早點頭答應 這可就是個好機關 白義接着說道 我自己答應了 二姑娘聽罷 心中喜悅 遂說道 既然如此 我們姐妹就算是媒人 這才算你們兩個人對面說親 白義一聽 聽唔了一聲 心中這是怎麼句話 將然要問 一看二姑娘把話說完 站起身形 三步兩步够奔外

面去了 到了東廂房一看莫綰玉跟自己姐姐在屋內說話 原來彩霞姑娘把莫綰玉叫出去 一直够奔自己的臥房 到了屋中落坐 何大小姐就把自己所猜之事 向着莫綰玉一問 莫二姑娘臊得臉通紅 雖又把自己放白義那份苦心 又說了一遍 你要說別的事 連半點也沒有 彩霞不信 兩個人正在分辨之時 這工夫何二姑娘到了 遂就把方才跟白義所說的話 當着兩個人一說 白義怎麼點頭答應 何彩霞一聽 用手點指叫了一聲二姊妹 你還說什麼此時莫綰玉是又氣又急 滿面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何家二位姑娘你一言我一言 都是說白義怎麼不錯 你們二人乃是天配良緣 有我們姊妹從中作大寶大保 就是伯父伯母那一方面 他們也不能說出別的來 說這是咱們屋裏沒有外人 二小姐你還能作一言子姑娘不成 早早晚晚也得有這樣一舉 要憑伯父在外面選 恐怕也選不着這麼一位體面的 俗語有句話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本來綰玉姑娘今年已十九歲 對於自己的終身 倒是很走心 今被何家二位姑娘說道 心中小鹿突突亂跳 暗想道 真要是將白義這麼個女婿 可稱得起償我平生之願 羞羞答答的這個話 怎麼能夠說的出口來呢 想道這裏 這才隨着二位姊妹既盡看着白義不錯 我從中不論給你們那位作伐怎麼樣 彩霞月霞就一聽 齊聲說道 姊妹既然有這番美意 此事成就之後 求你們兩口子留心就是了 咱們別緊在這裏說話了 冷淡了二姐夫 倒顯着不合適 彩霞把話說完 站起身形 直够奔西配房 見着白義帶笑說道 按規矩說 就不應當見面 我們是大寶大保這就不能那麼說了 既然話已說完 也應該把你這邦鬆了 白義一聽不對 趕緊問道 剛才那一位小姐所說的話 我就不明白 將然要問他已然走了 究竟說這是那裏話 望求明言示知 彩霞聞聽一怔 遂說道 我的妹妹方才不是問明白你了嗎 你與莫二小姐當妥親事 自出我姊妹二人從中爲媒 怎

麼你這工夫又說不知道呢 白義一聽 趕緊用言語分辯 就把方才跟二姑娘所說的話 從頭至尾 又對姑娘說了一回 何彩霞一聽 心中這才明白 才知道莫白玉對自己所說並未提親之話實非謊言 你說事已至此 難道說還罷了不說嗎 想到這裏 遂向白義說道 這一段事才叫陰錯陽差 這麼看起來當然是你們二人前生有緣 你就將錯就錯吧 白義一聽 連連搖頭說道 這我可不能答應 到不是別的 皆因我是我兩軍陣前被擒之人 如果在此招親 豈不是臨陣收妻嗎 我打算我們俠義營大清營元帥不加罪於我 也叫老少羣雄小看我白義不是英雄 你們幾位小姐這份美意 我白義領情謝謝了 何彩霞一聽 把兩目往下一沉 叫了一聲白義 我可告訴你 男女結婚之事 這并不是兒戲之事 在你們男子方面 固然是 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 也沒有什麼 我們作姑娘的 可不能那麼說了 我們三造對面說的明明白白 這時你要不答應 豈不要把人家綻玉姑娘羞死 說我可是跟你說明白了 答應不答應隨你便 世界上的事情 真不能把這有緣說成迷信 自從白義見着莫綻玉之時 見地他容顏俊美 就起了一份愛心 後來又一聽他所說的話 又添了一份敬重 此時一聽何家姊妹如此說法 當真我要不答應 豈不虧負了他這份美意 再者說真要因此出了意外 我於心實在不忍 都要是答應了 又怕兩國如仇敵 這們親事做不妥 想到這裏左右為難 想够多時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何彩霞在旁邊等的着急 遂說道 你看你是一個男子漢 連一句痛快話都不會說 願意不願意 你倒是說一句 白義被逼的無法 只得把心一橫 心說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答應了 回頭再說 想可是這麼想 話剛到舌尖臉一紅 並沒說出一句來 何彩霞一看這般光景 心中明白 准知道他是有心答應了 這才不等他答言 轉身够奔東廂房 見着莫綻玉就把陰錯陽差之話 說了一遍 看起來你們二人這才算天作之合 我們姊妹算是

大寶大媒 莫大小姐可算是媒人 要是沒有他你們二人也成不了夫婦 二姐姐你別在這裏待着了 咱們一同到西廂房 你把綁細給他解開 回頭還有話說 你別看剛才綻玉姑娘那樣的洒脫 到如今有了這般幾句話 倒覺奇怪不好意思的 何家姐妹拉拉扯扯 推推擁擁 把莫二姑娘陪着西廂房 到了裏面 何氏姐倆非叫綻玉親解其綁不可 二小姐那裏肯解 彩霞在旁邊說道 將來子但是解繩 銀不定解什麼呢 何必這樣性性怏怏 辛虧你還是大家主兒的姑娘 怎麼這樣小家姐氣 莫綻玉一想 既然點頭答應的將來就是夫婦 何必這樣拘束呢 想到這裏遂說道 二位姐不要多說少道的 我給你解綁就是了 月霞姑娘最壞不過 湊插言說說 他是誰唔 這一句話不要緊 臊得綻玉面紅過耳 彩霞把自己的妹妹推了一把 綻玉走至在白義的跟前 用手一拉他的肩頭 白義早已躲的躲頭 人家用手一拉 自己不知不覺可早把身形轉了過去 綻玉姑娘把白義的綁繩解開 將那繩子往地下一扔 何月霞向白義說說 你可是三十多歲的小夥子 人家是二十來歲未用開天大姑娘 男女接接不親 你也不能不懂 二小姐親自把綁繩給你解開 如果你要從此負心 皇天后土當然不祐 將着說完 拉何二姐的衣襟轉身就走 何大姑娘他的意思也沒有別的 不過是叫他們小夫小婦叙叙哀腸 想個法子日後怎樣能够團圓 又誰知莫綻玉可錯會意了 一看他們姐妹要走 三步兩步趕上前去 一把携住他們 叫了一聲二位姐姐 你們要從有一走 那分明是有意陷害我莫綻玉 別的法子我也沒有 只可把劍自刎我二位姐姐面前 何氏姐妹一聽綻玉真急了 只得止住脚步 笑嘻嘻的說道 這個時候拉着我們 有朝一日我們要不走 你就該趕我你了 綻玉說道 二位姐姐不要要笑 他在此莫不能久待 你我想個法子 怎麼把他放走 頭一節他回去好釋回三哥 再者說他要是待長了 我那傻姐姐回來 沒有不找 倘若找

這裏 那可 怎麼辦 何大小姐 聞聽一笑 他找來 也不要緊 綻玉說道
兀別說笑話 趕快想個法子叫他走才好 何大姑娘叫了一聲二姐姐 這麼一說就讓走了 他跟
們是兩國的仇敵 如果沒有相當的法子 將來這個親事怎麼辦呢 莫綻玉一聽 恍然大悟 心
我這才是遇津則迷 要不是何家姐姐提醒 幾乎倒把這件事忘了 想到這裡 也是個急動兒
羞恥也忘了 遂向白義說道 你回到清營 頭一件要緊的事放於三哥回城 可是今天你不用去
明天早晨再走 你由府裏出去 出東門約有二三里 那裏有一帶風梨樹 俟着樹林子就是甘蔗
你就到風梨樹林一等 二更以後我必然前去 白義聞聽點了點頭 何家姊妹出主意 叫莫綻
趕到跨院綻金的屋裏 把白義的軍刃暗器設法盜出來 好叫白義帶話走 綻玉答應一聲轉身出
一 來那西跨院一看 也真巧綻金還未回來 二小姐到了房中 白義已然告訴白明 就在順門的
以內 伸手把鎖搶住 用手一擦咯吧一聲 已然把鎖打落 打開櫃蓋一看 一對鳳翅黨 十二隻
月牙鏢 一樣也不短 二小姐拿在手中 一直回歸東跨院 到了自己房中 將軍刃交給白義
白義當時全都帶在身旁 並未叫廚房預備飯 不過把姑娘房中的點心取出來 命了頭炒了一壺
茶 讓白義吃點心略爲充飢 白義也不客氣 遂吃了點心 喝了一壺茶 綻玉囑咐快去趕 千萬
記住了風梨樹林 白義點頭 跟何家二位小姐告辭 一直出了東跨院 此時天的時候也就在微然
黃昏 要是竄房越脊往外走恐怕被人看見 倒多有不便 這才在一所小客廳 後隱着 天到掌燈
後 白義要走可就走了 他自己一想 我既然深入虎口 何不辦一件驚天動地的本事 回至俠
義營 也顯着有光 想了想倒不如設法 將老王爺的上方寶劍盜回去 豈不是大功一件 主意拿
定隱在房上 單等夜靜更深 人家睡了覺 自己再下來動手盜劍 一直候到二更過 仍然是出來

不了 來往的人不絕 白義無法 只可耐着性在房上等着 正然隱着身形等候 猛然間聽見中院有梆鏗的聲音 白義不由的就是一怔 在暗中竄房越脊够奔中院窺探 白義不看則可 這一看可了不得的了 在院子當中站着的正是三俠 四週圍生番 用亂箭齊射 脊脊對脊脊 三口刃分面打雕 翎白義一看這要是工夫一長 焉有三俠的命在 這才不敢怠慢 亮一對雁翅黨由上下來 一句話也沒說 舞動雙董够奔衆番來 弓箭這一亂 三俠乘機各自上房 就連白義也縱上房來 賈明跟香五正然無計可施 來看 了這麼一位不儀 闖關救了三俠 這小哥兒兩個才放心 衆人剛縱道房上 莫雁將海晏吩咐一聲追 就在這個工夫 東跨院一陣大亂 五怪不知是什麼事 顧不得追趕三俠 三爺等也不知東院是什麼事 還恐怕是賊人請來了援兵 老少各自一打手勢 暗竄房越脊奔東跨院 來到東跨院上房奔就隱住身形 伸頭往下面一看 喝 好熱鬧 三位如似玉的姑娘 一位青年的少婦 後面還有一個類似夜叉的姑娘 手拿一條鐵棍 站在那裏叫罵 那兩姑娘每人掌中一口寶劍 那兩個意思要跟使鐵棍的一死相拚 少婦跟那一位姑娘全都徒手拿軍刃 在當中遮攔把看那個樣子是勸架 就聽使鐵棍的姑娘 扯開破嗓叫喚 高聲喝喊 們兩個姿不把我我的小白臉放出來 我跟你沒完 勝三爺在暗中觀看 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莫統金自己從來自義劫回去 鎖在了自己的大櫃裏 自己到外面去找房 只帶了自己一個奴才頭 在東門裡找妥了一所房子 奴才頭也是傻心眼 他一想剛才我劫那個小白臉回來的時候 那時衆人還真不知道呢 這工夫我爹爹收兵回來 還能不追問這個事 我要一回去領他 豈不是被他們捉住嗎 倒不如我在這裏躲藏 先把小白臉鎖在麼翎多 他們也不知道 單到了晚間 差不多他們都睡了覺 我再偷着回去將他領道這了 傻那裡用 了頭的打算

打算 他可沒有想到被人 姑娘放走 故此他一天也沒回家 直到天交二更綻金手拿鐵棍回歸府衙門 到西苑院 自己的屋中一看漆黑 任什麼也看不見 他並未取火 點燈 由腰間取出鑰匙出 打算開他櫃上的鎖 來到近前用手一摸 就是一怔 皆因櫃蓋並未開着 傻丫頭趕緊伸手摸不着人 一邊摸一邊叫 我說你在那裡呢 一連問了好幾聲 也沒人答應 用手摸也摸不着人 莫綻金這時候真急了 立刻喊來了丫頭婆子 吩咐一聲快點燈 衆人將燈掌上 看 沒有啦 他的軍刃暗器也皆不見了 傻丫頭連急帶氣 不住的緊踏雙足 瞪着眼問大衆丫頭婆子 你們誰看見何人到我屋裡來了 衆人 心說 又怕惹不起這二小姐 要不說還是無法塘這個傻丫頭 真就對人急了胡說 叫了一聲大小姐 你要問就是何家二位小姐到這裡來了 莫綻金一所隨着把掃帚眉一立 雙眼圓翻 遂說了一聲不要臉的東西 竟取偷走了我的小白臉 說着話氣狼狼手拿大鐵棍 走出來 直奔東跨院 來到東房門外 不敢進屋 遂在門首大聲喊叫 姓何的你們這兩個小丫頭不要臉 偷盜我的人 難道說就算完了不成 趁早給我放出來 若不然我打進去 要你們兩個丫頭的命 何氏姐妹兩個自從幫莫綻金放走了白義 兩個人回到屋中 互相計議 二姑娘叫了一聲姊姊 你看見了沒有 人家莫家二姊姊 今天晚間私自奔奔城外跟義白相背而去 這就算是終身有靠 你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塊地 你們又沒親娘 指着爹爹他老人家整天的運籌軍事 怎能想到咱們兩個人的身上 大姑娘一聽 叫一聲妹妹 難得你還有這個心思 既然你跟我同心 你過來我告訴你 二姑娘走至在切近 二人交頭接耳說了幾句 二姑娘聞聽 連連點頭 遂說道姊姊 我情願相隨 兩個人計議妥當 吩咐了頭開晚飯 這才吃完了晚飯 猛然間見外面有人叫何家不要臉的兩個丫頭 彩霞月霞一聽 知道

這是莫綻金的聲音。姐兒兩個知道他是得找白義而來。可有一節。你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你竟找到我們這人這裡。這個丫頭平素就以爲他掌中一條鐵棍。武術高強。對於這一羣姐妹。就有些個欺壓的性質。今天索興也明明白白的欺服到咱們的頭上來。若是不給他個厲害。他也不知道咱們姐妹是何如人也。姐妹二人想罷。各自把衣服收拾俐落。換好了軟幫底鞋。響環首飾。摘下來。用絹帕罩頭。每人手擎一口寶劍。由打屋中闖將出來。何彩霞用手點指莫綻金。你滿口胡說八道。究竟所爲何事。難道說你看着我們姐妹好欺侮不成嗎。什麼白臉。小白臉是什麼玩藝。平常誰理過你。你這不是無緣無故的找尋人嗎。莫綻金一聽。遂高聲說。你不用嘴巧。不把我說小白臉找出來。你看若沒有。我玉中的鐵棍。可不認得你們兩個人是誰。何家姐妹聞言大怒。道。莫綻金。你還別倚仗着你的武術欺人。難說說我們怕你不成嗎。綻玉一聽。遂說了一聲好。叫你看着我的厲害。說着話。趕步向前。舉棍够奔何彩霞。蓋頭便碰。大姑娘看棍離切近。身形一閃。擺寶劍够奔莫綻金咽喉。就剩。便丫頭撒棍躲寶劍。何月霞隨後。雙手捧劍。够奔便丫頭腰脊骨。引來。便姑娘趕緊把鐵棍用中懷抱月的架式。棍隨人轉。向着月霞的寶劍往外一推。二姑娘撒劍。再往裡進招。三個人真就打在一處。別看便丫頭力敵何家姐妹。毫無懼色。還幸虧何家姐妹。一兩個人。要不然還不是可莫綻金的敵手。他們三個人也說打了五六個回合。這王夫邱氏三娘。姑娘莫綻玉。全都得着了信。娘兒兩到了外衙。徒弟够奔當中相攔。邱氏三娘攔住了何家姐妹。莫綻玉攔住他的姐姐莫綻金。大家何家姐妹一看邱氏三娘相攔。趕緊撒劍。將身形站穩。莫綻他可不。綻玉越攔他是越上闖。後來一看闖不上去。遂說道。綻玉你是個丫頭。再要攔我。攔可要用棍打你。綻玉說你有什麼話說明白了。回頭再打還晚嗎。正在五個人相攔之時。這巧夫

全都趕到 何清跟莫雁一看 原來是小女兒們打起來了 這才趕緊過去 各人叫住各人的女
彩霞月霞一看爹爹到了 放聲大哭 莫綻金還在那裡不住的叫罵 何清說道大哥 您問問到
「爲什麼打起來的 說完了回頭又問自己的兩個女兒 因為什麼 彩霞月霞並不說話 只是哭
啼 就聽莫綻金跟他爹爹說道 莫老頭子 您要問告訴您 你們在兩軍陣所擒的那個人 我
他不錯 劫回來鎖我的櫃裡 打算等一天晚 跟他拜天地 何家這兩個丫頭把他給
走了 就因爲這個 你們誰來了也不成 他不把我的他放出來完不了 何清在旁邊 把面
往下一沉 叫了一聲大哥 你可不對 養活孩兒不教訓他 他那麼大的姑娘 滿口說的是什
話 你自己不嬌難看嗎 又把我的女兒拉扯上 可也不是我何清說句大話 我的女兒雖然說沒
親 我准保半點劣行也沒有 要是別的事 我可也就不出話了 此事離乎名節 我也不能不說
既然說我的女兒劫搶他的人 可以這屋裡搜去 如結搜出人來 我馬上手起劍落 把我的這
個丫頭結果性命 如果搜不出來 大哥你可得管教你的女兒 何清何太元 要不然可是不敢說這
個橫的話 就皆因方才自義園裡圍他已然看見了 准知道莫綻金所說的准是自護 別說我的女兒
沒像他的人 就是像了 自義已走 那就算是臟證皆無 故此才敢說這這硬硬的話 莫雁這個
人一輩子沒主意 聽何清說了這片言語 遂衝着莫綻金把眼一瞪說 敢無恥的丫頭 還不敢趕快
給我滾開 莫綻金那個玩石一般的人 他真不管三七二十一 聽人何清叫搜 他非要到何家姑娘
屋搜去 不可 何清說道 寒寒來搜搜道好 莫雁攔住綻金 准知道搜不出來 莫綻金不肯聽
莫元帥着急說道 如果再不不然 我就一鞭將你打死 莫綻金一聽大怒說道 你這老頭子 你
不說相着我 反倒向着別人 你還要跟我動手 難道說我怕你不成嗎 別走接棍 話到棍到 嚇

的一聲 够奔他的父親就是一棍 老頭子真沒想到自己的親生女兒 敢拿軍刃打他 這幸虧老頭子武術不錯 趕緊把身形一閃 躲開了棍 不由得怒氣憤胸 手擎定國烏金鞭 那個意思就要跟自己的女兒動手 在旁邊的二怪 三怪 四怪等一看 趕緊過來相攔 一面吓嚇莫綻金 不許如此無理 勝三爺等出房上看得明白 一看他們大家亂七八糟 三爺一想 何不趁此時跳到下面 亮軍刃跟五怪動手 想到這裡 將然往起一挺身 就覺自己身背後吧的有人拍了一巴掌 吓的老頭子一跳趕緊回頭觀看 就見一條黑影 一直够奔西廂房而去 三爺一想 這當然是自己的人 若不然他何不暗算於我 我倒要看他是誰 想到這裏 一挺身够奔西廂房追趕下去 衆人一看三爺走 這二位俠客三位小弟兄也全都在後面跟隨 一直追出了府衙 就見那條黑影一直撲奔文廟的廟後 到了廟的後院墻 一躍身跳到了裏面 三爺等也隨着進了文廟 一看那個人站在那裏 紋絲不動 三爺問道 是那位 那人低着悄語叫了一聲勝三爺 三爺細一看不是別人 正是戲虎如貓笑面二郎飄髻雙蔣俊蔣仁德 三爺一聽 就是一怔 遂說賢弟你這山打那裏來 蔣員外聞聽一笑 遂說道三哥 不但是我自己 還有一位 說着話手插嘴唇 吞了一聲呼哨 由打殿角赤的一聲 縱出一個人來 三爺看了看 正是千里追風小劉云 書中代言 這二位可不是現在就到 由老元帥得着信 分兵湖州城 勝三爺隨同王熙王大人前去 當時計算人位 可並未將自己算上 老人家蔣俊一想 這一定是我勝三哥他跟我留着一分客氣 故此未敢叫我前去 這是你老人家可把意思錯會了 我蔣俊千里召召來到這裏 皆因你是個朋友 打算前來輔佐 如果你老有事 要是不叫我去我心裏還是真難過 心這個你老不讓我明去 難道說我就不會暗含着前去嗎 倘

若能修作一件大事 一來衆交友之道 可以在人前顯耀 臉面光榮 老員外把主意拿定 暗含着收拾行囊包裏 他這個舉動 可就被劉云打破 一聲問道 你老這打算到裏去 如果有相當的計劃 侄兒我特願去請 蔣員外一看劉云 遂低聲悄語把自己的心事 對他說明 囑咐他別洩露 料衆人知道 倒頗有麻煩 劉云點頭 遂也將各官把兵刃暗器收拾停當 送三爺等起身之後 老爺兒兩個可就由打嵩嶼動手 三爺跟着王熙等大家走 這爺兒兩個就得說是單行入 那個快慢上可就差得太多了 定下路途以上 爺兒兩個計議停妥 略爲改扮改扮行裝 一直奔潮州城 有人問 說說這是攻打惠州爲難至此 齊道這爺兒兩個來到潮州之時 正是五怪兵困潮州 圍得水洩不通 爺兒兩個等到天晚之時 暗探城營 到了城牆上攝地潛踪 不取料守城軍看見省得還有費一回麻煩 可巧這爺兒兩個上城的地方 正是軍帳後身 小便時所在 爺兒兩個到了上面 有人看見反以爲有人解手 並不注意 且坦然 這爺兒兩個由打城上下來 找隱身處藏住身形 等到天光明亮 這才在鼓樓南面找了一家店房 字號是蔣家老店 爺兒兩到了店裏 掌櫃的問 老員外假說原在西城根朋友家避難 皆因賊兵攻城太厲害 聽音駭怕 我那朋友投到親戚家中 我們爺兒倆不便跟隨 這才找店暫住 皆因我們由惠州逃出之時 走到慌疏 並未攜帶錢囊 掌櫃的又問了問貴姓 老員外通報自己名姓 掌櫃的聞說 歡喜說道 你我五百年前還是當家子呢 你們爺兒兩住在我這店裏 有錢沒錢的也不要緊 單等平定了 再回也去不晚 好爺兒兩個 自從住在蔣家老店 外面賊兵攻城 一天比一天的厲害 以等到了那天晚上潮州城失陷 蔣老員外親自賭 未敢伸手帮忙 五怪陷城之後 老員外限劉云計議 咱們千萬別離潮州城 就在這裏臥底 副元帥六兵不久也就來到 咱們爺兒兩個別閑着 每天到府衙裏探聽一次 看

着他等有什麼機密。大兵到底打城打不開。我勝三哥等夜間沒有個不來。他們來的時候。咱們暗含着把底細一說。算得潮州豈不是易如反掌。劉云點頭。爺兒兩個每天晚間三更天。必然要到府衙探聽一番。這天老員外到了府衙。際逢身形觀看。有人給莫子超寄書。封書信。莫子超看完了之後。可就收至在廳房屋架几上木匣裡。廳房屋中木架無人睡覺。蔣俊等聽走後。暗含着山打後窗戶逃去。兩裏面將書信盜出來。帶在膝間。回在店房之中。在燈下觀看。原來是大元帥俞德俞樂山給莫雁雁密信。雖然說是書信。也可算爲命令。裏面也沒有多少話。就是告訴莫雁雁等起兵走韓江口到廈門。跟張其善會合一處共擊大清兵。如果够設法走旱路往神攻打。最好是抄入清兵前後路。見信急速起兵的意思。下蓋大元帥的官防。老爺兒兩個看罷。仍然把書信收好。每天還去前去探聽。今晚間爺兒兩個回來。蔣老員外劉云在文廟等候。自己許去探聽。消息是多照風。故此一個人前去。爺兒兩個有個約會。倘若遲遲。更不回來。當然在裏面就過了事。你不用前去解救。不過去探聽探聽。就已被獲。也不緊。只好等勝三爺來到。對他說明。再設法解救。每天如是。老頭子將然來到府衙。猛然間聽見東跨院有喧嘩之聲音。這才竄房越脊前來。正趕上三爺要下去。跟五怪動手。蔣員外趕緊過來。拍三爺一把。把三爺引到了外面。老人家把話聽完。遂說與蔣賢弟。當時五怪自相擾亂。聽覺要下去。可也是個機會。爲什麼賢弟不讓我下去。老員外開聽。笑了一聲。三哥。當然一句話。好虎打不過羣狼。下去也未必能討了公道。再說就有算打勝。難道說還取的了潮州城嗎。小弟這裡有一條妙計。能保得潮州城不費吹灰之力。三爺一下自難也。來了。所爲的可就差愈與城池。真是有妙計。將城奪過來。那可真算是奇功一件。三爺想這裡問道。賢弟你有什麼計策。趕緊快說。蔣員外這才

說道 也倒沒有別的主意 不過把我所帶來的人 全都留在城中 把話跟副元帥說明 出其不意 帶領圍攻潮州城 白晝之間人過是羊攻假戰 到了二更天 說在城中帶領衆人搶他的東門 只要把守門軍殺敗了 城門開放 我們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杆小白旗 只要看見白旗搖擺 趕緊帶人進城 此計萬無一失 三爺聞聽點了點頭 遂說道好 咱們就在明晚舉事 老頭子將然觀到這裡 就聽大殿瓦噠又一聲 這一索可把三爺吓着了 趕緊縱身上房 留神四外觀看 看了半天並無人跡 聽了聽聲香皆無 勝三爺復又跳下來 白義接着說道 也許貓跳的聲音 三爺說道 無論是什麼未能看見 也是無法 接着問白義你既然被獲 何以逃出 白義就把自己所遭所遇 對着老家說了一遍 並要求老人家回去 設法釋放三鬼 三爺點頭說道 這個容易 你只管放心吧 你們爺兒五個 就跟他們爺兒兩個回歸蔣家老店 我要出城去了 這句話將然說完 一看不見金頭虎賈明 三爺問道 你們衆位看見賈明了沒有 孟凱蕭杰一齊說道 彼時咱們在東跨院走時 賈明也隨着咱們走來 走在中途路上 可不知道他上那裡去了 三爺一想 這個孩兒愛玩皮 他自已出城也未可知 遂道說 咱們先不管他了 你們幾位回店吧 我要走了 蔣員外囑咐所娶之事 千萬別忘了 三爺答應就走 不表蔣員外帶領衆人回歸蔣家老店 單說勝三爺由文廟出來 仍然够奔來的那番城 所有的賊兵卒都不注意 老人家不費吹灰之力 順着馬路下了城 到了上面 用爬牆鎖來到外面下了絨繩一抖爬牆鎖帶好 老頭子施展夜行術够奔清營 到了營中已然 是三更過後 先見副元帥 把城中之事說明 王熙一聽從中有人臥底 非常喜悅 三爺又把白義已然逃出虎口 對着雙頭太歲白玉祥說了一遍 惟獨我們衆人出來之時 在中途路上丟失了一個賈明 將然說到這裡 外面有人答言 三大爺我回來了 大家觀看 果然賈明由外面進來 這個模

樣太難看了。渾身上下一身的泥水，肩頭上還揹着兩這大包。衆人一看，就是一怔。三爺問賈明道：「你這是由那裡來？」賈明也不隱瞞，從頭至尾說了一回。三爺聽着可氣又可笑，書中代言，自從蔣員外到了府衙，在房上拉了三爺一把，別人可全沒看見。賈明可看見了。他雖然不知道蔣員外打那裡來，皆因他看見是自己的，並未言語。三爺一走，賈明隨着衆人前去。後面走出了府衙，覺着後面有人追趕。賈明不過是一回頭的光景，再一看已然不見衆人了。後面又有人追趕他。賈明這個能耐，全仗着三俠呢。他看不見三爺衆人，別說還有人追他，就是沒有人追，賈明已走也是害怕。他心裡一追趕，賈明也顧不了擇路，順着馬路一直跑上了城牆。此時已然夜靜更深，衆守城的兵丁差不多人都睡了。又搭着賈明由裏往外走，並無人注意。來到城上，照樣用爬城鎖下城。到了下面，飛抓抖上去，回頭就跑。跑了約有半里地，扭頭回頭觀看。後面那個人追了個首尾相連。賈明一想：「我何必這變拚命的跑呢？再說在後面追趕的，我還不知他是何人也。我何不先跟他動手，看着他有多大能爲？如果不是他的敵手，再走不遲。想到這裏，把身形一站，擺一字鎖鐵杵，叫了一聲：「小子站住！咱們兩個比試比試。你打量我怕你不成？你爲何拚着命追趕我？」就見後面那個人幌身形追到了近前一看，呸了一聲說道：「原來形容奇怪，一看是金頭虎賈明，遂罵了一聲醜鬼。你把我的人，弄到那裏去了？」賈明一看，原來追趕自己的，是莫雁那個傻子頭。你說傻子頭他追趕賈明作什麼？他倒不是追賈明，皆因他正然問他的爸爸在那兒爭執，要到人家何家二位姑娘屋中去搜，就在這磨頭工夫，他看見房上一幌，正自己身上上所想的那個，他才知道他你已然給放了。有心多說兩句話，又怕走遠。他這才一聲也沒言語，縱身上房追趕。五怪弟兄也看見房上有人了，皆因知道三俠能爲用衆，恐怕用調虎之計。

再出了別的意思 倒顯着不合適 故此五怪並未追趕 這工夫邱氏三娘可追下去了 莫雁遂以
追趕慢了頭 並未注意 弟兄五個人回歸廳房 莫雁當然要問說幾句好話 不必細表 單說
慢了頭他是追趕白養 皆因在晝夜之間 到了黑暗之處 一岔眼就看不清楚 他只見前面有條黑
影 他以爲是白養了 遂拚命追趕下去 及至賈明出城 他也照樣來到城外 追趕追趕忽然間就
見前面那個人也站住了 他這才來到 切近一看 比小黑賊 反醜十二分 莫綻金一看
罵了一聲醜鬼 你正我的 弄到那裏去了 賈明一聽 准知道不是追趕自己 這才笑着
說道 我這模樣 能不錯 慢了頭咋了 他一口道 你怎麼照樣 你是什麼樣 賈明說道
我倒不是甚俊的 要是跟你比上 倒是般配 你怎麼不信 咱兩個個人 同 照去 慢了
頭聽賈明要笑自己 不由得意往上頂 賈明道 鬼別走後軍刃 賈明說了聲 我妻子就是匹
夫 莫綻金的棍蓋 賈明一看 就笑開了 說我先不告訴你如何 這個地方可是賈
明向來的脾氣 輩子就欺負兩種人 第一種是賊兵 第二種就是遇見女 賈明這個精神可就來
了 今天他一惹嫉 你這是個醜丫頭 怎麼能有多大動氣 灑灑如和單臂用力 一杵亂你棍給打飛
了 我看看你還有什麼能耐 想到這裏容着棍離匣 果然被杵上一擦耳輪中就聽噹的一聲
賈明臂膀上的微微有些麻 隨着高聲喊道 好大勁兒 說罷工夫 莫綻金乘機藏花第二棍又打來
賈明一看 不敢硬接硬架 把身形一閃 遂就他三十六棒施展開 莫綻金一看 這小子能耐還不
錯 這條杵上崩下打 裏撩外划 左攔右架 撥封叭打 上下翻滾 莫綻金也只好將自己拿手的
本事施展出來 跟金頭虎殺在一處 動手也就是三十多個照面 慢了頭止然殺的高興 猛聽賈
明說道 站住 莫綻金却知道 賈明這兩下 隨着塊棍 一擊問這醜鬼 你有什麼話快說 賈明

不慌不忙的說道：「完了，莫綻命不知道說的是那裏話。」遂說道：「真要打算完也成，除非要把我的他給我獻出來。」把話說完，再一看賈明，早已背杵撒腿就跑。莫綻金一看他走了，這個氣可就大了。身形一矮，隨後就追。一面追，一面喊：「醜鬼，我今天要是叫你跑了，我就不叫莫綻金。」說着話，脚下用力，越追越緊。賈明見他追的甚緊，堪堪就要追上。這才扭頭一看，可巧面前有一片甘蔗地。賈明逃命的心急，一直奔甘蔗地而去。到了甘蔗地，不管裏面有沒有人，一直往裡就跑。你可看着腳底下呀，只顧往前行走，沒留神，前面有一個水坑。撲咚一聲，將賈明陷了下去。本來賈明身量就不很高，再搭着這個坑深，不多不少，這泥水正齊賈明的頭頂。賈明往起一縱，沒縱起來，用手摸了摸，四外全都是滑的。賈明正然着急，就聽岸上有腳步聲音。正是莫綻金趕到了。你說也巧，他也照樣瞪着兩眼往前走。來到賈明這個地方，也是照樣陷了下去。賈明忽道：「莫綻金沒看着自己陷在泥坑裏。」賈明在底下，莫綻金上面，賈明這也不損點，他把一字鎖鐵杵一頂，耳輪就聽得噤又一聲，直奔入腹中。莫綻金當時亡命，賈明攬住他的屍首，上得岸來。賈明看了看莫綻金，早已死去多時。按說自己一死，這就完啦。賈明可不然，一看人家死了，不由得往上撞。遂說道：「我非是得打你一白零八杵不可。」說到這裡，雙手捧定鐵杵，照定莫綻金亂打。正然打得高興，猛聽外面有人說道：「姐姐你聽聽裏面，這是甚麼聲音？」賈明一聽外頭說話，那個聲音又嬌又嫩，不用看，就知道是個女人。賈明心說：「今人把我金兩虎打到盤絲洞裏了，別忙我先看看這回一共來了幾個。」賈明來到甘蔗地邊，往外一看，借着星月之光，看了個真真切切。來了三位如花似玉的女子，正是在城府衙動手的那三個賊。一個是二小姐莫綻玉，那兩個是何彩霞、何月霞。這三個人可不是一塊兒來的。這就是三俠在東跨院房上一走，莫綻金看見白義走了，各

人有各人心思 追趕下去 這個工夫何家姊妹 與二小姐莫綻玉都看見了 當時可沒追 趕緊回
到了屋中 收拾了一個大包伏 裏面完全是金銀細軟 自己准知道白義有約會 無論早晚白義他
還能不等着嗎 故此並不慌忙 包裹收拾好了 把軍刃帶好 一聲沒言語 出離了綉房 到了院
中擰身上房 由打府衙出來 所幸無人知曉 將然要够奔城牆 就見兩條黑影走的非常快 兩條黑
影過去 倏然一陣蘭麝氣味 定玉心中明白 過去的這兩個人 一定是女子 自己一想 現在兵
荒馬亂之時 別說平常人家女子的身上沒有武術 就打算有武術 他這個時候還能出來 要說府
衙裏面 除非是何家姊妹 裏面是他們兩個人 你說他們可幹什麼去 又一想 難道說 要我跟
人定約會 就不許人家跟旁人定約會嗎 我何不追趕他們問個明白 二小姐主意已定 這才身形
一矮 脚下用力 往前緊走 追到了城根下 二人繞馬道下城 綻玉也尾隨在後 早已看得清
清楚楚 正知何家姊妹二人 這時已然就來到城下 守城番軍問說 姑娘到那裏去 何家姊妹說
是追趕賊人 趕快閃開 生番軍都認得這時五將軍的二位姑娘 並不敢多攔 二位姑娘用爬城鎖
下城 綻玉趕到時 人家姊妹已然出城去了 綻玉再到了城上 生番軍就不問了 知道這三個人
是一事 全是追賊的 綻玉也照樣下了城 看了看何家姊妹 還未走遠 這才一面行走 一邊口
中叫道 二位姐慢行一步 綻玉來了 何家姊妹一聽 趕緊站住身形 看了看正是二小姐綻玉
這才問道 二小姐你怎麼倒走在我我後頭了呢 綻玉聞聽說道 二位姐姐先別問我 我先問你們
二位這是到那裏去 何氏姊妹一聽 不由得臉一紅 叫了一聲二小姐 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我
們那裏有地方去呀 不過是依靠二小姐一同前行 省得在此毫無出路 綻玉一聽這才明白 得這
們兩個人作伴 心裏頭也很喜歡 看了看他們姐兒兩個 也都背着一個包伏 三個人這才湊在一

處 一直够奔相約的地點 將然走到甘蔗地 就聽裏面有撲哧的聲音 把三位姑娘可給吓壞了 月霞向彩霞問道 彩霞並未答言 跟綻玉兩個人先把包袱放在旁邊 各自把軍刃亮出來 將然要往前走 賈明看的明白 一看是三個大姑娘 心裡頭特別高興 遂說道 你們三個 才來呀

綻玉首先答言 你是什麼人 在此何幹 賈明說道 這不是財神爺的大姑娘嗎 由打城裏他把我趕到此處 我問他因何追趕於我 他用手一比劃 原來要跟我就其事 處乃堂堂大丈夫頂

天立地男子漢 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 大將金頭虎賈明 我焉能貪花 我此我是絕對不應

焉想到他手持一條鐵棍 當場威嚇 三個姑娘一聽 吓的一聲 心說這個小子才不是好東西呢

賈明按着說道 我爲保持我金頭虎的真節 一時失手 將他用杵扎死 我又恨他女子不貞

我要打他一百零八杵 綻玉聞聽 准知道賈明憨々傻傻的樣兒 他決以不會說

瞎話 再說素常 又知道他姐姐 的那個行爲 想到這裏 不由得心中 難過 暗含着叫道

我的傻姐姐 你跟生番可以 你跟外人怎麼 也這個樣呢 今天死在這個醜鬼手內 豈不可惜

想至此處 高聲說道 賈明你把我的姐姐害死 我怎能够跟你善罷甘休 你還不出來受死 等待

何時 賈明一聽 哈哈大笑 遂說道 我真想不到他 有你這樣的妹子 我要是知道 就

我也不好意思 思不答應他 定玉聞聽 罵道 醜鬼少 要在 你姑 奶奶 面前

胡說八道 你要真有胆量 你就滾出來 你家姑娘跟你一死相拚 賈明多怎把姑娘們放在心上

遂擺一字鑽鐵杵 縱出了甘蔗地 高聲說道 你過來 咱們兩個人比比定玉姑娘一聽 賈明

滿嘴不說人話 並不答言 一擺手中柳葉刀 趕步向前就是一刀 賈明到了這個地方翼橫 眼看

着刀到並不躲閃 容着刀離切近 單臂用杵往下一擦 那個意思打算把姑娘的刀橫飛下 定玉知

道賈明這是一力降十會的法子 趕緊把刀抽回來 賈明杵隨刀進 够奔定玉胸前便扎 二小姐躲杵變招 兩個打在一處 何家姐妹一看賈明曉能耐不含糊 就憑莫綻玉一個人 還都不是他的敵手 姐兒兩個一打手勢 各擺手中寶劍 把賈明圍住 你可別看賈明戰一個莫綻玉力氣有餘 趕情三個姑娘將他圍上把賈明鬧了個手忙脚亂 賈明素常這個人就不規矩 今天再搭着寡衆不敵 他可就把他那一身討厭的習氣 金都施展出來 人家有了名的俠客 成了名號俠客 每逢要跟女子動上手 對於肩肘腕跨膝 挨傍擠靠 除非是萬不得已之時 決不使用這種招數 就爲的是避免男女之嫌 到了賈明 可就不然了 每逢遇上 女子 他就算得了 理由 各種招數 是越多越不嫌多 可有一解 賈明剛才掉在泥水坑 一身的臭泥 全都帶着呢 他們三位姑娘動手 每逢到了挨傍擠靠 准得弄人家一身 婦人愛清潔乃是普通的常情 後皆因他這一憐 姑娘們全都躲着他 賈明也知道這個意思 以此爲勝 你越怕他越來 因爲動手賈明可得了便宜 遂然這麼說 三拳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 動手也就是三十多個照圍 賈明已然走招窮力盡 遂把鐵杵虛幌一下 脚尖點地 縱出了圈外 說了一聲你們敢進來嗎 語畢仍然退進了甘蔗地 三位姑娘一看 賈明逃入了甘蔗地 有心追趕 又怕受了他的暗算 要是不追 眼睜他把莫綻金性命結果了 此仇焉能不報 綻玉急得在外面破口大罵 就聽裏面賈明言道你不用罵 你要算跟我見 個高低上下 大將金遼虎也不怕嚇 可有一節 這個地勢狹窄 動手不便 你們要退出兩箭 我當然出去跟你們動手 三位姑娘一聽 齊聲說道 這倒容易 我們馬上就退 說句話三位小姐各持軍刀 果然就退兩箭之地 賈明在原地機變 有人家真退了 他這才走出來 提了兩個 大包伏切近 手裏拿起了在手口 說說道

你們把這個包袱送給我 說着話 撒腿就跑 三位小姐 一尋不好

可不的了 咱們上了這個醜鬼的當了 在回退的時候不應當 不把包袱帶着要說賈明這個人可矣 他跑進了甘蔗地 要走可也就走了 就皆因為看見了在那邊放着個包袱 又因莫綰玉接着一罵他 他一想我何不將他們誑的離開此處 將包袱騙到手中再走不遲 想到這裏 這才叫三位姑娘閃開 你說也巧 這三個人果然上了他的圈套 此時一看賈明把包袱拿走 那個氣可就大了 姐兒三個不約而同 全都手持軍刃拚命的追趕 賈明一看 他們隨後追來 撒開了羅圈腿

往前飛跑 怎奈身上有兩個包袱 非常沉重 堪堪就要追上 賈明真也為緊 抬頭觀看 心裏這才放心來到了面前 是一所樹林 賈明往前緊走 進到樹林一看 原來這條樹林雜木叢生 其中還有不少波羅密樹 樹葉薛睡 賈明要穿而過 猛然聽見後面有脚步聲音 看了看三位姑娘已然後進樹林 賈明知道道往外走 他們還是追 他們繞樹走 倒有意思 這才是圍着亂樹來回繞

主意倒是好 怎奈人家是三個人 分成了三路 把賈明圍在了當中 賈明還是不敢往外闖 只

要一闖 頭裏有兩個人攔着後面准有一個追趕 身上又有兩個大包袱 又在亂樹之中 如何能够抵的了 賈明一着急 可放想起樹上接的果子來了 一伸手摘了一個 拿在手中非常錦軟 知道

已然是成熟的 看了看正趕上 莫綰玉趕到 賈明一抖手 說了一聲接法寶 吧的一聲 正打在二小姐的胸前 裏面的果子汁 濺了姑娘一臉 綰玉用手摸了摸 摸模糊糊 二小姐也不知道這是

什麼東西 心裏又惡心 又是生氣 只得用手往下直抓 賈明一看這個法子好 隨着連連的往下摘 又照定彩霞月霞打去 起先這三位姑娘一兩用手往下抓 一面追趕 後來賈明連連的往外打

打的這三位姑娘連臉帶身上 差不多全都滿了 三個人一看不好 不約而同 全都退出了樹林

賈明一看人家三位姑娘退出了林外，那裏還敢怠慢，揹着包裹撒腿就跑。一氣跑出來有三里多地，站住身形喘了喘氣，回頭一看，并無人追趕。賈明這才慢慢的找着道路，回歸清營。到了裏面看見三爺，老爺兒兩個走了個前後脚。三爺一問他，賈明這才實話實說。三爺把話說完，真正是可笑又可氣。遂說道：你趕緊把衣服收拾收拾，回頭還有事呢。賈明答應一聲，撒身退出來。三爺又把白義要求釋放劈山鬼莫守暗，跟大人說了一遍。王副帥點頭答應，衆人告辭，回到了俠義營。此時賈明已然把衣服換好，來到三爺面前，叫了一聲三爺，但不知你老有什麼事吩咐。三爺說道：現在莫守智在馬棚網話，你去把他的綁繩解開，軍刃交給他，放他回城。賈明一聽，翻了翻母狗眼，三大爺你老說這話，是真的還是鬧着玩呢。三爺看了他一眼，那一個跟你耍戲。賈明一聽，心說這個老頭子，怎麼兩軍陣前捉拿的敵將，說放就放，先前說走馬換將，那爲救白義，到如今白義已然脫離了虎口，他老人家又不是不知道，爲什麼這時候不把莫守智斬首號令，反倒要放他了呢。賈明正是這裏發怔，勝三爺早以明白，手理長髯帶笑說道：明兒我要是不告訴你，大概你也不放心。昨天你不是看見白義了嗎。三爺就把白義所說的話，從頭至尾沒賈明說了一遍。賈明一聽，這才明白昨晚晚間，那幾個姑娘追趕自己，却原來有這等事。賈明聽吧，平地跳起三尺多高，答應一聲轉身就走。來到馬號，先把馬夫等衆人全都帶開。然後走到近前叫了一聲莫守智，自今以後，你我可就不是仇敵了。莫守智則言：就是一怔，自從被擒之後，死活倒無所懼，怎奈相約換將，自己爹爹並未將白義綁出，不由得心中暗恨，心說我們家裏這些個人，跟我都是何仇何恨，爲什麼知道我被擒在敵營，還要把所擒之人誠心隱蔽來。這分明是有意要我的性命。我莫守智從此一死，萬事皆休，倘若得了性命，回到了潮州，我倒要

問問隱藏敵將之人 我豈能跟你等善罷甘休 三鬼心中暗恨 可是無法可想 好在一樣 清營並不斷自己飲食 並且也無人虐待 雖然是被擒之人 倒是也沒有多大的罪受 好容易盼過外一夜

心說大概今天總可以換了吧 自己正然是胡思亂想 就在這麼個工夫 由打外面進來一人 先蕪散了衆人 把三鬼吓了一跳 不知說賈明幹什麼 衆人全都緊走之後 來到自己近前說道

從今以後咱們就不是仇敵了 三鬼一聽不好 大概潮州失陷我父被擒 投降了大清營 想到這裏遂說道 既非仇敵 難道說雙方和好不成嗎 一搖頭賈明搖頭說道 誰跟你和好哇

莫守智當時大怒 遂說道 我雖是被獲之人 可殺而不可辱 你要是胡說八道 你可別說

我破口罵你 賈明一聽 把兩眼一瞪 叫了一聲莫守智 我可跟你說的規規矩矩話 你可別聽錯了 這個時候 但我不罵你 就是有人罵你 我都不答應 皆因咱們是連帶的親戚 我的

內兄白義 跟你二妹子成親了 論起來你還是我的內兄呢 我能够罵你嗎 你家不是這事頭有個二妹子 雙名綻玉 你家不是還有一個大妹子 雙名綻金 實話告訴你吧 咱們要不是親戚

的關係 我跟你大姐已然成兩口子了 那麼一來 你就成了我的妻弟了 這事我可有點對不起你大姐姐看見我 由城內一直把我追到城外甘蔗地 他看了看四外無人 打 打

算要強 我 我一想要是跟他 有染 一來叫外人知道不好 我不算什麼人 我勸聽 他當場跟我動手 被我一杵將他打死 賈明說到這裏 又把綻玉跟白義定親前後話 一直說別臨行囑咐

放你回城 我這 是放你來了嗎 把話說完 一伸手把莫守智義綁繩解開 用手摻扶 他活動活活動筋脈 此時把個莫守智給鬧了 連一點主意都沒有了 您道賈明所說之話 不是真叫 他爲

什麼把我綁繩解開呢 你說是真的 白義被獲 怎麼又把我的道妹妹嫁他呢 真是叫人莫明其妙

又一想 何必管他真假呢 只要他把我釋放 回到城中自然明白 三鬼這才說道 既然放我回城 請將軍刃賜還於我 賈明說道 那是當然了 不過是路途很近 如果真是路途遙遠 不但給你軍刃 格外還得給你幾十兩銀子路費呢 說着話把馬號之人叫了來 够奔外面把莫守智的軍刃取了來 一柄長把大斧 交給了莫守智 賈明親自送他出營 來到營外 賈明就像真的一般 抱拳說道 三哥咱們再見吧 莫守智一看他這般光景 只得答禮相還 兩個人這才分手生別 不說賈明回城 單說莫守智出離了大露營 此時天光將亮 脚下緊走回到了潮州城 一看城門緊閉 三鬼到了城門切近對門 上面問明白了 是自己的人 這近將城門閉關 莫守智進了城 門軍關城 三鬼够奔府衙 一直來道大廳一看 五怪兄弟一個不短 正然在那裏會議 五怪何清由打昨天晚間對莫雁就說 次日天明 大哥早起 咱們弟兄可得從長計議 一個守城的法子 說罷各自歸寢 也不過是略微的休息 五個全人都起來 在大廳以上梳洗已畢 這近曾議軍情 何清說道 咱們攻打潮州之時 知府金庚把潮州城 守得如同鐵筒一般 爲了咱們守城 勝莫等隨便出入 可是他們來的人少 倘若來的人多 豈不要把城門詐開 莫雁聞聽 雙眉緊皺 叫了一聲五弟 依你怎麼辦呢 何清說道 依我說倒不如城上多派兵士把守 增加灰瓶砲子 滾木擂石 給各管傳下口號 別管白晝夜間 只要有人出入城 先問口號 如有答不上來 一發開弓放箭 一邊用滾木擂石砸打 要說是應 加意防守 任憑他有多大膽爲 他也不能隨便出入 莫雁聞聽遂說道 好計好計 就在般光景 就見由外進來一個人 手持蒲山斧 莫雁一看 正是自的三子就守智 遂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莫守智 我兒被獲遭擒 今竟逃出虎口 回到城中 不問可知 一定是「守」之人 一時疎忽大意 被吾兒將綁繩掙開 憑手中軍刃殺出了大露營 到守智聞言

智面色一紅，叫了一聲老爹爹。你說的倒是庭好，全都下對。莫雁聞聽一怔，遂問道：「怎麼不對呢？你是怎麼逃回的呢？」莫守智聽了說道：「大濟營放孩兒的原因，全都在我妹妹綻玉身上。莫守遂就把賈明所說的那套言語，綻玉跟白義結親，大姐姐綻金被打死在甘蔗地內，結果性命從頭至尾一說，還未等三鬼把話說完，在旁邊三怪辛林哇呀呀一聲怪叫，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哥哥。這都是你養的好姑娘，本來三鬼當着五怪一說這個說，莫雁臉上就不掛，此時辛林又來說這麼一句，莫雁高聲說道：『沒有這等事。』由昨夜晚間，我尙未能到後宅去，大胆的丫頭們，竟敢弄得這天番地覆。我到後廳要下給他們個樣看，他們也不著知我的厲害，說着話站起身形，一直奔後面房臥。趙氏太太一看元帥進來，遂接着問道：『昨天晚上開了半宵，你也沒到後面來一堂。我這兩個女兒也未回來，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今天無緣把我那三兒喚回來嗎？莫雁氣恨恨的說道：『你那好閨女辦的好事，可惜你熊養都不能管教，把被姓莫的人都手盡了。』趙氏一聽這話，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道閨女作了什麼無恥之事，想到這裡遂說道：『有話快說，這樣吞吞吐吐，豈不要把人悶死。』莫雁這才滿面帶怒，就把三鬼所說的話，對着趙氏說了一遍。趙氏一聽也是半疑半信，遂說道：『這個話你聽何人所說呢？』莫雁厲聲說道：『這不是你的一子已然回來嗎？原說的是走馬換將，如今將也沒換，人家大濟營就把莫守智放回來，難道其中還沒有弊病嗎？』趙氏一聽兒子已然回歸，心中就是一喜歡，至於二姑娘結識之事，本來男大當婚，女大當配，綻金被人害死，倒也乾淨，省得活着丟人現眼。趙氏想到這裏，倒並不着急，遂說道：『元帥你先別着急，我打發人把二丫頭叫了來問問他，這是怎麼回事。』說着話，趙氏打發婆子到東跨院去請二小姐。婆子來到東跨院西廂房一看，正趕上二姑娘洗臉梳頭，婆子心道：『這二位小姐起得都早哇，他那裏知道這』

還不知嗎 到當時原說的兩下裏走馬換將 我把白義扶回 幾乎我三哥身遭不測 你們發我前去辦的哇我好心無意將白義取出來 示以大義 叫他回去釋放我三哥 這皆因我爹爹業已與各位叔叔把話說出 白義吧我姐姐一棍打死 如果不是這樣暗合釋放 再要接着錢軍陣前走馬換將 那豈不顯着我爹爹說話極便更改 我爲了我爹爹的人格 我爲三哥換性命 到如今諸事全都辦好了 你們倒以此言相加 就是父母之女 說話也得講個道德人心呀 難道說說什變就說什變嗎 作父母的不給孩子留險 我何必非要救不可呢 既然你們說我們跟白義有了三長兩短 現在有何家二位小姐見証 我與白義說話之時 就怕落閉言閉語 故此請他姐妹來聽 我不是說到這裏變 孩兒我由今天起 見不見白義隨則罷了 若此見着我 豈非嫁他不可 反正好也是不好說也說不出兩個不好來 二小姐說了道實 悲悲切切 哭的令人可嘆 諸位你替莫綻下他哭什麼 他哭的是昨天夜裏子英的勾伏 受了賈明之氣 這還是小事 只因可恨是沒有見着白義 到今借提發揮 放聲大哭 趙氏一邊用手擦指 叫了一聲元帥 你聽着了沒有 你這大的歲數 不是老不正 經了的嗎 回過又說了個別哭了 娘不過是問話 也怪我孩兒你不才 趙氏正然觀看 就聽莫綻說 這裏頭還是一件事我不明白 此事即 怎麼說莫綻金死了 沒派人前去 收取先靈 難道說金綻沒死成嗎 就玉一聽 知道是怎麼說自己一套裝腔計 朦過 如今又問 莫綻金這寶 我委把這疑還有破 當然我說什麼 到這裏 遂哭者解道 昨天將已放走了白義 我那姐姐找到了東跨院 跟人家何家二位姑娘鬧個不了 吾們正解決着前面衆人全都到了 吾兩姐姐跟孩兒一聲兩個 正要動手之際房上一幌 有人跟白義 我姐姐才上房追趕 皆因我當時手中沒有軍刃 未敢相隨 回到屋中帶了軍刃 約同何家二位姐姐

一同追趕 我這個意思可就是保護着白義 別叫我姐姐二此把他拿住 豈不就誤了我三哥回城嗎 沒想到在路途之上 他沒遇上我的姐姐 可也沒見着白義 只是在甘肅地內見着一個奇醜之找手擎一條鐵杵 他已然將我兩姐姐結果性命 他自說名姓 叫什麼金頭虎賈明 當時我要給我姐姐報仇 要是自己還是真不是這個賈明的對手 多虧何家二位姐姐 每人掌中一口寶劍 協力相幫 賈明不是吾們敵手 逃到樹林裏面 吾們三個人從後面追趕 他摘樹上的波羅密 打了吾們每人一身 無法追趕 這才被他逃走 動手之先還會閃他 因何把吾兩姐姐結果性命 賈明滿嘴裏胡說八道 所說之話皆不堪入耳 莫雁一聽 雙手理髮 口中不住的說道 是了是了 吾這就明白了 綻玉你也不必悲傷 你三哥所聽的閒言 並無第二人 一定就是這一個小子說的 趙氏在旁發答言道 你這癡大年紀 真是越老越糊塗 早就這癡想 焉有這些個麻煩 姓賈的這個小子不用說是個壞蛋 莫守智要是聽見清營規矩的這個話還可以 就是他一個人說 那不准是胡拉鴨 莫雁聽到這裏 真就信以為實 趙氏又勸了幾句 綻玉早就止住了哭聲 不但不哭 心中還倒暗喜 暗想道 這一大場風波 竟會被吾三言兩語哄了過去 這才是活該不手臉 不表他母女兩個坐在屋中閒談 單說莫元帥將話問完 轉身都出了中院 將然來到院門 就見對面來了一名丫環 正是邱氏三娘屋中的 向著莫雁說道 三娘請元帥有髮事面談 莫雁心裏明白 知道三娘離不開丈夫 心裏你就不知道 現在軍事修多麼忙 吾孫裡得閒給你開心 想到這裡向丫環說道 前面自然會議呢 有什麼話晚間再說吧 丫環說不成 三娘說啦 非叫元帥這時候去不可 莫雁一聽 邁步要走 丫環王然着急 猴然一看 三娘來了 丫環說道 你看看那不來了嗎 吾看你還走不走 莫雁無法 只得站住脚步 帶笑問道 你有什麼事 就在這裏說吧 三娘一聽 臉

上並無一點笑容。叫了一聲元帥，吾打發丫頭來請，就怕請不動，故此吾親自前來，見面不問長短，叫吾有話在這裡道。難道說沒有屋子不成嗎？其實這段事與吾也沒有多大關係，只可惜這些個生番以及全城的老百姓，眼前就要遭塗炭之災，你愛聽，你就來，你不要不愛聽，你就去。吾還是並無相強，邱氏把話說明，二句話沒有，轉身回到東跨院去了。莫雁一聽，他所說的言語機係軍事，再說面目也很鄭重，看那個樣子，大概不是找吾開心，不管他怎麼樣，吾先去問問，想到這裡，遂够奔東跨院，到了邱氏的屋中，邱氏三娘看見了莫雁，嘆喲一笑，遂說道：你不是不來嗎？莫雁道：實在吾前邊有事，你說的那樣重大，還不是到了屋裡了嗎？你快說吧。邱氏聞聽連連擺手，兵法有云：法不傳六耳，叫丫頭等全那出去，我才能够說呢。說着，擺手，叫衆人退出去，衆丫頭民嘴一笑，各自退出。莫元帥一聽，屋中已經沒有第二個人，這才問道：究竟是什麼事，就快着說吧。邱氏斜歪眼，看了看莫雁一眼，遂說道：我這句話要是說出，准有反禍爲福的力量，你就輕輕易易，這不遞半鐘和氣，就這麼一問就得了嗎？莫雁看了看邱氏，也是一笑，說到這裡，聲息皆無，過了有一頓飯之時，邱氏這才說道：我探靈的這一段事，要緊不要緊，人但秘密探來，還給這劃出策來，是不是首功一件？莫元帥雙手理髯，哈哈大笑，遂說道：果然是奇功一件，說着，莫元帥這才够奔南面，到了廳房，看四怪全都他在那裏發性，莫雁莫明其妙，趕情這哥兒四個正生氣呢，就皆因莫雁到後園去了，工夫很大，並不見出來，孟鐘等四個人全都着急，正在有許多要事沒辦，大哥到了後面，回來，那真是豈有此理，哥兒幾個一商量，咱們打發人到後面去看看，也許是出了別的是了，大家點頭，這叫才手下的旗牌，到後面請元帥，就是各位弟兄等着有要事相商，旗牌答應，聲，够奔中院，到了趙氏的上房，一打聽，原來莫元帥早已到前

面去了 旗牌一聲納悶 遂向院裏的衆人問道 你們幾位知道元帥到那裏去了嗎 有知道的就說啦 元帥概被邱氏三太太請了回去 旗牌一聽無法只得回到前庭一報告 從中脾氣最暴的可就是三怪辛林 當時一聽此話 不由得大怒 遂喊叫 大哥呀大哥 現在軍事這般緊急 你還要到姨太太房中開心 可天下那有這樣的元帥 並不跟衆人商量 吩咐旗牌快到東跨院去請 就提年說的 料元帥馬上就來 旗牌答應一聲 只得趕到東跨院 到在這裏跟丫環一打聽 有個上說紀的婆子說道 這個是候 可不敢進去 就是在外邊問話 也沒人敢驚動他 皆因屋中聽不見我話的聲音 旗牌一聲 只得回歸廳房 二次報告 這四個人一聽 氣的一句話也沒說 辛林雖然脾氣暴 到了這個時候 他也無辦法 大家有心回去各自休息 又怕從此事見關了幣拗 只得隱忍一時 等大哥來到 朝他說笑幾句也就走了 大家正然坐在這裏思索 莫應笑嘻嘻由外面進來 看了看大家都不理他 莫應明白是噴責綻玉後語了 這才說道 衆位賢弟我要是不到後面去 這個事幾乎全都辦壞了 這就把前次所說了 早棍打死白義 並非事實 原來無恥的丫頭將白義隱藏起來 有意自行定婚 多虧是女兒設法把白義帶出來 協同何家二位侄女 將繩解開 綁繩一放 示以大義 叫他們爲大清營釋放三子莫守智 白義果然不失信 真就把三子放回 遂信以爲實 大女兒綻金行爲太劣 我是命人將他結果性命 抛尸於甘蔗地 何需一聽這片言語 倒也似乎有理 莫怪莫綻金 找我的姑娘不依不饒 却原來是他二人當場見證 惟獨說將莫綻金打死 抛尸曠野 大哥一輩子要是沒有別人給出主意 他怎麼辦不出這案各淨事 遂說到大哥 你這是何苦呢 大侄女不好 不過管教就是了 何必必攻他死 豈能抛尸曠野說這這裏命差人等趕快到城外 取回大小姐的尸身問了問才知東門外甘蔗地 差人等答應前去不提

單說三怪辛林向莫雁問道大哥你說你到後面辦了這些個事 還有一件事 你爲什麼不說呢 莫雁
聞聽一怔 心說他怎用知道我還有一件事 遂接着說道 三弟知道何妨明言 辛林說道 你到東
跨院嫂嫂屋中 一聲不言說 那是幹什麼了呢 莫雁聞聽 不由尋檢上一紅 遂說道 兄弟不要
打趣 其中有段秘密 此時不要明言 到了時候 兄弟自然明白 辛林聽罷 哈哈一陣大笑 將
然還要往下說 外面探事兵進來報告 口稱元帥 諸將將軍在上 大清兵率領大隊 撲奔潮州城
而來 莫雁聞聽並不慌忙 候探事兵下去 吩咐一聲開軍出城迎敵 叫小兄弟們守城 五怪弟兄
率領弟兄前往 出城走了五里多地 已然跟清兵相遇 遠遠看見旌旗招展 好不威風 爲首的就
是副帥王熙 在帥字旗下乘跨着坐騎 前後左右都是俠義營的老少衆位英雄 真个亞如衆星捧月
一般 這就是老人家勝三爺打發賈明 把莫守智釋放之後 回頭又打發人請示元帥何時出兵 差
人回來一看 元帥已然將兵點齊 就在前高隊 單等這裏老少英雄一到 三爺一聽 這才知
會了大衆人等 金都帶好了軍刃暗器 收拾得緊纜倒落 大家一同起身奔帥營 元帥上馬 然
後各自跨馬跟隨 大隊浩浩蕩蕩 够奔潮州城殺來 在中逃路上 勝三爺向着白玉祥說道 咱
們雖然是出其不意 發兵前來 所怕的就是賊人在城中得了信 逃將出來 白玉祥聞聽點了點頭
說道 咱們此火雖說 兵 貴神速 但是馬鞭響鼓 城中當 知警信息 三爺聽 這一皺眉
按着說道 老哥哥據你來說 咱們今天 困潮州城 外圍 能圍城 到時候怎麼裏應外合呢
頭太歲手擺長算 叫了一聲三弟 那 很容易 白晝之間對壘交鋒 臨收兵之時 略往後一退
就安營下寨 自然離城就遠了 到一約定之時 不過是你我等人 在附近隱住身形 單等時機
一到 施展夜行術鏢奔城門 慢說是沒有人知道 就是有點走漏風聲 迅雷不及掩耳 也早就到

了 三爺聞聽 心裏這才放心 正然說話之際 前面賊人已然由打城中殺將出來 兩下裏只得排
兵步陣 各紮陣脚 莫千超一看 清營已然擺開了陣式 回頭叫了一聲衆位賢弟 那一天兩軍陣
前 愚兄已然會過了老勝英 且皆天色已晚 兩下裏各自收兵 今天這頭一陣當然愚兄親自出馬
與勝老賭鬥 衆位賢弟給我看點兒 莫雁把話說完 懷抱定國烏金鞭 就要趕奔當場 就在
這要個工夫 三怪辛林走過來 叫了一聲大哥 你先別忙 今天這個頭一陣得讓兄弟我去 莫雁
說道 那可不成 要是兄弟你出去 豈不料做見我失信於勝英嗎 知道的他說兄弟你搶戰 不
知道的必說我莫雁胆小不敢臨敵 豈不被人家恥笑 辛林聽罷 叫了一聲大哥 你不是你的
一篇理嗎 兄弟我還有我的理呢 頭一樣你跟勝英相約是在最末了 兄弟我在兩軍陣前將然贏了
兩個人 大哥 時小心 恐怕牛弟一失 遂將我喚回 要不然還我掌中一對雙冲 非將清營打得
丟盔拋甲不可 今天兄弟我要是出去 在兩軍陣前把話說明 如果兄弟我要是不成的話 那可就
得看哥對你的 把話說完 不等莫雁答言 懷中也是雙冲 一直够奔當場 對着清營用手點指
高聲說道 對面大清營聽真 那一日臨收兵之時 我家元帥跟勝英相約明天決戰 今天我家元
帥 本要親自出馬 跟勝英賭鬥 本大將軍出頭攔阻 倒不是別的 就接因那一日在兩軍陣前
打了兩陣姓辛的沒遇見一個敵手 故此今天出馬要會會你們仗義營的英雄真要是比武術高強的
將我姓辛的戰敗 莫元帥自然出馬賭鬥勝英 就恐怕爾等勝不了某家 小子把話將然說到這裏
就見由大清營中 如飛似箭跳過一個人來 週身上下穿白帶素 叫什麼雲練銀裝 頭上戴八楞抽
口壯土巾 密排三個藍絨球 頂門高挑着大菇 身穿素緞子窄袖 莫雁靜忖 下襖素緞兜擋滾
褲 腰紮英雄帶 肋下懸跨着鏢囊 素絨繩在胸前勒成十字絆 腳底下青緞子薄底快靴 面如冠

玉 劍眉虎目 鼻直口方 唇似瓊珠 大耳朝懷 手中擎定條亮銀盤龍棍 辛林看罷不認得

書中代言 來者正是飛天玉虎蔣伯芳 原來勝三爺見敵人來到 老人家緊緊英雄帶 拾胳膊還腿

沒有綑掉的地方 身形一矮倏奔當場 將然要走 後面衆英雄一齊攔阻說道 莫子超身為賊盜

決不正大光明 倘若你老人家不加審慎受了賊人的暗算 那便如何是好 大家全都是異口同音

就連王副帥也攔阻不教去 雙頭太歲自玉祥叫了一聲勝三爺 老朽我倒有個主意 咱們今天排

開陣勢 等着賊人來叫戰 如果莫子超不守約你就自够奔當場 那時我們也不攔 因為是險面的

關係 只好叫你去 倘若賊人不守前約 莫子超不出頭 三弟你只好看陣 然後出馬不遲

三爺一聽白玉祥所說之話 甚爲有理 這才說道 好吧 既然如此 勝英情願聽命 話說到這裏

只可等着賊營那邊來叫陣 果然當場 來了一個大個子 懷抱四把鎖鐵雙冲 衆人一看認得

正是賊營的猛將辛林 就聞他到了當場 聲訴莫元帥未能赴約的情形 大家向三爺說道 你看見

了沒有 賊人反復 果然不出我等所料 大家說着就聽辛林賣弄自己的勇氣這是一句話不然說了

蔣五爺 一聲不只言語 手擎亮銀盤龍棍 一直够奔當場 來了進前用手點指道 你要少胡說今

天兩方佈開陣式 並不是大清營懼賊你們 不過要看看你信義如何 前一次收兵 你們那個姓

莫的跟我勝三哥約定今天決戰 到如今果然畏懼不前 打發你前來 也不是姓蔣的說大話 你看

你們五怪之中 倒有兩怪帶傷 真正是姓莫的跟勝老英雄對手交戰 那就是准敗無疑 今天還是

算便宜他 辛林正然揚眉吐氣 說這高興 忽然來了這麼一個小白臉學生 心說就憑你可有多大

能爲 竟敢在我的面前 說說道道要想到這裡 心中有氣天遂高聲說道 小輩你是何人休要多言

說少道 報通你的名姓 吾爺聞聽 也是怒氣冲冲 叫了一聲辛林 你要問我 我姓蔣 名伯芳

外號人稱飛天玉虎 就是你家蔣太太到了 辛林一聽 這才恍然大悟 心說你來了前一次在兩軍陣前活擒我的三侄兒 就是此人 一時之間 我把他忘了 聽說此人在中原大有威風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為 想到這裡 隨着把手中雙冲向左右一分 金蛇抖翅的架式 往當中一站 叫了一聲小兒蔣伯芳 今天我要是先動手 那就算是欺負你 有多大能為你儘管進招來 五爺一看 這小子狂傲太甚 真有心雙手擎棍够奔小子黨頭硬打 又一想 他既然如此賣弄威風 難我怕你不成嗎 隨着單手把棍一擎 往裡一站 又叫了一聲辛林 我不是請你先進招 我還讓你三招 然後我才還手呢 皆因跟你這樣能為兩人動手 用不着急急忙忙 辛林一聽他說 他真敢說讓我三招不還手 這才叫用霸王三隻眼 想到這裏 哈哈一笑 叫了一聲蔣伯芳 你既然把話說到這裡 你也不用讓我三招不還手 那裏辦吧 咱們二人你打我三棍 吾用冲接架 吾再打你三冲 你用棍接冲 你敢與不取 五爺一聽 遂說道好 說道雙手擎棍用手够奔辛林蓋頭便打 這個地方就是蔣五爺聰明的地方 別看剛才說讓辛林三招不動手 那不過是被言語所擠 不能不那麼說 此是辛林既然說出兩個人對打三下 五爺並不問誰先打誰 只答應一聲好 使棍就打 這也就是辛林 要是換一個別人 焉能够招架得及 辛林一看棍到 將雙手鎖鐵冲搭成十字架 用力向上一接 聽輪中就聽噹的一聲響亮 五爺一看 棍人家接住 隨着棍一轉身裏藏花一棍打來 辛林趕緊將雙冲一推 一棍接住 五爺撤棍 身形旋轉 棍走下盤 够奔小子雙腿打來 辛林有心身形往起一縱 躲開五爺的棍 怎奈預先說明 身也不許動 只用手中的軍刃接架 可就是沒跟他講說明白 只許打上盤室不許打中下盤 這一來我倒上了他的當 想到這裡 我來一手玄的吧 看着棍離不遠 身也往下一矮 雙冲往地上一立 這個工夫叫霸王栽槍 如

要是手上力量稍差，叫人家一打動了，雙腿就得拆了。好在一樣兒，這小子臂力過人，五爺的棍用二成力量，打在上，噹的一聲，居然沒打動。五爺撒棍一變招，猛漢掌船，高點山坡的架式，够奔辛林面門便打。小子懷中抱月把棍攔開，高聲說道：「蔣伯芳該讓我打了。」小子正然說着話，五爺把棍撒回，用了個霸王背槍，帶臂連肩往下就砸。小子騎馬推式將棍接架，將要發爲什麼，你還打。五爺用個二郎担山，盤龍棍多奔當頭打來。辛林只得用冲接住。這小子口中不住的說：「該我打你了。」五爺一聽也不言語，一棍挨一棍往裏打。蔣五爺一連打了這小子十八棍。辛林一看這個倒不錯，在下手的時候，他說他讓我三招，他沒讓了我，我倒讓了他十八招。想到這裏，心中有氣，遂把雙冲的門路分開，跟五爺打在一處。蔣五爺打了這十八招，不由得心中後怕，暗想道：「就憑我打他十八棍，他居然紋絲沒打動，不問可知，人家的臂力比我強的多。五還是趁早別用軍刃接他招了，倒不如用閃展騰挪，小巧之技，倒許能够贏他。要是憑力氣實在是難以取勝。」五爺把主意拿好，只是不跟他軍刃相碰，一概憑手中亮銀棍的招數。兩個人打在一處，這工夫兩旁邊之人，全都把二目瞪圓，就皆因知道這兩個人全都是臂力過人，武術高強。今天相會在一處，這就叫二虎相爭，焉能叫人下注意。清營這邊老頭子勝三爺，更是不放心，怕的是五爺年青好勝，倘若不是人家的敵手，不肯換回來。到那時豈不是必遭他的毒手。遂撕髯瞪目觀看。那邊莫子超也聽人說過這個蔣伯芳，自從幼年問出世，憑掌中一條盤龍棍，打遍了中原南七北六無敵。就拿前天說，在兩軍陣前跟我的三子莫守智動手，雖然說我兒年青，掌中一柄開山斧，武術也算不錯，被他不費吹灰之力，當場拿獲，可見蔣伯芳名不虛傳。今天跟我三弟動手，分明是三猛相逢，我三弟辛林生平好氣，恐怕這兩個人動手，不善罷甘休。想到這裏，懷抱定國

烏金鞭——也往當場觀看。這兩個人戰的工夫可不小了。大約足有七八十個照面。三爺一看，可不的了。蔣五爺手中的招數，實在透着慢了。要是戰長了的話，非得當場輸招不可。勝三爺看到這裏，心中着急。那個意思，打算要過去替換。孟二俠蕭三俠趕緊攔阻。叫子一聲三哥，你先別忙。我們哥兒兩個有句話，可不一定對不對。五弟那脾氣，他可不跟尋常人一樣。倘要你老一有氣，他再僵了火，那可就反爲不美了。三爺一聽這話也對。雖然這麼說，還能看着五弟當場有人造說話光景。當場的二人動手，已有一百個照面。蔣五爺脚下的步眼略微有點散亂。武術裏敗頭嗎？變兩句話，手亂了輸不了。步亂了贏不了。三爺一看這般光景，心裏更是着急。猛然間聽見過念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勝施主，貧僧我到當場會這個辛林。三爺一看，說話的正是南俠王靈。三爺將然要用言語攔他，就見王靈把話說完，懷抱着一對跨花籃，一直修奔當場。口念佛號，叫了一聲蔣五弟，我看你們兩個人打的高興，貧僧我也曾會這個姓辛的。五爺一見老王靈來到，趁此機會下來，豈不是個整臉。手中盤龍棍一挽，脚尖點地縱出了圈外。用手點指，叫了一聲辛林，這可並非是俺蔣伯芳懼怕十你，避戰而逃。皆因我老哥哥他要會會你，回頭又向王靈說道：老哥哥你既然高興，你就多辛苦吧。把話說完，擎棍回歸本隊去了。和尚迎上前去，自報名姓。辛林正然動着手，猛然間一看，蔣伯芳撒下去，站着一個和尚，身穿藍色半膝僧衣，腰間擊着一根絨繩，腳底下開口僧鞋，高腰襪子，往臉上觀看，光頭未戴帽，剪前往留左右短頭髮，披着一根絨繩，在頂門上勒着一道日月黃籬，赤紅臉，劍眉虎目，獅鼻闊口，額下一部銀髯，洒洒了胸前，皺紋堆累年紀可不小了。懷中抱着一對軍刀，上面有些個鈎刺兒。辛林看罷，遂說道：王靈你老六年歲，竟敢前來會鬥於我，難道說你就不怕死嗎？和尚聞聽一笑，叫了一聲辛林。

你休要在老僧面前逞強 我有件事問你 只要你能答的出來 你就算一條英雄 你來看只要
你認識我掌中的這個軍刃 是什麼名字 你這個武術就算練成 辛林 聽 精神打量和尙這對軍
刃 看够多時 還是不知道 小子不由得雙眉緊皺 心中着急 暗想道 就憑我辛林真就不認得
這一對軍刃 書中暗言 他那裏能够認得這對軍刃 老頭子當年身為南路鏢頭 原與我使一對護
手鈎 可巧鴛鴦嶺大寨主秦天豹與勝三爺爲仇作對 誤要人傳言 說是三爺保鏢 秦寨主派下採
斃子小夥計來 傳門調查鏢車 只要由打山下經過 立刻親自把鏢劫上來 所爲的是鬥這個金鏢
勝子川 這也是該着冤家對頭 這一天劫上一支鏢來 正是南俠王靈的鏢車 騎士手被劫跑回去
跟鏢主王靈把話一說 那時候王靈正在年青之時 那才叫做血氣方剛 一聽那個信 只氣得三
尸神暴跳並不約請相好的朋友 單人獨自帶着軍刃 一直找到鴛鴦嶺 到了山寨裏面 跟大寨主
秦天豹相見 當時秦天豹人言語激烈 兩下裏打賭 王靈要單人獨自打進鴛鴦嶺 秦天豹說的也好
只要你進了我鴛鴦嶺 我情願意將鏢銀奉獻 王靈點頭答應 遂出了山寨 就從這一日爲始
明打暗探 要進他的鴛鴦嶺 你說也是該着 就憑王靈武術 設盡千方百計 一連七日就會沒進
了鴛鴦嶺 這一天王靈又前去探山 就聽裡面人聲喧嘩 喊殺連天 王靈看了看 把守山寨主喚
兵 已然全的撤退 王靈這才來到山寨的裡面 進了三道寨門 正遇見一個黑大個兒 手擎虎尾
三節棍 在棚裡抖佩風 王靈一看 以爲他也是本山的寨主 口口聲聲嚷他獻出鏢銀 那人聞聽
當時大怒 遂說道 那箇欠你的鏢銀 你這個人說話 好生無禮 王靈聞聽 這個人說話真橫
遂接着說道 你還少抖威風 如果沒有鏢銀 今天你想走萬難 黑大個一聽 哇唔呀怪喊一聲
道 好小子 既敢說此朗言大話 你就別走接軍刃 嘩啦抖虎尾三節棍 够奔王靈蓋頂便砸 王

靈一看棍到 身形一閃 用自己的護手鈎接架相還 這兩入當場動手 正然打得難解難分 猛然間見有人高聲吶喊一聲 兄弟住手 黑大漢聞言 擊棍跳出圈外 王靈回頭一看 來者正是勝子川 遂高聲說道 我要晚來一步 豈不鬧了笑話 這才大水沖了龍王廟 一家人不認一家人 王靈接着問勝三弟 這位是誰 勝遂從中介紹 才知道黑大漢是黑面尉司鐵天勝 勝三爺跟飛鏢秦玉龍 尚因為外號的關係 不忿三爺為神鏢將 才三次會神鏢 秦玉龍被打 族弟展翅蝴蝶秦天豹 這才替他哥哥報仇 三爺得觀這個信 跟自已拜弟鐵天勝等 暗入鴛鴦嶺探探 露了馬脚 兩下裏當場動手 鐵天勝大展神威 棍打十二寇 血濺鴛鴦嶺 收服了展翅蝴蝶秦天帽 明誇八義他算排在末 將然把山寨掃平 正在這慶個工夫 王爺就到了 當時勝三爺給他二人引見已畢 鐵天勝問道 這位王老鏢頭來到這裡 做甚麼來了 王靈這個人一輩子不會說慌言 遂把自己之事說了一遍 鐵天勝聽罷 哈哈大笑 遂說道 我聽得南俠王靈掌中一對護手鈎 武藝高強 你這一次丟鏢銀 辛虧遇見我們弟兄掃平鴛鴦嶺 要不然你就無法進山 三爺一聽這個話 說他未免難以為情 遂說道兄弟你這個性情 信口胡說 甚麼一輩子也改不了呢 王靈一聽 當時滿口通氣 有心發作幾句 還一樣見關着三爺的匣子 再說也實在不是自己打進來的 當時可就犯這口氣咽下去了 到了鏢銀取出來 交給鏢師押走了 自己跟三爺告辭 回歸鏢局 走在中途路上 想起鐵天勝說自己的兩句話 越思越難過 看起來江湖不容易 想不到我會栽這個筋頭 自己就覺無趣 遂打定了一個主意 回到鏢局裡 把買賣全都收束收束 然後交給了鏢師 自己攜帶一個包袱一走 從此隱姓滿名 世界上殺困沒有王靈兩個字 一直割了開籠山二次出世 原來他自己稱虎頭大王王靈 這些年的光景儘可沒閑着 自己畫出圖樣來

打造一對軍刃 取名跨花藍 練了一百單八堂地躺藍這個藍的模式就彷彿護手鈎 兩隻合在一處 上面一邊有一個鈎 當中間是個魚尾尖 下面一邊一個月牙子 在這套三俠劍裏使藍的 就算人家頭一位 這位軍刃專拿十八般軍刃 又求護手鈎做捷多了 今天拿出來叫辛林看 這對軍刃叫什麼名字 辛林道那裏能認得呢 小子看够多時 也想不到說叫什麼兵器 胡說又不成 這就叫老羞變怒 遂說道 我管你是什麼軍刃呢 你遠別在我的面前賣弄這箇 既敢前來動手 你就遞招過來 南俠老王靈飄領了銀髯 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辛林 也平穩我小看你 即然不認得我這對軍刃 量你有多大能為 別走接招 說着話老人家雙藍頭戴尾 用藍四支月牙牙鷹眉刺 够奔辛林華穴苦便利 這小子一看 身形往後一撤 雙冲用刀够奔老人家雙藍便處 他打算把老人家軍刃打落埃塵 那焉得能够 赤的一聲 雙藍撤回 小子趁勢把雙冲一插 奔和尚泰山壓頂便砸 老頭子身形往後一躍 似乎身形未曾站定 往後倒退出七八步 咕咚一聲 翻身栽倒 辛林一看哈哈大笑 心說這樣的能為 還要前來跟我動手 據說你是麼大年紀 我也不應當結果你的性命 可有一節 大將身臨臨場 不殺人無以作威 倒不如用冲將你打死 無庸之對 他也就不敢過去了 惹罷緊緊向前 舉冲便逼 你說這箇老和尚 真也奇怪 躺在那裏紋絲不動 睜眼看着雙冲往下落 容着雙冲相離切近 就縮喉嚨一聽 和尚滾辛林跪下 這一來來可把辛林這小子給吓着了 准知道和尚地躺的工夫 你說打算躲雙冲已然打下去 再在回撤就來不及 你說小躲 只委破他的軍刃將腿搭住 那一兵軍刃尚上一挑 當時就得廢命 小子還真不含糊 雙冲下去 還沒有收回撤 向地下一點 說時遲那時快一番身 奔了個滴員舂斗 打將過去 這一手連觀陣之人 全都替辛林捏了一把汗 沒有不說和尚這手厲害的 尤其把莫雁吓的變色

後來一看將這招躲開，心裡頭就似一塊石頭落平地似的，再往當場一看兩個人一個站着，一個躲着，兩個人已然殺在了一處，別看和尚這藝大年歲，身形不亞如球兒一般，亭回翻身，把手中這對軍刃，舞得白光滿地，也真難爲辛林，崩竄跳躍，閃展騰挪，再搭他身量高大，跟王靈這個軀着動手，真就說得是大大便宜，手擎着雙冲哈着腰往下打，比站着動手還難過，動手這個工夫，也就在四五十個照面，把個辛林累的鼻窪鬢角已然見汗，和尚還是越打越決，真不亞如風捲殘雲一般，辛林越打不着越着急，心這一着急，未免手上帶勁，雙冲打下去帶定風聲山響，在遠遠的聽着也倒好聽，一個來回亂滾，這工夫夫清營這邊，有一個人出便宜來，就是這個金頭虎賈明，他一看辛林這小子，哈着腰，只顧往地下打，我何不暗含着遠去，給他來一杆就打着這小子身上有橫練的工夫，他的肚門也練不到，賈明把主意拿定，一聲也沒言語從旁邊繞着奔當場，來到切近伸手亮杆，在旁邊隱住身形，看來看去雙手用力往下打，賈明一打機會到用猛鷄粟的湖子身形往前縱，雙手棒杆修奔辛林的面門，扎來辛林正然擎冲往下打，猛然聽見後面有金刃的風聲，趕緊撒冲，把身形一轉，回頭一看，却原來是賈明，辛林這個氣可就大了，隨着將王靈拋下，背雙冲追趕賈明去了，這工夫賈明早已就走了，辛林不捨，在後面緊追，賈明應當修修玉北跑，他一着急就迷失了方向，反倒向正東跑去，辛林心說小子，你這可是該死，你要是跑回本隊，我這沒法追趕，現在你落荒而逃，豈不是自找死路嗎？想到這裡，並不放鬆，在後面緊追，那個意思非要把賈明結果性命，方算心平氣和，賈明在頭前跑着，回頭一看，人家辛林拚着命的追趕，賈明後悔可也不應當過來暗算辛林，到如今追趕自己，真要被追上，焉有我的性命，暗中自己叫着自己的明字，賈明啊賈明，大家都說你是壞小子，到如今可稱爲是傻小子，你這是何苦呢，誰當這麼

己是無法回頭看了看辛林，相隔自己也就是兩三丈。賈明這時候可真急了，一面跑着，不住的聲吶喊好牛王聲馬王爺，右邊有聖前來救我，弟子知恩必然有供。賈明這一喊，到把後面的辛林名招的好笑，心說這小子滿嘴胡說，在平你說什麼？今天我也不能饒你，仍然是往前緊追，正然追著，就見前頭來到，帶沙土崗子。賈明面往上跑，還是一個勁兒喊，猛然間就聽土崗後頭有人答話：是小小子嗎？辛林聽着不理會，賈明可聽出來了，說話的非別人，正是混海金鯊。孟金龍賈明趕緊滾道：大小子快過來吧，這小子他把我欺悔苦了，就聽後個又說道：在那裡小小子，辛林順着聲音一看，有一個人由土崗後頭上着，好大個兒，跟自己相差不多，生就的虎背熊腰，渾身上下一身黑衣服，腰繫皮帶，腳底下穿青緞靴子，頭上帶一頂青緞子隨風倒，鹿筋雙勒子字樣，助下懸種皮囊，往臉觀看，面龐廣的臉膛，一臉的疙疸，濃眉闊口，鼻直口方。辛林看罷，並不認得，就聽賈明說是大小子，你看就是這小子，他欺負我，大個子一聽，開聲罵道：混障東西，你敢欺負我們大小子，那說說這個書太巧了，賈明一聽，大個子就來，他們又沒在一處，這是由那裡來的呢？書中代言，這一次還不止來了大個子一人，還有小兄弟一位，原來自從黃三太尋到白龍坑，在中途上孟金龍打死小張飛呂志明，賈明從中煽惑，叫孟金龍追趕隨呂志明的家人，三太周林沒攔住，回來到白龍坑遇見莊主，文照東出其不意將三太拿獲，周林過去動手，也當場被擒，孟金龍過去跟文輝正然打得難解難分，忽由裡面出來一個婦人，用一件物件，將孟金龍打倒，金頭虎一看孟金龍被擒，他自己跑到俠義營，當時文八爺將三人全都拿獲，命人細綁起來，搭至了裏面，文輝坐在廳房吩咐一聲，把那頭一個捉拿的那個推進來，我要當面問話，衆人答應一聲，工夫不大，把三太倒剪二臂，帶到了裏面，文輝一看三太的長像，跟自

己已差不多 少年英雄的氣慨 說話非常可愛 看够多時 這才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既然殺死我義子 又被獲遭擒 你還有什麼說的嗎 三太聞聽 並不瞞密 就把自己家鄉住處 姓名名聲 以及自己的老師 全都說了一遍 一往之事我已對你說明 如今既然被擒 也用不着你追問情由 殺剛暗留 任憑於你 小太爺決無怨這 文輝聽了 暗說人稱老勝英俠客 今天一看他的徒弟 就知道名不虛傳 大丈夫作事本來應該如此 也別管屈不屈 既然被人家拿住 應當視死如歸 死去也落個英雄鬼 今天人家黃三太 這才是不失少年的英雄 惹到這裏 暗含豎大指贊美 猛然間想起三太既有如此態度 我何不如此如此 想罷復又問道 三太我來問你 但不知你已然定下親事嗎 三太開口 雙眉倒豎 虎目圓翻 遂說道 你管的着嗎 少要多言閒語 在我的面前扯臊 再要多說 可別怨我破口罵你 文輝人聽 點了點頭 自己本打算將女兒阿喜的終身 許配三太 沒想到三太心性過強 非是三言兩語所能勸回 這才吩咐一聲 將他帶到外面 再把第二個帶進來 我有話問他 家人答應 隨着把周林推進來 來到裏面當中的一站 文照東一看 這一個可比三太強的多了 照樣問完了名姓 也是問他定了親沒有 九尾蝎子周林一聽 准知道這裏有事 也許這個莊主他有大女兒沒許人 打算嫁吾 也未可知 真要是這裏事 吾們三人性命 也要安如泰山 想到這裏 並不說實話 口稱莊主爺 小子吾自幼離家 跟着師傅練藝 尚且未能定親 文輝一聽 這個周林不但長的好 說話也很聰明 就是他的武學 我已然看見啦 掌中一對護手亮銀鈎 也很看得下去 倒不如將阿喜女兒許他 倒地郎才女貌 遂接着說道周林 老夫有一女名叫阿喜 長得品貌頗為不醜 我有意招你東床為婿 將小女許配你的身旁 你可願意嗎 周林一聽 果然沒出自已所料 為今之計 莫若我假意答應 大約不過

今晚 就是明天 俠義營的羣雄 必要前來搭救我等 此事若說不應 豈不是自尋煩惱 周林把主意拿定 叫了一聽莊主爺 你兩個愛小媳 乃是豪門富戶 周林不過是一個窮小子 恐怕跟小姐般配不上 文輝聽罷 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周林 咱們這門面有緣 窮富不足議論 只要肯點其頭答應 我情願將小女相許 周林接着說道 如蒙相愛 小子敢不從命 文照東一聽 非常歡喜趕緊吩咐一聲去綁 家人等走過來七手八腳 一陣的忙亂 准知莊主以小媳相許 這就是門上的姑爺 如果能够討着笑臉 將來便宜多了 當時將兩臂的綁繩解下 周林跪橋向上磕頭 口稱莊主爺在上 小子周林先謝謝你釋放之恩 文輝一看 喜得眉開眼笑 趕緊伸手相撥 叫了一聲賢婿請起 周林拜罷 站起身形 文照東叫家人暫且把他帶到暗間裏面休息 周林够奔暗間 文照東這才命人把大個子孟金龍 用凉水噴醒帶到了裏面 大個子一看 上面坐着一個老頭兒 正是跟自己動手的那人 倒剪着雙鬚 這才知道自己竟被擒 看了看也不知道三太等人 全都上那裏去了 怔了半天 這才高聲說道 小小子快來吧 他這一下子才要緊 這一屋子的人 沒有一個不笑的 就連暗間屋的周林 也笑個不住 座上兩位文輝 看着他這樣大真爛漫 由心裏看着喜愛 心說親兒子到底不用愁了 真要有這樣一個媳婦乾子 就可算是我平生之願 想到這裡 問他叫什麼名字 孟金龍聽聽 遂說道 好東西 你還不知我叫什麼名字 告訴你吧 我姓孟雙名金龍 外號叫濕海金鯊 這個鯊哇 就是老大個的大魚 鯊魚要是一眨眼 就得大點地覆 小子連你也玩完了 文輝一聽 這才叫莫傻 滿嘴胡說八道 遂叫了一聲孟金龍 吾沒問你那個 吾問你因為什麼把吾的義子小張飛呂志明打死 你可知道打死人還命 欠債的還錢 你把呂志明打死 今天吾自己將你拿獲 當然結果你的性命 給吾兒子報仇 孟金龍不等文輝把話說完 遂也

說道 趕情弄死的這個是乾兒子 你料吾把你也弄死 不就給他報仇嗎 文輝一聽 這才真叫混蛋 遂說道我把你弄死 才是給他報仇 孟金龍急急說道 老頭別別要辦 咱哥兩人怪不錯的 文輝一聽 心說這種人真没法跟他說話 可是看他也這樣天真爛漫 實在是令人可愛 遂料道金龍 你要打算不斗我把你弄死 我就非我為義父 我就改作你個乾兒義子 兩個子聞聽 翻書兩眼問道 老頭兒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豈聽明白 文輝說不的 遂又對他說了一遍 孟金龍仍然不聽 旁邊人家替他說話 吾們莊主這打算收你個乾兒子 你要答應 你的福氣可不小 有的是好吃的 好喝的 好穿的了 就是少莊主 孟金龍不答問 遂是兒子 請是爸爸呀 家人等一聽 這個人可真最糊塗到家了 遂說道 自然是吾們莊主是爸爸你算兒子 孟金龍聞聽 高聲說道 你才算兒子 家人說甚 吾們倒要算兒子 人家可願要我們 今日你要是應了 從此安享富貴如果不應 你可就活不了啦 皆因你打死了吾們少莊主爺 莊主爺當然要把你殺了 給少莊主報仇 孟金龍把眼一瞪說道 去你們的吧 那個老頭子說咱不弄死吾了 家人說道對呀 你要願意給老莊主當乾兒子 老莊主就不弄死你了 孟金龍嘴裏叨念着 乾兒子 乾兒子 你們管飯不管啊 家人說道 你委答應了 想吃什麼有什麼 像倒是願意不願意 快說吧 孟金龍一聽說管飯 這個時候也還是真餓了 管飯你可拿去 吾這不是餓了 就連文輝看着孟金龍 也是叫人可笑 遂問道 你想吃什麼 孟金龍道 混蛋小子 不是牛肉烙餅嗎 文輝一擺手 叫家人把他帶出來 連問三太太 併請在客房裏面 可別斷了他們的飲食 回頭我自着辦法 家人們仍然把孟金龍帶出來 連問三太太都到前頭 鎖在馬號客房裏面 文輝這才把周林請出來 叫了一聲賢婿 適才吾跟那個大個子說話 大概你也聽見了 你想什麼法子 向三太太勸說叫

他投降 叫孟金龍給我作個螟蛉義子 周林假意說道 這事很容易 回頭吾見了三太 把這
個意思跟他說明 他又傻不呆 自然就願意投降 至於那個孟金龍 乃是天生漫爛之人
只要不給他飯吃 餓極了自然叫他怎麼就怎樣了 文耀一聽 此計甚妙 不由我心申歡喜 遂說
道 咱們即日就是良辰 馬上吾打發人告訴小姐 就把他的綉房收拾收拾 充作新房之用 今天
晚間吾就給你們完成了終身大事 周林一聽 就吓了一跳 心說吾本來是假意應許 沒想到這個
老小子 辦事這樣心急 你說這可怎麼辦呢 思想多時 無話可說 猛然間想起 遂說道老人家
想起這件事吾到沒有什麼關係 小姐這也是一輩子終身大事 要是這變說話就辦 未免過於草率
還是選擇良辰 把諸事全都略為預備再行結婚之禮不遲 文輝 聽聽連擺手 叫了一聲賢婿
此事並不用你操心 吾家中雖不敢說家大富有 是辦得娶聘之事 也不過反掌之勞 周林還
要推辭 怎奈文照東不容分說 立刻派家人到後園送信 一面催吹鼓手 後園阿喜小姐得着這個
信 本來姑娘也不小了 可也就把羞臊之心忘了 自己督催着丫頭收拾屋子 衣服有的在成雙
霎時間收拾得床帳被褥 新 現給周林找一套新衣服 把新鞋更換了 在大廳裡與周林雙
雙拜了天地 鼓子酒吹的鼓樂喧天 交拜已畢 有喜婆將二人送入洞房 別看是倉卒之間 還是
應有盡有 在兩個人坐帳之時 周林偷眼觀看 一看這位新娘阿喜 那面亞細亞子玉牆之美 周
林在先前本是假意 就是更衣交拜 也不過作爲遊戲 到了這時看着小姐那美美容 周林這個心
立時就變了 心說我周林 真娶娶一位秀麗小姐 這還是該有的緣分 豈不然而吾們兩個人 也到
不了一處 想到這裏 忽然一皺眉 周林恐怕賈明跑到 給勝三爺送信 這一會俠義營老少羣
雄一到 吾這場喜事 就算被沖而散 上蒼保佑 保佑今晚別有人來 不怕到了明天再有人來

可就不怕了 生米已然作成熟飯 就打着勝三爺把白龍坪抄了 吾也跟他老人家要求 將阿喜賞給吾 作給身旁之妾 周林把主意拿定 至是盼望別來人才好 諸事都辦完 令僕人進來鋪炕 然後丫環婆兒 全都退出去 周林把門關好 他們可就算是洞房花燭夜 周林愛惜阿喜 小姐看着周林人品俊俏 心裏頭也很歡喜 真可還莫是 美滿姻緣 一夜晚景無言 次日清晨起來 梳洗已畢 老莊主文四東打發人把周林請到廳房 老頭子打算帶着他 够奔後面拜見岳母 周林這緊時候 正是燕爾新婚 又搭着小姐貌美 心裏自然高興萬分 一聽老岳父叫自己到後面拜見岳母 周林趕緊答應一聲道 正想要到後面給岳母老人家磕頭 文輝也帶着他出離上房 直够奔後面 到了 上房 有丫頭把簾子挑起 翁婿二人來到裏面 文輝到裏面見着夫人虞氏 跟他把話說明 外面姑老來了 要跟你見見面 虞氏聞聽 趕緊勾了勾粉 換上幾件新鮮的衣服 叫丫頭到外面相講 丫頭來在外屋 高聲說道 請姑老爺裏面坐 周林這才跟丫頭進了裏間 到了裏面一看 就是一怔 因為屋中並無有老年的婦人 只有一位年青的女子 看那個樣子 一大關也就是二十三四歲 周林正然觀看 就聽丫頭說道 姑老爺這就是您的岳母 周林一見 心說憑他這個年紀 如何能養我出阿喜小姐 不問可知 這一定是岳父的機室 遂走上去 灣腰行禮 口稱岳母在上 小婿給你老人家磕頭 虞氏一看 看了看 周林的 心說阿喜真有這樣福氣 他竟會有得這樣好女婿 誰像我哥哥 他自己把吾配給這麼大老頭子 雖然說是有夫妻之名 無夫妻之實 虞氏想到這裏 一看周林過來給自已磕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自己忍不得作受其禮 這才趕緊欠起身形 用手相摻 口稱姑老爺免禮頭昨天就聽 老莊主爺說囉 新郎非常俊俗 皮氣也很柔和 今天一看 果然不錯 這裏是吾們大 小姐的福氣 說着話兩眼

老周林說岳母我到前面去坐着吧。虞氏一聽遂說道那可不成就你這是頭一次到吾這屋裏來。吾不能讓你餓着走。不怕喝上兩盃酒再走。說着話回頭告訴丫頭。到廚房說話。預備一桌上等酒席。就勢告訴老員外。就讓姑老爺在吾這裏用飯啦。丫頭到了明間。先把這片話。向着莊主說明。文八爺知道虞氏是繼室。當然要格外親熱。自己並不坐陪。一直够奔前面去了。虞氏一歪打殺丫頭把阿喜小姐請過來。工夫不大。酒飯齊畢。老少姑兒三個這才圍圈而坐。開懷暢飲。虞氏平生就歡飲。阿喜小姐。不過喝了三五盃。已然就帶了醉意。隨便吃了幾口飯。跟虞氏告辭。自回屋中休息去了。這裏虞氏跟周林推盃換盞。在先前周林還不敢放肆。後來也是有點帶了酒意。由猛然間由外面進來個人。看看是老莊主文照東。周林趕緊站起身讓坐。文輝說了幾句客氣話。後說道吾在前面廳房等候。賢婿用完了飯。回頭咱們商量商量。跟你同來的那兩個人。設個法子。還是勸他們投降才好。周林只得連連答應。老莊主嘴裏雖然這麼說。坐在那裏可不動。有他在場。這個酒吃不吃可就不要緊。虞氏又給自己滿了一盃。周林說道。岳母這般。我可就不能不喝。這一盃喝吃吾可够了。說着話端起盃來。酒到唇邊一飲而盡。虞氏說道。我到外面叫他們端飯。隨着站起身。出去。遇到好半天。飯就早端來了。虞氏這才進來。周林因為有文輝在旁邊坐着。並不敢耽誤拿起飯來就吃。轉眼之際。已然酒足飯飽。了頭打過手巾拿漱口水。周林潛拭已畢。雖這才謝了謝岳母。然後告訴。就讓文輝也一同站起身。周林又讓文輝前頭走。老頭子說道。我生平。不會客氣。我就在前頭走。文輝走出房口。周林在後面跟隨。虞氏相送。這個工夫了頭們。有在前邊。打籠子的。其餘的全都在房中。

周林跟隨老莊主够奔前面。到了廳房落坐。家人獻上茶來。文輝這才說道。賢

清去送信 說你等被獲 勝英要是得着信 他怎麼會沒來呢 你可聽明白了 我可也不是怕他 咱們爺兒兩個商量 假如說勝英等找到了白龍坪 咱們應當怎麼對待呢 周林一聽 心說你這句 話 問的可倒好 你怕勝英來 我還怕勝英來呢 你不是怎麼問我嗎 索興我就當着你說兩句硬 的吧 反正來過的再說 想罷遂說道 岳父只管望安 勝英得着信沒有個不來 等他來時 小婿 我親自出去跟他答話 憑我兩行伶牙俐齒 我要說降了那勝英 如果也是願意了 你老人家可 別把他待錯了 他比你的歲數大 你敬之爲兄 必然能出一勝之力 就是勸不成 你老要 打算跟他息事了結 只是放回黃三太孟金龍 自然就沒有事了 你老人家聽我這個主意怎麼樣 文輝一聽周林所說之話 也有道理 可見是精明強幹之人 文輝點頭說道 賢婿真是深謀遠慮 說罷哈哈大笑 又談了些個閑話 時候時這才吃晚飯 飯後吃茶談話 好在一樣兒 今天這一天 勝英真就會沒來 天到定更 各自安歇 周林來到阿喜小姐繡房 一看臥具早已安排停當 周林 在寬衣之時 這才想起兜囊之中有一種物件 就是在後面上房看飯臨行之時 岳母虞氏暗中交給 我的 一天的工夫並未得假取看 彼時順手帶在兜囊之中 我何不取出來看看 裏面時什麼事 想到這裏 一伸手由兜囊中取出 借着燈光一看 原來是個紙團兒 周林可就明白了 不問可

將然要打開看

一想不好

阿喜小姐

他要是

認得字

豈不被他知道

把紙團兒拿在手內

向着阿喜小姐問道

你認得字嗎

阿喜一聽 還以爲

是周林打趣 自己遂假意說道 你包涵着點吧 我沒念過書 不認得字 阿喜小姐說的是假的

周林信以爲實 這才並不隱藏 湊着燈下把紙團打開一看 上面也沒有多少字 不過就是夜靜

三更 移玉前來 有要事面談 並無他人 請勿多疑 千萬千萬 周林看完 心中歡喜 隨着把

紙條在蠟燈一燒 阿喜小姐不由得就是一怔 心說紙條上面可沒寫着上下款 我看着這個字跡 好像我的繼母所爲 你說真要是他寫的 這裡可就有了事了 我先別管他是與不是 但看他的動靜如何 阿喜小姐想到這裡 並不露一絲的形跡 自己作出滿沒看養的樣子 遂脫了衣服便躺下睡了 周林又坐了一會 這才睡下 向着阿喜小姐說道 我由今天早晨吃酒之後 覺着肚子有點不合適 大概過一會還得走動走動 小姐答應一聲 准知道他心裏有事 故意的說道 也要着了寒涼 我身上也覺着不合適 我可能要先睡了 說着就將身形轉到裡面去了 過了足有一更多工夫 小姐並未睡着 就聽周林輾轉反覆 並未閉眼 一直倒了外面交三更 就聽他翻身坐起 一面穿好衣服 開開屋門出去 阿喜小姐聽他走後 自己這才把身形翻過來 思前想後 算計周林他幹什麼去了 要說他跟繼母 這個事情未免太容易了 就是早晨一見 竟會有約會也未可知 你說要不是 耶張字東由打那裡來的呢 他這是幹什麼去呢 小姐心中思索也算不出來 周林這小子幹什麼去 一直想到四更多 猛然間周林由外面回來 小姐乃然假睡 周林並不驚動 悄悄的把身形倒在床上 也衣而臥 到了次日清晨起來 小姐故意的問道 昨天晚上問你走動幾遍 周林說道 大概是下墜 我在外面蹲了有兩個多更次 小姐點了點頭 察說道 今天好點吧 周林攏手呵 也不見得甚好 書不可重叙 一天也沒有別的事 跟老莊主說閑話 够時時吃飯 不知不覺又到了晚間 外面將然交了三更 周林爬了起來 好衣服就走 每回阿喜是裝着睡覺 今天可不然 隨着把身形一轉 向着周林 問道 你這是上那裡去 周林仍然是那套老詞 肚子不合適 還得往外面走動 阿喜假意說道 到外面找個避風的地方 別受了夜寒 周林這小子以爲是好話 隨着點頭答應 開開房門去了

小姐等他走後 過了一會兒 這才起來把身上的衣服收拾俐落 換好了軟幫軟底鞋 佛手由打牆上摘下趁手的軍刃單股寶劍 赤的一聲將寶劍掣出來 劍鞘拋在地上 然後把屋中的燈光息滅 轉身來到外面竄房越脊 一直奔前面的馬號 來到囚禁三太的那所空房 縱到院中看了看 各屋裡面都是黑暗並無燈光 聽了聽西廂房有人說話 三大爺這個老頭兒也不來 放到這裏又不給牛肉烙餅吃還細着 這多麼難受哇 又有人咳嗽嘆氣道 金龍啊 不要多說少道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何必說這個沒有志氣的話呢 說話的正是黃三太 自從被擒的那一天 三太知道大個子把人家的美子打死 如今被獲難得活命 沒想到放在這裏 文輝有意招親 自己雖然未允 當時文輝並未說出結果性命 給他兒子報仇的話 後來又挨着個的叫進去 孟金龍放回來了可就是沒見周林 及至將自己跟孟金龍囚將起來 可就不知道周林往那裏去了 三太還真不放心 恐怕當面跟文輝說話激烈 也許是他一時惱想 將周林結果性命 又一想不對 真要到了那個地步 我們兩個人也是活不了 三太自己心內說 你要是將我們押起來 你就就上了當啦 今天晚間我的老師一到 明天一准帶領羣雄到此 那時你再想結果我的性命 焉得能够 三太可就沒想到 一連過了三天 連一個人也沒有來 好在一樣 文照東對於他們 沒有意外行爲 三太心裏早就沒有主意了 猜不透俠義營現在出了什麼事 等到了送飯時候 三太跟大家一打聽 問我們一同被獲三個人 那一個人上那裏去了 送飯家人聞聽一笑 遂說道 你們還不知道呢 要不是有他 你等已然早死多時 我們老莊主爺看他不錯 已然將小姐許配於他 那是我們的姑老爺 三太一聽這才恍然大悟 不錯 那日既然問我 當然也要問他 周林這小子可不對 我聽說他家中已然有了妻子 你又在這裏招親 豈不放良心有愧 三太想到這裏 並不多問 送飯之人走後 大個

子又問三太說什麼 三太的慢慢告訴大獃子周林招親 孟金龍自從得了這個信 就不住的叨叨念念 起先竟罵周林 三太說道 事情真假 咱們還不知道 你何必罵人 大獃子不罵周林 又思念賈明 又想勝三爺 抱怨自己被獲沒人來救 三太這才長嘆一口氣 遂說道 生死有命 何必這樣念念 這個工夫阿喜小姐就到了 他聽見他們二人說道 知道是在西廂房裏面 這才走上前去 一伸手略吧一聲把門上的鎖擰落 用手推門轉身來到裏面 在黑暗中看見細着兩個人 阿喜問道 那一個是黃三太 三太一聽 是女子的聲音 並不知道從何而來 又不能不答言 遂說道 三太在此應當怎樣 小姐來在近前 看了看 就見三太面帶忠厚 惟獨三太看見阿喜小姐長得如花似玉 雖然手裏 頭拿着軍刃 但是身旁沒跟着一個人 想到這裏 厲聲問道 你這個女子 晝夜之間 隻身一人 來到我的這裡 但不知你 有何事 如果前來結果我的性命 你就給少爺來個快當 小姐一聽 長嘆了一口氣道 黃義士你不要多疑 我乃是打發你們二位 這個責任 也不在我的身上 別的你更不用多意 我實話跟你實說 我乃是文老莊主親生之女 一名叫阿喜 以及我父自從拿獲你們 遂把我許周林為妻的話 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三太一聽 原來周林結親不假 可有一節 既要跟周林成親 晝夜之間 來在這裏做怎麼呢 阿喜又把自己來意 及周林和自己的繼母 之事對着三太一說 三太不聽則可 一聽此言 當時提起英雄膽 立刻就有殺人之心 怎奈身被綁 不能轉動挪移 向着阿喜問道 既有這等事 你就應當稟知你的爹爹 把周林拿獲 結果他的性命 不就完了嗎 你來這裏有什麼用意 小姐一聽 叫了一聲黃義士 你所說之話 你豈不知 你可知這人有臉樹有皮 女兒如何若到爹爹面前報告 故此我不肯向 他老人家報告 三太接着說道 既然如此 我看姑娘你既

龍手中仗劍，不問可知。然也是身通武學，就應當擎劍前往。將一對狗男女雙雙殺死，可也就算完了。小姐說：「當黃老士這個主意，我已籌劃再三。第一節每等這種行爲，如見說：『我要是暗中將他等殺死，恐怕這世間無人知曉。』還一樣，他們二人全都身通武術，要是動起手來，我單人獨自還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周林他千不對萬不對，我已受到父母之命，跟他成爲夫妻。如果我就要擎劍將他殺死，落一個謀害親夫，與我的名譽有關。今天我來也沒有別的事，所爲的就是這一樣兒。我就請問黃義士一句話：周林所作所爲，應當死不應當死？三太這個人的性情，向來是個急脾氣，他說話並不加思索，隨着說道：『真是死有餘辜。』小姐一聽，點了點頭道：『按黃義士所說，此人的行爲當然可殺。我方才業已把話說明，我是不能親手殺他。我要跟黃義士商量的就是這句話。』如果現在將軍勇給你取了來，解開你綁繩，你能不能隨我一同前去？借義士之力替我殺此人中禽獸。三太聽了這裏，沉吟了好半天，心說：周林這小子該死，倒是該死。可是要讓我去殺他，未免有傷我們同夥的義氣。還有一說：我要答應了他，殺了周林還好。倘若殺不了，豈不叫這個人子說我，騙他解細繩釋放。你說我要不答應，就要笑我無能，毫無男兒的勇氣。到不如我先答應了，有什麼話回頭再說。三太也主意拿定，遂說道：『小姐，你可把話說明白了。我可並非是答應隨家前去，好叫你把我的綁繩解開，以圖逃走。亦並非是我說大話，我既被獲，早已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不過我生來的天性，不慣聽這種言語，就是不關我的事，我也聽着有氣。何況周林他是騙我一同來的，聽說周林已然在這裏招親，我未敢深信。今聽小姐所說，我這才知道不假。在吾等被擒之時，你的爹爹首先問吾定親沒有，我當是用這句惡言答復。頭一節我已然娶過了。妻室再說我被獲之時，決不能以結親求活，故此我並未多問。我後來聽說周林招親，我早已就

恨罵此人無心就皆因他比我娶妻還早 大概已得了子嗣 似乎這種行爲 幾與道德不合 這可
不能只怨周林一個人 也怨你的爹爹作事莽撞 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多談 你不是有意約我一同前
往 剷除惡人嗎 這變辦吧 我這裡還有一個兄弟孟金龍 你要叫我們一同前去 除非是先將軍
刀取來 然後再解綁繩 爲什麼三太這麼說呢 這也是一歲年紀一分閱歷 三太想這個啦 別看
在這裏細音沒事 真要是解開繩 斷不了被人家看見 就許當場動手 手無寸鐵難免二次被擒
到了那個時候 豈不是反美不美嗎 故此三太叫啊喜小姐先給他取軍刃 小姐一聽 不由得暗自
點頭 這麼看起來 這個黃三太知識道德以及經驗閱歷 皆比周林強萬倍 真要是當初老爹爹
把我要配了他 不怕與人作妾我也情甘願意 到如今嫁了這麼一個狼崽了 何況他又有一濫的
行爲 我焉能跟他長 久的了 又聽人家三太說 叫先收軍刃 然後再給他們鬆繩 小姐以爲這
個話很爲有理 這才說道 黃義士既然如此 我即刻就去 說着話一轉身出離了客房 將門倒帶
劍扔下來的破鎖 仍然安到門上 這不過蔽人眼目且而已 收拾俐落 轉身够奔八爺的書房 看
了看房門緊閉 姑娘不管三七二十一 用劍尖推門 工夫不大 上下兩道卒管 完全激開 背資
劍用手推門 一轉身到了裏面 書房是西廂房 兩明一暗 暗間裏 是文八爺的書房在這裏睡覺
姑娘聽了聽乎聲如雷 知道他是亦經睡覺 阿喜這才定住眼神 四外觀看 就見暗間門口旁邊
北牆上面掛着一個皮囊 一個皮搭子 皮囊搭撒着紙繩 皮搭子明露着軍刃鞘 旁邊鏢有帶鞘
子的一口大朴刀 阿喜一摸 准知道這幾件軍刃 是他們兩個人的 雖然沒問他們是怎麼軍刃
因爲書房裏面 並非是存放軍刃之處 准知道錯不了 這才一伸手都把他摘下來 小姐 摘這個
皮搭子 喝 好大的分量 手裏拿着大概是有幾十斤重 阿喜暗自說道 這條軍刃也別管他們誰

用的 有此猛漢殺周林 實不費吹灰之力 一面想着 將三件軍刃全都拿在手中 一直出離書房 够奔前面馬號 所幸無人知曉 姑娘二次到了空房裏 叫了一聲黃義士 請你不必避嫌 事在緊急 說不了什麼男女授受不親 待我親自給你解繩 三太一聽 也就無話可說 這才走過來解開綁繩 三太四肢得其自由 先活動活動胳膊 趕緊過去給大個子解開綁繩 孟金龍一看 遂問道 這個他跟你 好給你解開 就不管我了 三太趕緊悟住了孟金龍的嘴 在他的耳邊 低聲說道 你可千萬別嚷 倘若被人家聽見 我們可就活不了啦 別看大個子這樣憨傻 他還是最怕死 一聽三太這麼說 吓的一聲 也不敢言語 兩個人這才把軍刃帶好 三太叫了一聲小姐 請你頭前帶路 阿喜聞聽 又囑咐黃三太說道 此去我要求你就是兩件事 頭一條事叫你們作個見證 第二件我如果當場落敗 那可說不上不算來了 只可請二位協力相助 在這兩件之外 還有一樣量要緊的 就是替我殺恨心的賊 請黃義士別管我怎麼樣 你若是以爲周林可殺 務求你追取他的性命 阿喜不怕死在九泉之下 也感念你的英勇義氣 三太聽罷點頭答應 又囑咐孟金龍道 跟我走 我叫你怎樣你就怎麼 如果不聽我的話 我可是自己登房一走 就不管你了 大個子點頭道 我聽你的話 三個人計議已畢 一同够奔後院 阿喜在頭前率領 皆因有金龍相隨 不會飛簷走壁 過一遺院子 只得給他開一遺門 工夫不大 穿宅過院 已然來到後面三太叫金龍亮杵把住門口 無論是誰來到這裡 攔住他不准進院 大個子果海照着 三太的言語 回手亮杵就在門口一站 阿喜囑咐三太 黃義士在此稍候 待我看看虛實 你們在此看着 我要是一擺手 你就過來 當然是發現了真贓實據 三太點頭 阿喜單人獨自 够奔東暗間窗台下 姑娘一看屋中燈光明亮 可沒敢公然就往前走 哈着腰作出蛇行勢 慢慢的來到窗台下 站起身用指甲尖濕

破窗檯紙 然後用目往裡觀看 姑娘將然一看 趕緊將頭縮回來了 自己定了定神

這才一轉身向三太擺手 三太明知這屋中已然有了證據 這了禪足潛踪够奔台下 阿喜用

手一指 自己濕破的小孔 弄個意思是叫三太也順着那裏看 三太會了意 來到窗台切

近用眼睛向裡一看 小英雄不看則可 這一看 氣得他肝胆俱裂 就皆因居中一男一女的舉動

太已難看了 當時把三太氣得真不知道屋中這兩個是人 書中代言 裏面正是九尾蝎子周林 那

一個可就是阿喜的繼母虞氏 這個虞氏請文書已然表態 就是萬里雲烟獨魚獸虞堯繼先的親胞妹

皆因王張其善 扯旗招募天下的英雄 這個文輝 應募而來 到了英雄報名 當面試藝

果然一百二十八騎六合大槍武術高強張其善他也會這個槍 可是不全 故此留下文輝 傳他六合

大槍 學藝已畢 說文輝在涼簷買置田園 給他續娶了一位夫人 可就是這位虞氏 在虞氏將然

過門時 是新婚燕爾 男女同情 這到顯不出來閨房寂寞 到後來文輝這個人生不好武 又搭着

這一次傳藝張其善 居從從此得了溫泡 因此文輝對於武藝 尤其看重 自己常說這麼一句話

能將文武藝學成 平生必有發達時 能自從打完了這個心思 早晚三五更的工夫 不敵輕易曠發

跟虞氏言明一個月到了初一那天 準到務邊來一次其餘二十九天 全都是自己在後宅院北園獨宿

自此虞氏甚感寂寞 又對於文輝相強 偏偏文輝把女兒許了這麼一個周林 他們兩個人

一見面 那得說是三生有緣 周林必然被他引動 在酒席筵前虞氏本打

算多喝幾盃酒 遮遮掩掩把自己的心事 對周林說明 不料想正然吃到高興之際 老莊主文輝由外

面進來 虞氏一團的高興 完全打消 自己雙眉一皺計上心來 那才假說出去催飯 到了外面找

了紙墨硯粗粗寫了幾句話 然後擲了一個團 容着 飯畢 周林告辭之時 虞氏才暗含遞到他的

手中 到了夜晚臨睡之時 周林就燈前一看 然後左說謊言走動 天到三更才够奔虞氏

的臥房 虞氏自從訂定更大生香湯沐浴 然後輕勻粉面 又打開一箱 取出幾件最華麗的衣服

就看燈前桃子一身豔而特盛 穿到身上 梳櫥台前翻來覆去了十幾遍 這才把房中收拾俐

落 叫丫頭到了一壺 自坐在桌中吃茶 虞氏獨自一人 坐到天交二鼓 打發丫環婆子全都

安歇睡了 自己也把房門關上 將燈搖熄 然後又慢慢把門開放 自己這才和衣而臥 思

想今天這回事 你說周林睡裏是夢了 阻阻和意外的奇緣 當然說是阿喜的女婿 這起來還是我

的融氣所致 自己朝床上一要說睡去 如何能睡得着 自然思慮就見由打外而進來一個人 一直

够奔床前 低聲叫道 岳母睡着了沒有 虞氏聽了 聽不錯果是周林 這才悄悄說道 你爲什麼

不把門關上 周林說道 岳母放心吧 我已把門關好 是您老人家未曾聽見 說話之際 周林覺着

肚中飢餓 遂向虞氏說道 你這裏可有吃食東西沒有 我肚中有些飢餓 虞氏說道 要有吃的咱麼

可有 連酒帶菜我全都給你預備了 今天不但是你餓了 連我也有些餓了 有的是現成的酒酌

們兩個一塊喝吧 周林一聽 心中喜悅 連點頭答應 把炕桌放在床上 丫頭又打酒菜全都拿過

來 周林不費虞氏上床落坐 拿過酒杯斟了一杯酒 周林端杯酒 跟二人正在喝酒的工夫 阿

喜小姐就到了 溫破窗紙往裡一看 這緊縮了回來 自己覺着羞臊難過 定了定神 這

才攏手叫三太 三太過來一看 只氣得他抬臂膀回手拉刀 那個意思 裏裏往外裏闖 阿

喜趕緊攔住 附耳低頭說道 瓊義士此事你已然看明 周林死活請你自己作生 你先在

外面觀看 待我到裡面 我把這無恥的婦人殺死 以出我胸中之恨 阿喜說吧 手擎寶

劍一直够奔屋門 用寶劍畫了畫 一過半管 不費吹灰之力 將門撥開 到了暗間 啓軟帘進了屋中 這兩個一人一回頭看見了阿喜 這才是吓得的真魂現出 周林情知不好 用手一推虞 虞氏趁勢够奔床 而床下一伸手 可算取他兩暗器溫柔香紗 金龍被拿 即是此物所獲 今天虞氏一看阿喜手中擊劍 來到屋中 誰知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意用他的溫柔香紗 將小姐打倒 俊語說的好 知道底還是老鄰居呢 虞氏的舉動 周林不知道 阿喜早就明白 不容他轉過身來 趕上前去就是一劍 要說阿喜這個工夫不錯 一劍擊下去 就聽赤的一聲 虞氏已然頭尸兩分 周林一看 小姐已然把虞氏殺死 因為自己理虧 此時手中又無寸鐵 阿喜既如此凶 大棍自己決解 過他 小子心眼也快 隨着雙膝點地 往地下一跪 口稱小姐我已 然知錯 求你饒命 小姐扯過頭來 看了看周林 不由得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周林 你要如此態度 我跟你一天的夫婦 就是百年的夫婦 我決不落謀害親夫之名 現在我已然把你的情人殺死 如果你心裡不滿於我 寶劍交給你 任你結果我的性命 給你淫婦報仇 說着話寶劍向着周林一遞 周林這時已然是天良發現 又羞又急又無 再一看小姐尚提請死 自己十分慚愧 遂說道 千錯萬錯是周林之錯 這一次望求小姐饒恕 從此更改兩拜 如果我門在這等行爲 任憑小姐將我殺死 我是死後無怨 阿喜小姐一看 叫了一聲周林 改與不改還乃是你自己的良心 與我並不相干 我這今天問你這麼一句話 自你被獲後 我爹爹對代你有錯的地方沒有 周林這個時候 說是有理 不說又不成 遂說道 小姐我已然把話說明 這場事也別管 是由那裏發生 只怨我周林不是東西 望求小姐高抬貴手 把這場事壓下吧 阿喜小姐開言 叫了一聲周林 你

自己知錯了 那裏我殺了虞氏 你給他報仇不報呢 周林跪在地下 連聲說道 小姐你這是說的那裏話來 別說我也不敢 就打著敢 我的良心怎能過的去 阿喜復又問道 你是不殺我 我自己會殺 周林我這就斗跟你夫妻一場 說著語寶劍一掣 够奔自己脖子而尋 周林一看不好 知道小姐要自刎 趕緊跑過來 那個意思要搶小姐的寶劍 阿喜一搶左手 吧的一聲 正打中了小子的胸前 周林站立不穩 番身栽倒 就聽小姐那黑赤的一聲 寶劍別在項上 紅光崩現 撒手仍劍 死尸栽倒 周林爬起來再一看 小姐早已氣絕身亡 小子不由得哎喲一聲 跟著就聽外面有人答言 叫了一聲周林 你還來受死等待何時 周林一聽外面有人說道 趕緊一口氣把燈吹滅聽了聽外面說話的聲音耳熱 好像黃三太似的小為問了一聲 外面可是黃三哥嗎 外面說道 那一個賊窩禽獸之入論弟兄 不必多問 趕緊出來受死 三太這個人本來是急脾氣 自從小姐到了屋中 所有的一切舉動 全都看了個滿眼 只來一看阿喜小姐掣劍自刎 三太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心中難過 當時可就想起阿喜託自己的話說 說下高落殺夫之名叫我替他殺此賊殺的小輩 想與我裏 幫之高壽幾時 周林一聽 果然三太 一面正著穿求服 一面口中央求三太 罷手知道三太這個人 作事向來極其細情 今天他一看周林如此行爲 那才是怒氣填胸 無論周林怎麼央求 三太也不肯 小子可真急了 遂鳴了一聲黃三太 你以爲我怕你不成 說這是給客盒子 你不領情 遂來待我跟你分個高低上下 倒看看誰行雖不行 小子一面說着話 在地下拾起小姐的帶口寶劍 一直往外闖 小子這見老羞變怒 來到屋門口 先拿了一張椅子扔出來 然後身子隨着往後一縱 到了院中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黃三太 大太爺的

事 不要你管 我姓周可不是怕你 三太說了一聲別走 你就接刀 話到人到軍刃到 立劈華山式 够奔周林蓋頂砍到 小子往旁邊一閃 晚到相還 當時兩人各施所能 打在一處 這兩個人也不過是將然打在一處 聽聽那邊金龍大個罵聲 好你混帳老頭兒 你說給我牛肉烙餅吃 你一回也沒給呀 三太動着手 不生這大個子說的那句話 想請外頭來了一個人 正是本宅主人文照東 老莊主文八爺自從拿了三太等三個人 將周林招爲女婿 心裏倒是一件喜事 美中不足的 就是其母的牌位不入 尙且未下降旗 還有一件不放心事 就是怕勝三爺跟他完了 又想周林如果從中解說 或能平安無事 文輝心裏因此緊爲的心點 所好的一樣 一連三天並沒有人到白龍子來 文輝慢慢的就把心也放下了 這一天吃完了晚飯之後 照咧 規矩定更後練工夫 老頭子將然能工夫用完了 由前窗拿了一個手下人 文輝說看看 正是自己家的師傅 就着他走至莊主的兩前 叫了一聲莊主爺 頓了半天未說出來話 文輝一看他這般光景 不由的有氣 遂說道 李四你還是怎麼了 有話說 爲什麼這樣吞吞吐吐 什麼事快說 李四一聽 嘆的一聲 跪倒挨塵 口稱莊主爺 小子我要說了 您可別怪我 文輝本來是相暴的脾氣 他飛裏看 的慣這個 遂急說道 李四無論 是什麼事 你只辦快說 我不怪罪你就是了 李四這才 向上磕了 一個頭 莊主 奶奶 跟姑 老爺 文輝當時聽了這片言語 氣一頓鬆倒壓 遂說道 李四這個事當真嗎 李四說道 小子不敢在莊主爺面前撒慌 你要不信 三更以後不到四更 只管到後面看去 如果沒有 把小子我當場打死 我決不抱怨 文輝聽罷 一罷手 遂說道 你去吧 李四站起身形 跑到前面 文照東怒火中

燒 暗恨虞氏不良 雖然着急 不到時候又不敢早去 怕的是打草驚蛇 心說面頭我嬰 你一對

狗男女 雙雙拿住 連同黃三太益金護 各將條等結束性命 到那時我隻身一走 跟

隨王子張其善一呆 倒也落得乾淨 文輝心裡嘆息 瞪着眼睛時候三更 到了三更交過 文

輝一想 我先別動 倘若是我去早了 豈不是合適嗎 倒不如再過一會 容得身夫淫婦會在一處

我再去不遲 文輝又等了半個更次 這才把衣服收拾收拾然後拿了亮銀槍 由後面花園出來

一直够奔後院 到了院門口 本打算溜房而入 留神一看 門口開着呢 文輝又是一怔 暗想道

天到這般光景 爲什麼還沒有開門呢 又一聽不好 院裡有人動手聲響 這才趕緊往前走

將然到了院門 就聽有人說道 好混帳老頭兒 你說給牛肉烙餅吃 一酒也沒給 你又來了 我

非把你弄死不成 文輝留神一看 說話的還是別位 正是那個益金龍 老頭子問道 其中必然有

特別的變故 要不然這個小子被綁在馬號裡 怎麼會成這模樣 正然想時 就見大個子舉杵够奔

自己打來 文輝急急杵離四五尺 只得用手中大槍架開還 大個子跟入動手 也沒有什麼新鮮的

招數 不過是金劍亮着 一放放花 極其裏賊 這孩子也就是文輝 就憑這幾年年紀的老頭子

把這幾手全都接架過去 再往裡進招 兩個入這才打了一處 這陣響鬧入 整打了兩對 那

邊周林三太刀劍並舉 這邊是大個子文輝杵槍齊揮 正然打得難解難分之際 猛然間中房上縱下

一個人來 高聲說道 好東西 都帶這裡呢 三太動了 留神一看 來者正是季剛李四爺 原

來三太等人 自被獲後 賈明逃回俠義營報告 正趕上王熙雲分兵潮州城 鐵牌道人 韓啞仙師

諸葛山真 袖占一課 算着三太等有三日禁之災 三朝過後 不救自回 孟二俠不放心 李四爺

在旁邊担保 三俠走後 依着李四爺就要起身奔白龍子 諸葛遺爺相攔道 不必着急 一二日內

必有消息 四爺無法 只得又等了一天 由早至晚仍然不見三太等回歸 李四爺可要夜探白龍子

道長仍然相攔 我已說過 三天後就安然非能 今天才是第二天 明天准能相率回營 李四

爺聽着有些猶疑 可是道長既然這麼說 莫若就在等一天 我倒看看你的八卦靈不靈 李四爺才

又等了三天 直等到天交二鼓 還是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心說好牛鼻子俠道 何說你的八卦有

准 平白無故等了三天 仍然連一點消息沒有 今天我也發發甚麼工夫去問你 我先前去看看

這三個孩子的性命如何 真要毫無事則罷了 倘若是有個一差二錯 回頭我跟這牛鼻老道 就

是算不清的帳 李四爺這主意拿妥 一聲也不言語 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倒落 背後揣好了刀 城

城就要交三更 老頭子出離了俠義營 施展夜行術的工夫 陸地飛騰法 直奔白龍子而來

到得莊內 李四爺看了這個村莊勢派 跟賈明所說的彷彿 大概這就是白龍子 用爬城鎖進

了堡子城 四爺知道文照察乃是當地一家富戶 當然房屋高大 這才拔了極富麗的一家宅院 抖

身上房 簾房跨脊 各處窺探 將然來到後院 看院中有人動手 四爺這才飄身跳下來 四爺

這一來 可把文輝吓壞了 心說可了不得了 原來大清俠義營的人全都來了 我說誰把大個 放

開的呢 這嚇看起來 今天就是凶多吉少 這麼一個孟金龍 我就准戰有勝 勝英要是全都來

了 必海要被獲小可 三十六招走爲上策 想到這裡 不敢怠慢 把手中大槍虛提一招 身子往

旁邊一縱 脚尖點地又一換腰盤勁 赤的一聲 縱到了上房 大個子不會上房 只得哎喲一聲說

道 老頭兒走了 李四爺趕緊叫住孟金龍 又湊到三太這裡一看 看了好半天 這才看明白了

原來三太是跟周林兩個人打在一處。這還不說。周林這小子上身穿的一件葱心綠二鑲邊的女
上面是玫瑰紫的中衣。腰裡頭繫着雪洋緞的腰巾。上面光着頭。下面赤着足。手中擎着一口
寶劍。李四爺看着納悶。遂說道：你們兩個人胆大還不住手。二人一聽。各自往旁邊一縱。周林
這小子機伶。一看李四爺到了趕緊說道：老人家你們別看我們動手。這是我們定的一計。錯非如
此。不能逃出虎口。回頭又叫了一聲三哥。你看咱們這手用的不錯吧。三太本來是個忠厚人。一
聽周林如此說法。就知他是有意遮瞞。也就沒好意思說別的話。四爺向周林道：你這個小子爲什
麼穿了身女子的衣服。周林才知道把衣服穿錯了。這才說道：說着話。四爺到屋中。燈光草起。周林先換
不能成功。你到屋裡看看。那裡還死兩個女子呢。說着話。四爺到屋中。燈光草起。周林先換
了自己的衣服。四爺一看殺死的兩個女子。並不多問。遂說道：咱們趕快去。眼老元帥把話說明
回頭派官兵查抄他家宅。這個地方就得說是李四爺爲人性情粗暴。凡事不加考查。自己不跟
自己人動手。周林身上還穿着女衣服。屋中殺死兩個婦人。這都是可疑之點。他并不追究。只催
着小哥兒三個走。周林把衣服換好。到的阿喜的屋中。取也自己的護手鈎。老少爺兒四個這才出
離文宅。回歸俠義營。到了營中。一被。諸葛山真在那裡打坐相待。看見李四爺進來。念了一聲無
量佛。李施主辛苦了。四爺見着他。自己已是私探口。子。果然三太等三個人全脫離牽押
暗佩服老道占課有准。遂叫了一聲道長。我要不去。他們還不定打得出來。打不出來呢。老道聞
聽一笑。遂問道：自龍子究竟是何人。那裏稱霸。四爺草草略略跟老道一說。道爺也不細問。接
着說道：天已不早。你們爺兒幾個。都辛苦一夜未睡。暫却休息休息。有什麼話明天再說。李四爺

一聽這話 當時大家各自安歇 臨行之時 周林暗中三拉三太的衣襟 然後回頭就走 三太只得在後相隨 兩個人出離了俠義營 來到一個小樹林裏面 周林抖了一聲黃三哥 咱們哥兒兩個是這些年 誰然沒有多大交情 也得說幾種相處 白龍千這場事 無論如何三哥可別對外人說的 從此你就算是我兩哥姐 照高哥兒兩個心裏會 三太聞聽 叫了一聲周林 我不叫我对旁人 這個事找到可以辦到 可也 節 我對別人說 我可對你說你這一場事辦的太不對了 頭一樣家裏有妻子 就應該招親 這個事關係人家姑娘 輩子 再說既然招親 這就不該當通人家的繼母 虞氏竟在了姑娘的家中 阿喜也聲說自刎 你看你自己無故害了人性命 於心何忍 周林說道 三哥我當時一悔自然晚 不太過貴時 三哥你別說 竟被虞氏將我上套 所以我今天我你弄出來 我就求你們一句話 此事天知地知我知 千萬別叫旁人知道 倘要是走露了風聲 我就使俠義營內英雄拿住許多 若到其時傳耳的 焉若有我的活命 你要是將此話 講 就算救了我周林 倘若不講 我還要從此自盡 我當然對旁人說就是了 周林接說 三哥你別說 我這事 無論如何要事 只要你看再小 不對 准其你將我結果性命 我周林決不寬恕 三太聽了點點頭 見弟你要能夠改過自新 仍然不失為英雄好漢 說到這裏 二人這才一回回營休息 三太自然是天光大亮 衆人起牽將然梳洗完畢 諸葛遺爺打算吃完了茶點 算到帥帳將手巾擦元帥 喊是這幾個工夫 有老元帥的王官 來到俠義營 向諸葛遺爺說道 長 俠義營裏有一位英雄 一個黃三太 一個周林 不是昨天晚間已然回來了嗎 元帥叫他們二人問話 道爺聞聽 就是一怔 心說他們是後半

夜才來的 元帥他怎麼知道呢 又一想 既然叫三太周林問話 他不過是問問白龍子之事 遂打發人把兩人叫了來 把話說明 叫兩個人跟隨玉官一同前去 來到帥帳外等候 工夫不大 玉官出來向三太點手 您隨我來吧 三太跟着玉官到裡面 見着老元帥行禮已畢 在旁邊一站 老元帥問道 你們在白龍手 同周林所作所爲 要從從頭細說 三太閉聽吓了一跳 心說老元帥這個話來的不對 聽他這口氣 就彷彿是有人向他報告過了一樣 真要不說准不說 要是說了又覺着不合適 只得說了幾句謊言 草草的敷衍過去 元帥聽罷 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三太 你真不枉是俠客的徒弟 果然義重如山 我明白你不肯實說 你先下去 待我問罷就是了 三太也不好再分辯了 只得退到外面 王官又把周林叫上去 到了裡面見着老元帥行禮已畢 就見老元帥面沉似水 向着周林問道 你在白龍手所作的好事 還不實說等待何時 先前周林還用言語支吾 到後來一聽老元帥完全知道 周林可就明白了 誰知道是黃三太把自己之事 已然對着老元帥說明了 要不然他怎會知道呢 其實他想的 各都不對 老元帥自從打廈門兵敗 八卦營被困潮州 受了這兩次挫折 幾乎全軍覆沒 好容易將敵兵追走 對於各事宜都是格於精神 雖然自己受了鏢傷 每晚遛遛達達必須到各處查看一遍 就怕有賊人襲擊 這一日半夜裡老元帥到外面查營 回來的時候天已然四鼓已過 走到梅林附近 聽着禪房裏人說話 老元帥聽了這話 好話呢 我來聽了這才知道是黃三太周林兩個人 他二人所說的話 竟都被老元帥聽了個清清楚楚 容着他們二人走後 老元帥才回中軍大帳 休息一會兒 天光已亮 起來梳洗完畢 這才好替玉官到俠義營叫黃三太周林 周林託付三太別對旁人說的事 老元帥聽得明明白白 准知三太有義氣 必然

不說實話 果然把三太叫上來一問 他並未吐露真情 要不怎麼老元帥說他 不愧是俠客的門徒呢 就是說他對於周林有義氣 今天周林他疑是三太對老元帥說的 豈不是全都差了嗎 小子周林一想 既然三太把話說明 我再瞞着也是無益 這才跪倒身形 就把自己所作所爲 一句不短 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老元帥聞聽 由得大怒 遂說道 相你這種人 留在世上有什麼用 喝令一聲叫左右推出去 兩旁邊的王官 如狼似虎 將周林拿獲 將要往外走 這工夫俠義營老少羣雄全都趕到了 見了老元帥問了問情由 然後大家替周林講情 老元帥看衆人的面上 這才說道 既然諸位如此說法 饒其死罪 責打八十軍棍 逐出營外 永不復回 大家准知道再講情 那算辦不到了 只得說了一聲老元帥恩典 話說到這裡 早有武士王官將周林按倒責打八十軍棍 打的小子皮開肉綻 然後往營外一擲 臨走之時 老元帥向周林說道 你今天得活 可就看到衆位老英雄的身上 至於你身被責打 你可不必瞞怨黃三太 人家對你可稱得起義氣深重 我把他叫上來 他並未說出真情實話 不過你二人在樹林說話不時 被本帥聽見了 你可不要怨天尤人 周林聽罷 雖然點頭稱是 心道我更明白了 這分明是三太把話說完 元帥故出編出這套詞 好順着三太是人物 暫時我吃了他這份苦子 也不算什麼 日後我但得一步地 誓必報仇雪恨 小子一按這份心不要緊 到後文清烈德 朝廷失去九龍盃 楊香五跟踪跡 到了行俊山 本山寨主可就是金翅大鵬周應龍 楊香五一問 果然九龍盃落到周應龍手內 香五一跟他要盃救一個朋友 周應龍說道 既是你來 漫說一隻盃 就是十隻盃那也好辦 但不知你所救的是說 香五遂實話實說 你要問這個朋友 大有名 就是那南霸天飛鏢黃三太 周應龍聞聽

噯呀一聲 老人家這個事我可不聽答應你 皆因我這 三太自世仇 我父九尾蝎子周林 臨危之時 尚且囑咐 叫我給他老人家報仇 可就爲今天自個事 他說若不是三太從中陷害 他早就作官了 故此跟三太結成不世之仇 閒文不表 單說老元帥當時把周林責打完畢 趕出了營外 俠義營的衆位老少羣雄 當時向他傷腿這個地方 先調養棒傷 將傷養好 大家曾送盤費 送他回家 這都不必細表 單說三太自從打周林發生此事之後 自己的老帥又沒在目前 幹覺不得勁 三太一想 我可不修奔潮州 見了老師把此話說明 也好叫他老人家知道我們已然逃回 三太把主意拿定 將要跟道爺回稟明白 正在這個工 元帥又打發王官請老少羣雄 衆人到了元帥帳 老元帥已然點齊了兵丁一千名 要求衆位英雄帶前去打白龍坪 當時吩咐禮菲文輝之女兒阿喜葬虞氏 老少英雄分一半前去 到了下午回營報告一切 原來文照東已然在逃不知去向 兩個女尸全都照着元帥的吩咐葬埋 宅院已然交地面官查封 老元帥一聽 諸事一聽 心中大悅 就在中軍大帳設筵 給羣英雄酬勞 直到夜晚才各自回營 三太一看 諸事已畢 這才把話跟道爺說明 孟金龍想他爹爹 也要跟隨三太前去 諸葛道爺一想 叫他們去也好 頭一節兩軍陣前 添一猛將 再說也好叫孟二俠放心 當時說爺點頭答應 當晚無書 次日天明起來 三太金龍收拾已畢 各自帶好軍刃暗器 跟道爺等人告辭 老道給他們路費 二人動身順着大道够奔潮州而來 這一天來到潮州附近 三太囑咐金龍在路上別耽誤 無論如何今天也許趕到大清營 還不知道清營屯在那裡 如果不在城中 咱們還得去找呢 金龍答應 哥兒兩個這才往前緊走 大個子在前 三太在後 走到面前一帶上崗 三太在土崗下解解手 太個子站在土崗上等候 正然站着 就聽有

人喊叫救命 金龍一聽這個聲音耳熟 趕緊問是小子嗎 賈明一答言 孟金龍走過了土坡 果然

對面來了一個大個兒 跟自已高矮差不多 隨着高聲說道 又來了一個大個兒 你好哇 混帳東

西 辛林起先一聽問好 心裏頭很歡喜 底下又是混帳東西 心說這個小子這是怎麼說話 又問

好又罵街 真是豈有此理 這才說道 休要滿口胡說八道 你姓字名誰 大個子問聽 高聲說道

渾蛋小子 別人都不認得 你不認得我 辛林一聽 這個小子原來是傻子 遂又接着說道

叫什麼名字 報通你的名姓 大個子說道 小子姓孟 叫孟金龍 外號人稱混海金鯨 辛林聽罷

點了點頭 心說不錯 我二哥說過 俠義營裏面有這麼 個猛漢 叫孟金龍 膂力驚人 今天

這個小子一定是他 今天既遇上我辛林 就怕你這個猛漢 可猛不出 正然想着 就聽着大個子

說說 他說你叫什麼玩藝兒 辛林聽着有氣 遂也將自己名姓報了 和個子聽着了翻半天白眼

小子你叫的這個名字太長啦 我沒聽明白 心再說說你叫甚麼玩藝兒 辛林無法 只得又把自己

的名姓說了一回 大個子就知見未了一個字 遂說道 這兒小子 你欺辱我們小小子不成嗎 說

着話抬臂膀撲一聲 亮出紫金降魔杵趕步向前 叫了一聲小子你看這一千金鎊亮臂 杵帶風聲噲

的一聲打來 辛林就知道他子勁頭不小 心說我先試試你有多大勁頭 回身再說 看着杵雖切近

雙冲巧搭十字架 用力往上一接 可不了不的了 大個子這一杏用力猛點兒 辛林接的也猛點兒

辛林站的地方略低 他又是雙冲巧搭十字架 被大個子這一杵傾的 兩膀酸軟 身形往後倒退

了兩三步 孟金龍這個地方就時得理不讓人 隨着杵往回一撒 腕子掉 高聲喊道 纏頭裹腦

小子 辛林無法 只得雙冲往外一支 暗說我真沒想請這小子 他會有這麼大的力氣 我辛林自

從出世以來，談跟力上，還真沒遇見過敵手。今天這個孟金龍，倒是我的勁敵。正然思索，就聽孟金龍高聲喊道：三斧又到了。這不是辛林生平罕遇，見對手寫像故。他一看孟金龍有如此的气，不由得着着發怒。也忘了孟招了被孟金龍一連打了十三斧，小子連着接了十三下，只累得兩膀發酸，熱汗遍體。小子忽然間想起，吾爲什麼不往前進招呢？想到這裡，這才舞動雙冲往裡進招。大個子憑一條紫索降魔杵，接架相還。這個工夫，三太早也趕到。一看大個子跟人家動手，看了看賈明在旁邊站看。這才叫道：賈賢弟，這個功夫的大個子，能是個人。賈明一看是三太，遂就把潮州打火之事，從頭至尾一說。話說道：已被辛林趕下來。巧遇孟高龍，這才叫三猛相遇。我倒看看他們二人，究竟誰行是下。這辛林委實輸了。咱們就把他拿獲。如果是孟金龍不成，咱們哥倆各自亮軍刃。給他個一擁而上。三太問聽竊頭，又問了問現在大清營駐紮在那裏。賈明又把駐紮地點說明。二人說話之間，忽然間就聽大個子喊道：小子你可乖啊，不敢打你是匹夫。三太等留神一看，就見大個子掌中這條降魔杵，上下翻飛。那才叫精神百倍。再一看辛林鼻窪鬢角熱汗滾滾，招數透慢，堪堪不敵。賈明一看，不由得心中大喜，叫了一聲：黃三哥，你看見了沒有？這小子已然堪堪要敗。咱們還是亮軍刃過去並力夾攻。誰能把小子當場拿獲。三太一聽這個話，也對曠野荒郊，動手還講單打獨鬥，真要把小子拿住。這顯着找跟金龍殺上春光。想到這裏，點頭答應。這才回手亮朴刀。賈明擺一字橫鐵杵，吶喊一聲道：辛林你往這裏逃。各擎軍刃殺上前去。辛林此時抵抗一個孟金龍，已然就不及他的對手。何況再加上兩個人。小子一看，我是三十六招走爲上策。工夫一延長，倘有不慎，被誣稱將我打倒，難保性命。主意已定，遂擺雙決虛。

幌一招 縱出圈外轉身就走 大個子一看 馬聲說道 小子你別走哇 你走了我也跟你完不了

說着邁步就婆追趕 賈明叫了一聲大小子站住 吾有話說 這、是黃三太也在這裏了嗎 今天你

們叫我賈明送一經驗 辛林往回跑 我在後面追趕 大小子你在我背後逼 黃三哥在最末了 假

如說辛林他要站住 大小子你別過去跟他動手 你要是不管 可就把我送了杵逆不孝了 大個子

點頭答應道 對對對 你就頭前走吧 果然賈明頭 個走 大個子與三太全都往後面跟着 賈明

在後面追趕辛林 來到兩軍陣前切近 故意的高聲喊道 辛林你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

反來投 你要上天 追你到靈霄殿 入地追你到水晶宮 今天你犯在大將金頭虎手內 量你插翅

難逃 再說兩軍陣前衆人 當時看見辛林追趕賈明 落荒而逃 兩方面各自不放心 三爺准知賈

明不是人家的敵手 恐怕遭了不測 趕緊遣派羅文韓秀前去接應 莫勝怕其滿兵預有埋伏 故意

叫賈明誘敵 隨着派二怪孟鐘前去接應 雖然說全都負了人 一時之間 他們可找不着辛林跟賈

明跑到那裏去了 此時兩方面亦並未派人到當場交戰 那個意思是等接應之人回來 再爲交戰

在三爺這方面 不過假意對敵 好叫城中不防備 夜晚之類 裡應外合 好攻打潮州 莫雁那

邊也似乎像別有用意 這個使打不都不要緊 兩下裡對兵不戰 等了工夫很大 猛然間的辛林敗

逃而回 後面追趕的并非別人 正是金頭虎賈明 莫雁看着就送一能 還以爲是三弟受了清營的

暗算 身帶重鎗敗陣而回 趕緊吩咐一聲鳴金收兵 不但莫雁看各不明白 是勝三爺看着也納悶

心說就憑賈明他也會把辛林戰敗 將然想到這裏 一看後面敵有一健孟金龍 最一還有一個黃

三太 三爺一看 這才明白 原來辛林是被金龍戰敗 一聽人家收家 只得也吩咐一聲鳴金收軍

接應辛林追賈明的孟鐘和清營韓秀羅文，找了半天找不着。此時聽見鳴金收兵，這才各自回營。當時兵退回潮州城，王副帥也帶兵回到原駐的地點。三太同着大個子，先見過了副元帥，然後給各位英雄見禮。三爺問道：「你二人在白龍千被擒，怎麼脫逃出來？」因何來到潮州？老元帥這裏可有什麼事嗎？三太就把白龍千前後之事，直說與老元帥。老元帥責周林又轟出營外，老元帥那裏也沒有別的事。弟子就將此事稟知老帥。三爺聽罷，皺眉，同副帥一聲明兒，這個禍完全由你一個人身上起的。你聽逐了沒有？只關得天說罪殺，候後再不要再如此招惹是非。這一次權答應饒，以後再犯這種行爲，責打倒不小。當然把信還了俠義業。賈明聞聽，不敢多說，只得退進衆羣雄休息休息。够時候好晚飯，在酒席筵前，勝三爺叫劉家父子帶兵二千，够奔漳州城取南。北西三面包圍，不可揚旗鳴鼓，要暗圍潮州，每人帶一千人分佈好了。靜候城中的動靜。如果裏面有了吳喊的聲音，三面一齊羊攻假戰，不造虛張聲勢。閉眼禪佛劉士英點頭答應。請王副帥坐鎮大營，其餘的老少羣雄，全都跟隨加三爺帶兵一千名進潮州城的東門。計義棒交，酒足飯飽，大家起身。三爺向白玉祥說道：「老哥哥這一次只要城中沒有遠探，敵人事先沒發覺，也不道是天交二鼓，准能够得回潮州城。」白玉祥聞聽，忽然一笑道：「勝賢弟用兵之道，時時有，眼看大獲全勝，就許一敗塗地，堪堪大勢出去，還許轉敗爲勝。這個時候焉聖預料到二更後的事？」三爺聞聽，叫了一聲老哥哥，你也太慎重了。吾想蔣賢弟跟吾相約一定，只要天交二更城門未開放，你們大家進到裏面，還怕五怪不束手被擒嗎？老哥哥倆說着話，已然來到東門切近。所有一路之上，並未遇見潮州的探兵。勝三爺心中喜悅，人家這才在城門左近，穩住身形，專等天交二鼓裏面的蔣員。

外開城 等了好大工夫 好容易聽見城中梆鑼交了二鼓 大家沒有不注意的 全都瞪眼看着東門 又過了一會 會城門開 裏面取出串珠火把 有燈光裏面隱隱約約的七八杆小白旗 來回亂幌 勝三爺 看 抖了一聲老哥你怎麼樣 白玉祥點了點頭 心說城中正怪可真是廢物已極 難道說正在對敵交鋒之時 怎麼連半點警報真沒有 老人家一面納悶 跟隨大家一齊進奔東門 轉瞬之際 將這一千兵完全帶到城內 勝三爺在頭前走 眼看白旗 悠着一直往西走 三爺心說 蔣賢弟你這手可不對 我們大家進來 你應當在這裏等候 見個面才對 爲什麼 你緊着往前走呢 想到這裏那個意思打算踏下用力 追上蔣員外 正然往下一矮身 就聽面一片聲音 不亞如鼎沸 般 不知後事如何 且看十六集分解

三俠劍第十五集終

